

客家文學進階班講義

小說主題、題材剪裁與觀點選擇 講師／莊華堂

小說標題

一個字：飄、狼、鑼、熊、蟬、蛙、歸

二個字：殺夫、封殺、鐵漿、山路、復活、叛國
邊城、春雨、族譜、賴鎖、大罇、放生
初戀、雪國、白牙、簡愛

三個字：狂風沙、浪淘沙、未央歌、將軍碑、金水孀
將軍族、不歸路、尹縣長、大水柴、孩子王
金閣寺、羅生門、白鯨記、茶花女、砂之器

四個字：夜行貨車、駱駝祥子、傾城之戀、遊園驚夢
飄然曠野、吉陵春秋、打牛滴村、西夏旅館
戰地春夢、黑暗之心、咆哮山莊、怒火之花

五個字：戰爭與和平、路客與刀客、傲慢與偏見、聲音與忿怒
最後的紳士、最後的獵人、多桑的祈禱、伊豆的舞娘
我愛黑眼珠、荒野的呼喚、結義西來庵、蘋果的滋味

六個字：兒子的大玩偶、藍彩霞的春天、犬之瘋狂狀態
基度山恩仇記、追憶似水年華、世紀末的華麗

七個字：玫瑰玫瑰我愛你、六月裡的玫瑰花、尋找戴雨農將軍
千江有水千江月、我這樣過了一生、少年維特的煩惱

八個字：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九個字：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

十個字：五城堡滿叔公太的喪禮、吳大老和他的三個女人

小說主題分類概說：

一、成長的故事

鍾肇政 八角塔下

吳錦發 春秋茶室

海明威 老人與海

愛 亞 曾經

二、童年往事

東 年 初旅
莊華堂 童貞
張捷明 桐花鄉
李 喬 酒鬼

三、家庭與親情

蕭 颯 霞飛之家
吳秀梅 阿順叔公介賴仔
黃學堂 金交椅、板模頭家

四、女性主意

袁瓊瓊 自己的天空
李昂 殺夫、迷園
伍爾夫 戴洛維夫人

五、外遇或不倫之戀

瓊 瑤 窗外
廖輝英 不歸路
渡邊淳一 失樂園
托爾斯泰 安娜卡列妮娜
福樓拜 包法利夫人

六、女人（男人）的一生

王拓 金水孀
蕭麗紅 桂花巷
蕭 颯 霞飛之家
莊華堂 大水柴
老舍 駱駝祥子

七、傳統的失落

洪醒夫 散戲
黃春名 鑼、兒子的大玩偶
賈平凹 秦腔

姜天陸 夜戲

八、今昔之比

白先勇 一把青 孤戀花

朱西寧 鐵漿

九、沉浸於往日榮光

白先勇 永遠的尹雪豔

張大春 將軍碑

莊華堂 尋找戴雨農將軍

十、貧窮與饑餓

李喬 山女

鍾肇政 阿枝和他的女人

王禎和 嫁妝一牛車

十一、扭曲的社會與人性

鄭清文 三腳馬

施明正 喝尿者

松本清張 砂之器

莊華堂 別在黃昏之後點燈

十二、人性深沉的挖掘

朱西寧 狼

李喬 寂寞雙簧

福克納 聲音與忿怒

芥川龍之介 竹藪中（羅生門）

十三、跟命運（人生）博鬥

老舍 駱駝祥子

塞萬提斯 唐吉訶德傳

傑克倫敦 白鯨記

十四、嘲諷、黑色幽默

王禎和 玫瑰玫瑰我愛你
葉石濤 葫蘆巷春秋

十五、挑戰社會禁忌、顛覆主流價值

七等生 我愛黑眼珠
李昂 殺夫
葉石濤 野菊花

小說的敘事觀點

敘事觀點，是小說寫作的第一個課題。小說家下筆前必須決定：說故事的人是誰？他和故事間的關係如何？小說中的敘事者是透過什麼人眼睛來看故事？是從什麼人角度來說故事？

小說敘事觀點，大體分成四種：

第一人稱(單一觀點)
第二人稱(單一觀點)
第三人稱(單一觀點)

全知觀點

第一人稱--敘事者採取第一人稱「我」的自敘方式。

第三人稱觀點「他」，或是直接用『某某』，是第一人稱和全知觀點的結合體。全知觀點--敘事者，不是故事中任何一個角色，是一個不涉入故事中、獨立於故事外的敘事者。

一九三九年古曆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十四歲多一點。他跟着後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餘占鰲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敵人的汽車隊。奶奶披着夾襖，送他們到村頭。餘司令說：“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對我父親說：“豆官，聽你幹爹的話。”父親沒吱聲。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軀，嗅着從奶奶的夾襖里散出的熱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涼氣逼人……。

--『紅高粱』第一章篇首

『紅高粱』是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的中篇小說，他以童稚觀點的「我」，數十年後回憶“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故事。我奶奶 19 歲時心不甘情不願地出嫁，路上與轎夫餘占鰲生出感情，走到十八里坡時，兩人沒能按捺住心中欲火於高粱地

里野合，我奶奶懷上餘占鼈的骨肉嫁給了李大頭。李大頭死後，我奶奶撐起李家的燒酒作坊，不久餘占鼈正式成爲我爺爺，並獨創釀制好酒十八紅的方法。

第一人稱觀點即以「我」為敘事者。不過，「我」在小說中的地位可以相當不同：可以是小說中的主角，如楊逵〈送報伙〉，「我」也可以是小說中的配角，如蕭颯〈我兒漢生〉，至於〈紅高粱〉之我，則跟小說本身無關，故事發生時「我」尚未出生。

因而寫作者應該先想清楚—由哪一個「我」來講這個故事，可以講得最好最動人？此外要注意一點---第一人稱觀點的最大好處在能充分呈現人物的內心，而且作者與敘事者統一，達到讀者與人物、作者之間的最大交流；限制是只能由單一的角度來看事情，尤其在「我」不是小說的主角時限制更大，故須以其他的方式補救，如透過其他人的對話，或者是其他敘述句以交待相關資訊 讓小說敘述完整。許多成名的小說家初涉文，擅寫小說不少人喜歡從第一人稱寫起，可能是因為早期的技巧與人生閱歷不足，但一樣可以寫出好小說。

（例 1） 竹頭庄—鍾理和

三十五年四月的第一天——

近午的時分，我搭著糖場的五分車，回到離別十五年的故鄉——竹頭庄。

這篇小說是作者生活經驗的記錄—1946年4月，32歲的鍾帶著妻子從北平千里迢迢回到美濃故鄉，竹頭角庄在笠山下，那是台妹的娘家。作者以小說型式採用第一人稱「我」，來看睽違多年的故鄉情事，當然以自己觀點來看，是最自然容易表現的。

（例 2） 蕃仔林的故事—李喬

我們蕃仔林有三個傻瓜，這裡面最傻的是石輝伯的安仔。石輝伯的輔娘，連死掉的算進去有三個。生下七個孩子，現在有四個在海外當兵或當軍伙……

小說背景是太平洋戰爭末期苗栗山區，是當時是少年李喬十歲左右，所以小說中敘述者「我」，就是李喬的化身。

（例 3） 童貞—莊華堂

那年夏天，我十四歲……。

我想，那個時候我是有些自卑感——尤其是下課時間，在白磁磚前站成一排時，我總是張開雙掌，遮住胯下那東西，猴急的朝尿溝草草了事。我一直想不起來，我那三角地帶的毛毛，是什麼時候開始冒出來的，不過我很清楚，國民學校畢業之前，我那不見陽光的地帶，仍然是一片淨土。

這篇小說記錄我虛歲 14 歲那年，小學畢業後的暑假生活，當時是 50 年代末期，場景是 50 年代末期海邊的客村落。

後面 2 例的小說文體，都屬於少年成長小說，其實作家的成長小說和初戀小說，大多是採用第一人稱觀點來寫，因為作者都有親身經驗，寫來最順手。

第三人稱觀點

第三人稱觀點，是第一人稱和全知觀點的結合體。小說的視角，主要是透過某個角色--「他」的視角來講故事，寫作者「我」置身於「他」來敘述，因此稱為第三人稱觀點。敘事者並不進入一群角色的意識，而是把焦點注於單一角色身上。敘事者持續進入幾個角色中「他」的意識，專注描述「他」的經歷和心路，詳述這個角色對人對事的想法和感覺。一般來說，作者為了故事完整流暢起見，除了第三人稱觀點外，作者常會輔以全知觀點，提及其他角色的遭遇和心情。

第三人稱的「他」在小說中有三種狀況：

- (1) 他是主要角色
- (2) 他是邊緣角色
- (3) 他本人跟故事本身無關—他講一個聽來的故事

※他是主要角色：

珍·奧斯汀長篇小說「傲慢與偏見」、「愛瑪姑娘」，都是女性小說，兩部小說都採用女主角第三人稱觀點。作者以女主角為主要描寫對象，女主角在愛情上的心路歷程，女主角對日常生活人事的觀察和判斷，在書中佔了顯著的篇幅。作者有時也會以全知觀點，刻劃其他角色的情節與心態，但花在這部分的筆墨，比重就少多了。

(例 1) 珍·奧斯汀：「傲慢與偏見」

伊麗莎白把她到肯特以來所收到珍茵的信，全都拿出來一封封仔細閱讀。珍茵的文筆從來不帶一些陰暗的色彩，總是歡欣鼓舞的心情躍然紙上，可是現在，讀遍了她每一封信的字裏行間，也找不出這種歡欣的筆調。伊麗莎白只覺得信上每一句話都流露著不安的心情……。

(例 2) 東年：「初旅」

列車越過一道跨河的大橋，在河谷以及他的心底轟隆作響。一會兒，又一聲急促的汽笛終於將他驚醒。在潮濕的窗外，他沒能看到海，只看到大片小片的水田和遠處稀落的農舍，還有一路下過來的斜斜的雨……。「我一定睡過頭了。」他抹了抹一臉悶出來的熱汗，望著手錶說：「我看，我是睡過頭了。」他再度低下頭去數火車時刻表的站名，而列車飛快的在灰濛濛的雨霧中繼續奔馳。

小註：伊麗莎白是小說主要角色，做者以她的第三人稱觀點來演述故事。作者沒有直接進入威卡和珍茵的心靈，讀者是透過伊麗莎白的看法去瞭解威卡的心性、珍茵的心情。「初旅」寫一格十來歲少年，自己一個人拜別父母，坐火車到宜蘭的過程，這個少年李立，就是小說中的主要角色，同時也是作者的化身。此外，張愛玲短篇小說「傾城之戀」「色戒」，白先勇短篇小說「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遊園驚夢」，都是女主角第三人稱觀點。這種寫法是最常見的第三人稱觀點。

全知觀點

全知觀點，是以多重角色的觀點敘事。敘述者無處不在，能夠進入人物的內心，超越時空地進行敘事，這就叫「全知觀點」的敘述。

「全知觀點」在運用上比較靈活，短篇小說碰到人物眾多，或者作者需要完整交代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的時候，可採用這種敘述方式。因為敘述者可以站在最高的位置看清一切，隨意操縱場景、人物，交代事件的因果關切，並可以跳說出來，加插作者評論。

許多中國歷史小說一例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長篇，都是從全知觀點去描述故事的。另外當代小說如魯迅〈阿Q正傳〉、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司馬中原〈狂風沙〉、鄭清文〈春雨〉、白先勇〈遊園驚夢〉、〈永遠的尹雪艷〉黃春明的青番公的故事〉〈魚〉…等等。

尹雪艷也不多言、不多語，緊要的場合插上幾句蘇州腔的上海話，她每次開口總是以她一貫溫柔的語氣和態度，用她獨特的「吳儂軟語」安撫每個人：「哪裡的話，乾爹才是老當益壯呢！」；「宋家阿姐，“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誰又能保得住一輩子享榮華，受富貴呢？」；……尹雪艷似乎總是扮演著安撫者的角色。她的公館裡有舒適的沙發、特別設備的麻將間，還有讓人可以恣意唱和的隔意房間，冬天有暖爐，夏天有冷氣，簡直是「世外桃源」，給人「樂不思蜀的親切之感」。

--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

在〈永遠的尹雪艷〉小說裡，作者採用全知敘事觀點，不探入任一角色之意識內，像是把自己完全隔離，冷眼旁觀，只對人物外貌言行與情節發展作客觀的描述。白先勇運用全知加上以主人翁尹的視角，把這個 50 年代台北社交圈的名女人寫活了--在整篇小說中，尹雪艷總是以白色的形象出現。她有一身雪白的肌膚，並且她的穿著也常「渾身銀白」、「一身銀白」，而尹雪艷總是「顯得那麼從容，那麼輕盈，像一球隨風飄蕩的柳絮，腳下沒有扎根似的」、「像一陣三月

的微風，輕盈盈地閃進來」、「踏著風一般的步子」、「像一陣風一般地閃了進來」，

全知觀點賦予敘述者最大的自由渡--舉凡人物的個性，過去、現在、甚至未來的詳細經歷，內心的細微活動，情節的推展、變化，乃至於結局，只要作者願意，都可以全盤託出。採用全知觀點的好處是，可以自由自在的進行各種作者想要表達的東西，而不必有任何限制；缺點是不容易掌握分寸，容易使小說失去懸疑，或漫無節制的表達意見、缺乏適當的剪裁……。

※場景與人物描寫之 1

(1)

當我述說這個在族裡傳說數代的故事的時候，腦海中不斷的浮現我的阿僕阿僕那雙布滿怨懟血絲的雙眼——雖然我從未真正看過她的臉龐——許多族人跟我印證過，在我出生的年代，她的肉身早已經在變色的哈里哈利草原消失了，然而她那雙怨懟的眼神從未在我成長過程的記憶中抹滅過……——莊華堂『慾望草原』序章（流動之風）

◎第一人稱「我」來說故事，講「我」的外曾祖母流傳久遠的故事，景是 300 年前哈里哈利草原（豐原平原），序章開頭只簡單提到人和景，接下來陸續會呈現——重要的是累積於後句「然而她那雙怨懟的眼神從未在我成長過程的記憶中抹滅過……」中人物特徵『那雙怨懟的眼神』勾引讀者的好奇。為何早已過往的人還充滿「怨懟」？因為整部小說就是透過（我）的嘴巴，講「阿僕阿僕」一生的女性復仇故事。

(2)

故事的起頭應該從頭擺頭擺之前那日的黃昏，那個沒有風刮過的海灘講起——我的阿僕阿僕——達娃伊就是那天將近日落之際，被人發現昏死於海灘上方高潮線的林投樹下。

等到牠的父親，吞霄三社大頭目卓霧卓霧飛奔的趕到海灘，一群人圍著她的屍體——我是說，族人都以為她死了，因為達娃伊剛剛發育而微挺的胸部已經沒有起伏，原來粉紅色的小乳頭也跟她的嘴唇一樣烏紫。卓霧卓霧淚眼凝視他昏厥中的女兒，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的複雜念頭，讓他這個四個孩子的父親百感交集，這一時刻，他不知道應該就此放棄，還是要想盡辦法救活這個獨生女？

卓霧卓霧正在天人交戰的時候，遠遠就聽到他熟悉的哭喊聲，那哭聲如同多年來他每隔兩年就會聽到他的牽手在生兒育女時的哀號——果然，他看到沙灘上烏給風裡翻飛的滿頭亂髮，呼天搶地的拚命挪動她的軀體，裸露的兩顆大肉球隨著身體的挪動彼此互撞一路彈跳著，直晃到眼前。

是烏給救醒了她一直巴望著將來要傳承家業的長女。

當眾人看清楚，達娃伊睜開眼睛叫了一聲『提娜』，然後嘴角流出來跟提娜的唇邊一樣顏色的的汁液時，族裡上了年紀的人都懂了——方才烏給俯身趴在達娃伊身上的時候，就是給她餵食那種混有幾種藥草而嚼爛的汁液。

那時候，卓霧卓霧看到我的阿僕阿僕甦醒過來，終於勉強的破涕為笑——他小心

翼翼的幫她擦拭嘴唇當兒，似乎良心也正在煎熬著，感受到來自於烏給本家祖靈的詛咒——他實在不應該如此的私心自用，只巴望著大兒子在達娃伊過世之後，可以順理成章的繼承頭目家族的產業。

讓族人驚訝的是，達娃伊——我的阿僕阿僕才眨眨開眼珠，也不管幾十個眼睛瞪著她，就冒出來一句話，聲嘶力竭的叫著：風——風——風呀——

——莊華堂『慾望草原』序章（流動之風）

◎

時間：300 年前的某日黃昏

場景：通霄海邊（海灘林投叢下）

人物：大頭目卓霧卓霧（天人交戰?良心譴責?）

頭目老婆烏給（風裡翻飛的滿頭亂髮、裸露的兩顆大肉球）

女兒達娃伊（剛剛發育而微挺的胸部、紅色的小乳頭也跟她的嘴唇一樣烏紫）

◎由於是（我）在講故事，場景不多寫，重點是人物次第現身之後，塑造有些懸疑詭異的情節發展—重點在描寫人物的形象鮮活—300 年前尚未開化的巴宰海族，讓他們從歷史墳堆中活躍出來。對話少到一句「風——風——風呀——」是本段終點所要突顯的（以後這句話會再三出現），第一句話就要吸讀者好奇。

◎ps（1）段最後的「……」刪節號，是讓那種深刻的記憶持續下去

（2）段最後的「——」破折號轉作高亢驚叫聲的延長

※場景與人物描寫之 2

（1）

玉枕山下，落日殘照，西天似血一般殷紅。

是閏九月的季節，沿著八掌溪谷灌進來的季風，颳得將軍山上的芒花翻白紛飛。溪的南岸，一大片枯黃的草原，以及掩蔭於依然濃綠的鹿仔樹、臭樟樹、相思仔樹下的大片旱田，如同闊喇叭一樣伸展開來。

台南府城往諸羅山的官道上，隱約可以看到一只覆披著大紅花布的斗笠，誘導著一群綠頭蒼蠅緩緩移動——其實，只要注意的看，那是一個中年婦人，牽著一個七、八歲的稚子，向北蹣跚而行。

如果是往年這個時候，該當是『红柿仔出頭，羅漢腳仔目屎流』的季節，可是今年說也奇怪，六月初那一記悶雷，晴天霹靂的轟開店子口街福安宮前，那株當年太子太師王得祿手植的番木羨仔樹，店子口街的人在飽受驚嚇之餘，在市井之間議論紛紛，只有老廟公轉憂為喜的安慰大家：

「大家毋免驚毋免駭，『六月初一，一雷壓九颱』，今年不會做大水起風颱，穀仔豐收，沒病蟲害！」

街民總算安心一些，然而，他們的希望還是落空了。

先是七月最後一天，關鬼門的那天黃昏，『金吉昌』帳房從馬稠後庄帶回來的信息，說是將軍山關帝廳一帶飛蝗滿天，連火燒埔的赤日頭都看不到。民眾正在半信半疑之際，不知從哪兒來了這麼多的長翅飛蟻，黑壓壓一團飛舞於廟埕上空。飛蟻越來越多，整條店子口街有如蓋了一面大黑布，讓人看不到星光與月牙。那一層濃郁的黑幔，從中街、客庄內一路漫舞到西勢尾，然後往關子嶺方向的山區蔓延……

那個頭上舞著一群綠頭蒼蠅的小孩，當然無法體會大人們心裡頭久滯而無法宣洩的惶恐——只見他一路沒頭沒腦的跟在他娘的後頭，不時的揮手趕著惱人的蒼蠅。由於日頭才剛剛落海，東方那一片淺崗的輪廓依然清晰，特別是白芒花漫染著西天的落霞，白裡透紅的一路跟他招手玩耍。

婦人家心裡頭焦慮得很——她必須在天色全黑之前，回到魏家祖厝的娘家。

這段官道是一段下坡路，四尺寬的路面，鋪著從東方山區裡採集而來的砂岩，自她懂得人事以來，每天有三班從下茄苳鋪來的官差，轉送台南府城到諸羅山城的公文。婦人家知道，當日頭掛在詔安厝的西方時，最後一班的麻達，會呼嘯的穿越這段下坡路向北奔去。

——莊華堂『吳大老和他的三個女人』序章

◎

時間：200年前的某日黃昏

場景：台南白河往嘉義的官道（溪谷灌進來的季風、一大片枯黃的草原、濃綠的鹿仔樹……）

人物：客家母子（主角阿墻古的童年）

林家祖孫（他的第一個女人-秋蓮童年）

◎不同於「慾望草原」的第一人稱，以全知觀點敘述小說開場，以景入手，為塑造小說歷史背景的基調，大片的、有層次感的寫景（注意文字中鏡頭的運用）

◎人物反而淪為襯景，但是不急——因為接下來人物陸續上演的情節有懸疑性……

(2)

現在日頭快要落海了，天色越來越黑，她真擔心，土人頭裡面那批山賊，也許就在這個時候下山來劫掠，那該怎麼辦？

前方朦朧中那一高一矮的黑影就讓她這樣擔心。

方才從斜波滑下來時，她就看見那兩個黑影漸漸向她們母子移近，那鬼鬼祟祟的模樣難免叫她起了戒心。

漸漸的，她發現那兩個黑影每走一段路之後，就佇立原地不動，兩人晃著晃著又跪倒在地，彷彿是在尋找什麼東西，然後又看到他們站起來，當天膜拜一番之後，又繼續向前走。

那兩抹黑影行徑雖然如此的詭異，但怎麼看也不像是個山賊，直等到他們再走近些，她總算看清楚了，是一個老婦人牽著一個面黃飢瘦的小女孩。

「阿姆，其兜在拜拜呢！」小孩子突然高興的衝口而出。

「拜拜？汝有看清楚否？」婦人低聲的問。

「無毋著，是在拜拜，我沒看毋錯。」

其實她已經看清楚眼前的情景。是一個老婦人，和一個跟她的孩子一樣大小的女孩。老婦人正在雙手合十當天參拜，然後雙手一揚，有兩片東西飄落地上。

看到這裡，做媽媽的終於放心了。「阿墻古，我們走罷。」

她催促著那個滿頭膿包的小孩，可是那個喚做『阿墻古』的孩子，並沒有移動步子，好像著了魔神一般，直楞楞地垂注著小女孩那一對怯生生的眼神。

「有脈介好看？」

眼前那個紮著辮子的女孩，紅紅的唇角彎起來，露出象牙色的兩顆大門牙，目不轉睛的盯著他們母子——婦人家注意到，那女孩的眼瞳仁烏索索的，楚楚動人的模樣。在她旁邊那個六十好幾的老婦人，花白的髮上紮一塊大紅布，左開襟的灰布衫沾滿了塵埃，走起路來風一吹就是一陣煙。

——莊華堂『吳大老和他的三個女人』序章

◎隨著時間與天候轉移，焦點逐漸聚於人物身上---兩組人物，其一是小說主角吳志高的童年和他的客家阿姆，他們在回娘家的下坡路上，看到另一組人——福佬的林家阿婆和孫女秋蓮，吳志高的第一個女人。描寫情節的文字如攝影的主觀鏡頭，從全知觀點自然移轉到阿墻古身上。他看到的景像則透過對話，來傳達的「懸疑」和「驚聳」渲染效果。

◎第二組人物出現有層次感，先是一團黑影，再看到詭異的舉止，最後走進看到

人一阿婆是「左開襟的灰布衫沾滿了塵埃，走起路來風一吹就是一陣煙」，女孩則是「紅紅的唇角、象牙色的兩顆大門牙、烏索索的，楚楚動人的眼瞳仁」，前者強調風塵僕僕，後者強調她的眼神。這個眼神往後會不斷重現。

◎ps 其實你注意看，還有第三組隱形人物—土人頭山區的山賊(接下來才現身)

※ 小說開頭的場景 1

下午二點左右，陳有三到達這個小鎮。

說來是九月末，卻還非常熱。被製糖會社經營的小火車搖晃了將近兩個小時，一走出小站，赫赫燃燒著的太陽閃閃得眼睛都要痛了。街上闐寂不見人影。

僕僕地走在乾透而龜裂的路上，汗珠微溫地爬滿臉上。

街上骯髒、發暗、亭子腳的柱子發黑，被白蟻蛀蝕得快要倒了下去。為著要避開強烈的陽光，每家屋簷都張著用粗筆濃墨寫上一—老合成、金泰和—一等行號的布蓬。

一進小巷櫛比的房屋就更加雜亂骯髒，因風雨剝落的土角牆狹窄地向胸膛壓迫過來，大概是陽光照不到的緣故，小路濕潮潮的；孩子們拉的屎尿等的臭味，宛如蒸騰著的熱氣鬱悶地磅礪著。

穿過街道，馬上就看到M製糖會社。一大片高高綠綠的甘蔗田，紋風不動，直挺挺地矗立著煙囪的工廠，巨大身軀閃閃地亮著白光。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刻意稀釋的人物，被場景高度壓縮，突顯渺小的人與環的對比，「巨大身軀」的廠房意味著國家機器和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人民的宰制力量。

◎首段就從從主文翁陳有三「赫赫燃燒著的太陽」走在「乾透而龜裂的路」，到「被白蟻蛀蝕得快要倒」亭子腳，預示主要角色正走在人生歧路上。

※ 小說開頭的場景 2

《台灣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淪》，曾經花許多細膩筆墨，在開頭以大遠景俯視一個世紀前當地的風貌：「兩個緩緩起伏的矮山丘，由東而西並排著，中間夾著一塊狹長的窪地。窪地中間貫通著一條相當寬敞的牛車路，路兩邊都是水田……這裡就是安平鎮庄，是附近幾個庄頭裡，開發得最早的產茶地之一……」。接著鏡頭轉進庄頭中心的古廟，以及廟正對面山腳下一所巨型莊宅：「莊宅四週是一排長得密密麻麻的觀音竹，有三四丈高——這也是農村常見的，為了防風禦

盜匪，竹叢幾乎是每所農家所不可或缺的……」，再來描寫那莊外的竹叢的高聳緊密，堅強的防衛功能，最後才點出「不錯，胡老錦住在這莊宅，已經有好幾代人了……」。接下來才進入戰場，讓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陸家的仁勇和年輕一代的阿嵩、阿崙，跟真的抗日歷史人物胡老錦、黃娘盛等人產生聯結，共同投入保鄉衛國的戰爭。鍾老寫自己故鄉先賢參加這場戰事，以步步為營的筆法，我們看到龍潭、平鎮、中壢幾個鄉鎮當時的地形地貌、村落分佈，以及客家義勇軍的組成、兵器、游擊戰法，當戰事膠著時筆端一拐，寫九座寮庄陸家人的擔心、年輕男女的兩地相思、家庭發生的風風雨雨，緊接著筆端又回到烽火硝煙的戰場，此後戰場與農村兩個主場警景交疊呈現。

◎鍾老寫過相當多的電影、電視劇本，他的寫景工夫一流，帶許多鏡頭變化。

◎對環境的觀察深刻，文筆細緻，描寫有層次感。

◎鍾老不疾不徐的掌控兩個場景，不寫其他枝節場景與閒雜人物，在動靜起伏之間牽引著讀者的目光，彷彿我們真的置身於戰場，親炙那場槍聲和戰火，與小說中人物一同悲歡離合……

※小說開頭的場景 3

阿僕阿僕似乎一點也不吝惜提娜的眼淚，也不在意眾人欣慰還有吃驚的眼神，她突然翻身爬起來，呼叫著風——風——就竄出林頭樹下的沙地，風一樣跑呀跑，跑到老雞油樹下，吃力的撐著瘦弱的身子，然後鼓著眼睛直盯著屋後那緩緩起伏的連綿青山，發呆。

霧卓霧咚咚的跨著大步走過來，順著女兒的視線看幾眼後山，那邊除了幾絲從海上蒸發起來的薄霧，層層疊疊的裊繞於山頭之外，哪有什麼風？

我的阿僕阿僕依然喊著：風——風——風要來了呀…。

卓霧卓霧認為女兒是真瘋了，於是他像拽小雞的把她抱住，挾在腋下回頭就走。我的阿僕阿僕掙扎著，一路哭喊著：風——風——我說那風呀……

真正讓我的阿僕阿僕憂慮以致於深夜不寐的原因，那是因為她於昏迷之中來自於老祖嬤一再叮嚀的恐懼，即使她甦醒後迫不及待的洩露出來，卻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吞霄三社的族人遭受風的凌虐。

那場阿僕阿僕可以預期的風暴，此時正在墨黑的後山中快速的穿越風之谷，以雷霆萬鈞之勢，撲向海向濱的寧靜得只聽見潮汐聲的斗葛人家園。

那是由一百八十個精悍壯丁組成的快速打擊部隊，在我的阿僕阿僕終生都矢志要撲殺的仇家——流動之風社大頭目阿穆.馬六下親自統帥之下，利用夜黑風高之際，穿

越數十里的達達黑山的黑森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吞霄三社發動伏曉襲擊——這場對親人對族人致命的打擊，在達娃伊流離失所七年之後所積累的忿恨，終於在那個年輕的客家人阿達牯盡情在她的下體宣洩之後得到了疏解——因為那一刻間，她已經為親人孕育了復仇的種籽。

當那支黑鴉鴉的魔鬼兵團如狂風落葉一般掃進部落之後，在嚇人的火光與黑影幢幢之際，我的阿僕阿僕並沒有恐慌，也沒有像許多族裡的婦孺一樣哀聲震天，她只是躲在屋後林投樹下冷眼觀察，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好像那些死於刀下與熊熊大火中的人，跟她一點關係也沒有——包括他的他瑪、提娜，還有三個稚齡的弟弟。——莊華堂『慾望草原』序章（流動之風）

※小說中段的場景

太陽開始偏西的時候，對岸客莊那邊起了一陣騷動，人聲嘈雜，村莊外圍起了幾縷灰沙，遠望過去一隊人馬往山的方面奔竄，另一隊人馬則困集於哨防旁的沙灘上，靠近河岸那邊煙塵滾滾，人聲、馬嘶聲此起彼落。

王郡千總大人下令阿打歪率領他的番兵，趕緊渡河追擊。達娃伊看到阿藍抓了番刀，帶著幾個麻達往河的方向跑去，達娃伊叫住他：「拉藍——你衝得那麼快做什麼？」

「達娃伊，妳等我回來——」拉藍喊著，頭也不回，只顧拚命的跑。

達娃伊跟著跑出去，望著他們跑到河邊，拉藍弓著身體撐起竹筏，還有上百個番兵也往河邊跑，一時港邊及河面上佈滿了竹筏與蓬仔船，吆喝的聲音隨著河面上拂過的海風，纏結在一起，聽起來像是某種哺乳動物的哀鳴，那聲音讓達娃伊有不好的預感——那聲音喚起她許多許多年以前的童年記憶——從山谷裡吹來淒厲的風聲，黑暗裡撼動山林的腳步聲，以及部落裡她的族人宛如喪家之犬的哀鳴。

達娃伊的腳踩進軟泥灘裡，喘著氣，向著第一艘竹筏上的拉藍，大聲的叫：「你要給我回來呀——給我好好的活著回來！」

.....

直到夜幕低垂，河灘那邊傳來水蛙互相求愛的鳴聲，在馬眉的耳朵裡成了妻離子散的哀鳴，因為她忐忑不安的心還是放不下來。從第二天的午後開始，她就坐在家門口朝著馬路的方向看，陸陸續續的有幾小隊人馬，由麻達駕著雙輪牛車緩緩的滑過路面，上面半臥半躺幾個傷兵，兩眼無神的在馬眉眼前晃過去——可就是沒有看到自己的族人回來。

那天入夜之後，這個閏九月看不到月娘的晚上，三個受傷麻達渡河回來了，他們的沉重的腳步聲讓原本冷清的街道呻吟起來。馬眉撐著疲憊不堪的身體，走上前，看著他們身上的窟窿與血跡，抵著嘴唇，還是忍不住開口問。

「……阿打歪呢？他怎麼沒回來？」

——莊華堂『慾望草原』

※敘述與對話交雜呈現之 1

「達娃伊，妳等我回來——」拉藍喊著，頭也不回，只顧拚命的跑。

達娃伊跟著跑出去，望著他們跑到河邊，拉藍弓著身體撐起竹筏，還有上百個番兵也往河邊跑，一時港邊及河面上佈滿了竹筏與蓬仔船，吆喝的聲音隨著河面上拂過的海風，纏結在一起，聽起來像是某種哺乳動物的哀鳴，那聲音讓達娃伊有不好的預感——那聲音喚起她許多許多年以前的童年記憶——從山谷裡吹來淒厲的風聲，黑暗裡撼動山林的腳步聲，以及部落裡她的族人宛如喪家之犬的哀鳴。

達娃伊的腳踩進軟泥灘裡，喘著氣，向著第一艘竹筏上的拉藍，大聲的叫：「你要給我回來呀——給我好好的活著回來！」

拉藍豎起長竹篙，遠遠的望過去像個木頭人。「妳說什麼——？」

「你要給我好好的活著回來，你是孩子的阿爸呀！」

「哦，我知道了——」

拉藍喊得很大聲，達娃伊聽到了，可是那與生俱來的預知未來的超能力，她知道從此之後，再也沒有機會看到他的身影。

——莊華堂『慾望草原』

※敘述與對話交雜呈現之 2

八月赤日頭，還隱在地平線那端，東邊混沌的天空，才初現一抹魚肚白，幾絲微弱的曦光，從濃厚的雲層中竄出，把遠方起伏有致的山巒，勾勒出幾筆滑順的輪廓，一直迤邐到西南方的木麻黃林。日據時代栽植的木麻黃林，是海岸線幾百戶莊稼人家的屏障，蒼蒼鬱鬱的頂著深濃的暮色，沿著大海灣半圈弧形，遠看似一座海岸山脈，把牛角彎幾十個莊頭，盆地似的圍裹起來。

昏黯中阿坤伯踱進客廳，瞥見阿坤姆臃腫的身軀，晃過廳堂通往後院的窄門。他叫了一聲「勤妹」，阿坤姆似乎沒有聽到，頭也不回的消失在陰黯裡。做了幾十年的公婆，彼此的習性和脾氣，早已經在漫長的生活裡慣習了。雖然人前人後，她總是板著一張臉，嘮嘮叨叨的沒半句貼心話，阿坤伯心理可清楚，身為客家婦的勤妹，無疑是一位好牽手。

阿坤伯摸著門栓，左手按著鐵箍，右手用力的抽出木栓子，再把木們啞呀推開，天光如飛瀑般湧進來，映在朝著正門擺設的祖宗牌位上。塗著金光漆的桌面，積了層灰砂，正中央的小香爐，幾十根香梗子，歪歪斜斜的插著，撒了一周緣的香灰。

他叫：「阿忠啊——」沒有人應他，隔了半晌，阿坤姆從載窄門探出癡肥的臉龐：「七早八早，喊到大小聲？」

「阿忠咧？」

「出門去啦。」

「去哪裡？」

「總是去田頭田尾巡巡咧。」

「喔，」應了一聲，阿坤伯臉色緩下來，顧自拿起雞毛撢子，小心翼翼拂去桌上的灰塵。阿坤姆搖搖頭，不再搭理他，轉身進廚房，忙著她輔娘人的家務事。

阿坤伯邊做邊想，其實像阿忠這款後生還是不錯。過去那種家徒四壁的日子裡，夫妻倆含辛茹苦的把一群子女撫養成人，到頭來，只有阿忠肯留在家裡，守著一甲多的水旱田。眼看著頭髮逐漸斑白，自己確實是老了——如果不是阿忠，田裡的農事該怎麼辦？幾年前，穀包仔他就扛不起來了，如果不是阿忠……可是煞猛打拼是一回事，祖宗也不能丟掉不顧，佬你講過幾擺了，咱人生在世，祖先是不能丟捨的，這是做人的根本呀……。

阿坤伯嘀咕良久，心裡覺得舒服了一些，才慢吞吞的跨出門坎，走到曬穀場上。昨夜似乎下了一場雨毛仔，除了穀堆凸圓的部份略呈乾爽之外，其他的紅毛泥場上，還溼漉漉的淌著水，汨汨的從凹緣匯流到屋簷下的小陰溝，吃屋簷水那區水田，從來都不用施加化學肥料，稻仔一樣青得水咚咚。只要南風一吹，整片綠油油的擺盪著，看了心裡就鬆爽。

一莊華堂（土地公廟）

※小說場景與情節轉折 1

『浪淘沙』第一章〈清國奴〉，寫澳底日軍登陸之後，與清兵的第一次接觸戰：

下午村裡的人便看見一隊從頂雙溪開來的兵勇，穿著顏色鮮明的大袖掛，胸前與背後多貼著大紅心，揹著槍、扛著刀，浩浩盪盪從村前走過，說是要去把海灘上的日本人掃到海裡去。可是才過不了多久，也沒聽見幾聲槍聲，那原班人馬從海灘上潰敗下來，又從小村走過去，對著頂雙溪落荒退去……

1895 年奉命征服台灣近衛師團，於大連和旅順港分別搭乘 16 艘運輸船，於 5 月 29 日中午左右抵達三貂角附近海面，師團長能久親王於下午兩點左右下達登陸鹽寮海灘的命令。

這場日軍與清兵的第一次接觸戰，其實雙方交火沒有多久，可能槍聲都沒有幾聲，清兵就潰不成軍。「敵軍留下四具屍體敗走，我軍佔領高地……另一步兵小隊約四十餘人，佔領了登陸地點西北的沙丘」。在東方白筆下，這場戰事著墨

不多，大致符合史實，還帶著幽默嘲諷的筆調來寫。至於那四具清兵屍體，也在小說中出現：

獵狗應了一聲，也就隨在那五兄弟的後面走到澳底南面的沙灘來。在半路上的一塊老古石旁，他發現了四具清國官兵的死屍，一個頭炸開了，兩個胸中了槍，另一個看不出傷在哪裡，都躺在血泊中，他越過屍體繼續走，最後他躲在那一列林投樹的背後，遙望那五兄弟從容不懼的走近那沙灘的日本兵營……

小說寫到這裡，東方白運用歷史素材所創造出來的情節，出現極具戲劇性的意外發展，先是空景畫面的預警：「海風吹向岸上，夾著一聲聲劃破天際的馬嘯……。」接著下一段是這部書很經典的畫面：

突然聽見幾聲日本兵的狂叫聲，有十來個日本兵，戴著圓筒舌帽，黑制服。白綁腿，提著上了刺刀的來福槍，由一位手舉長彎刀的軍官指揮著，慢慢把吳家五個兄弟包圍起來，才見到那五個兄弟把筆、墨、硯、紙和水罐舉到頭上，想向日本兵走近一步，便聽見劈劈拍拍的一連槍聲，那五個兄弟便一個個無力地垂頭彎腰，橫七豎八地倒在沙灘上……

※小說場景與情節轉折 2

接下來的日子，我開始埋首伏案，撰寫我的採訪稿。工作進行還算順利，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那羣瘋狂咬人的狗一直沒有出現，牠們似乎從這個世界突然消失了。

七月的最後一個黃昏，我把的採訪稿巧妙的做個開放性的結尾，準備傳真到總社，並向採訪組長證明我的判斷正確無誤時，一個全身穿著邋邋，瘦削的臉龐只是兩扇突出的招風耳的人，適時的出現在我眼前。

見面的第一句話，是我久盼不得的佳音：「我知到那羣瘋狗的下落！」

這真是喜出望外，我迫不及待同他驅車抵達所謂的第一現場——塚仔埔。

那是一大片千墳萬塚如矮丘起伏的亂葬崗，在夏日的暮色中有一股懾人的陰森。面對佈滿眼前的荒煙蔓草，臭耳郎兩扇大耳豎立起來，似乎企圖把所有襲過來的陰風全數招攬。他幽幽的說：「你聽聽，那些瘋狗的吹管聲。」

我傾著耳朵，果然黯黯的塚仔埔深處，傳來一陣陣瘋狗們長長的淒厲的吹管聲。在這樣沉寂的荒郊裏，那嚎聲顯得格外慘厲，令人悸怖得毛骨悚然。

我緊挨著他，踩過陰濕的草地向前邁進，在一處齊人高的草叢前方，我們停下腳步。我極目順著臭耳郎的手勢，向那方紫灰色的墳丘逐一掃視，登時張大了嘴巴。

當時我看到的景象是——為數不清多少，估計至少有一百頭（如果可能，我認為應把前文所述的「條」字全改為「頭」字更為傳神）以上的瘋狗，每五七八

至十幾頭不等聚成一堆，牠們各據一處墓龜前方，像國慶日接受校閱的勇士們一樣，排成整齊的一列縱隊，按照大小高矮次序，一頭一頭的狂嚎幾聲之後，直著頸垂著頭像坦克車一般衝向墓龜，完成任務的狗頂著斗大而血跡斑斑的頭顱，又汪汪汪汪的自動排隊到隊伍的後方，等待下一波循環不絕的再次衝撞……。

——莊華堂（犬之瘋狂狀態）

※小說結尾的場景 1

蔡桑繼續說：「當時這裡是廟的後埕，卡娃摩多桑就跪在這裡，在這裡以日語跟台語祈禱，講啥麼上帝沒目珠，怎麼不救一個無辜的基督徒。」蔡桑引著我們走到中殿，我看到煙霧裊裊的壇上有許多神佛，中間那尊最大尊的就是聖王公——開漳聖王。

「那個軍官還是不放過，一定要把阿凸仔銃殺，汝桑急得跟聖王公求，可是中尉還是不肯，伊又翻身而起，跟媽祖求，跟觀音嬭求，還跟天公求…」

卡娃摩多急著打斷他的話。「你講，阮多桑是跟誰祈禱？」

「跟上帝，也向天公…還有一些大大小小咱的神。」停頓一下之後，蔡桑說：「彼當陣，管伊啥麼神，救人上要緊…。」

很意外，卡娃摩多桑沒有繼續追問下去。只見他神色嚴肅，閉起眼睛雙手合十向聖王公拜了又拜，然後深深的向蔡桑鞠躬致謝，連聲的說：「阿里也多，阿里也多…」然後背著雙手走出廟門。

父親好意提醒他：「你還沒問，汝多桑是誰殺的？」

卡娃摩多桑佇足於廟埕，凝著對岸獅頭山上閃著火紅光熱的豔陽，好一會兒才淡淡的說：「毋免了，我們回去吧…蔡桑，十二萬分的感謝。」

卡娃摩多桑和蔡桑併肩走出廟門。新店西溪河床上方，黃昏的陽光相當亮麗，和風輕輕拂著卡娃摩多桑的斑白頭髮，我看到他平靜的臉上泛著和煦的溫暖的陽光，彷彿已經忘了那段不幸的事情…。

——莊華堂（多桑的祈禱）

※小說結尾的場景 2

阿坤伯火急下廟，才嚷著要大家快點躲雨，話聲才了，豆大的雨點，萬千斜箭漫天而來，敲在身，敲在供桌，敲在水泥地上，咚咚的響起大自然的樂章，婦女們手忙腳亂，把三牲青果糕餅拚命往籃簍塞，也來不及燒金紙了，淋了一身雨水，急速的各自奔回。

阿坤伯看著阿忠，把三個孩子喚進廟簷下，自己卻立在廣場中央，享受伯公爺的賜福。只見他全身淋得溼透了。水褲頭下的大卵葩，半透明的浮現出來，傾

注於身上的雨水，順流而下，在卵葩下方的三角褲襠，如注般的傾瀉到地面。

「阿坤哪——」阿坤姆在田野一端，頂著一隻大黑傘，揮手大叫：「你發顛哦——」，然後，高聲的喚阿忠牯：「阿忠啊——去看你爸啦！」

阿忠急了，上前幾步，阿坤伯揮手止住他。阿坤姆覺得情況不對，趕忙舞著大黑傘，挪動水缸似的身體壓過來。

大雨勢如萬馬奔騰，掩去了天日，雨點落在他的髮梢，落在他鼻頭，落在他的右大腿，落在他朝勤妹揮動的手臂，落在眼前那片廣翰的、混沌的、生機盎然的禾苗上。阿坤賣力的挪動身體，一陣驟風掃過，人沒怎樣，卻刮起她的大黑傘，她轉身望著大黑傘飄去的方向，一腳滑溜，百來斤重的身體，砰然一聲栽進水田裡。阿忠阿興曉良曉晴，一個接著一個，冒著大雨衝向阿坤姆。阿坤伯先是一驚，卻站著沒動，朦朧中，似乎看見一尊土地婆，坐在他的水田裡，像那年——阿忠放火燒掉長腳林的大草堆之前，勤妹也是坐在水田中，不准長腳林的秧苗插上去……他放眼望去，面前昏黯的田裡，勤妹的寬裙擺盤成圓狀端坐水田中央，雨水溼透她的碎花布衫，依稀可見碩肥的大奶姑，緊貼著衣服鬆垮垮的垂下來。他跟老伴揮揮手，勤妹也雙手如波的回應他。

於是，阿坤伯看見，在急風驟雨之中，那片墨綠色的一望無際的禾苗，也像他們一樣伸出千萬隻手，以同樣的姿勢揮舞著…。

——莊華堂（土地公廟）

※連綴性的對話 1

「汝講，汝是誰的子？」

已屆花甲之年的潘阿明，弄懂我的來意之後，一定要問明我的身份。我告訴他：「阮老父叫巫成城啦。」

「嗯——這個人我都不搨咧．．？」他搖搖頭，又問：「汝講恁老母是阮遮的人？」

「是呀，伊叫潘市子，市是市場的市…」

「罔市…汝是罔市的子？」潘阿明臉上終於佈滿了笑容。「按呢，汝要叫我阿伯，毋是喔，要叫阿舅，我大恁老母一歲。」

我猶豫不安的心定了下來。「阿舅，我有問題想要請教汝。」

「自己人別說請教啦…」他遞給我一根煙。「有話做汝講。」

「我常常聽人講嘎哈布嘎哈布，是什麼意思？」

「嘎哈布著是四庄番啦。」他毫不思索的說：「所謂四庄番，著是指咱守城仔、牛脰山、大湍這帶的平埔仔，像我啦，汝老母啦，連汝攏嘛是。」

「我嘛是卡哈布？」我有些困惑起來。「阮阿公卡早跟我講，阮是正港的河

洛人。」

——莊華堂（五城堡滿叔公太的喪禮）

※連綴性的對話 2

等到他再度抬起頭的時候，看到那個婦人，先是一臉狐疑，揉揉眼皮，手還停在那兒，卻整個人愣住——那個婦人，居然是秋蓮！

秋蓮一身素服，身體雖然發福一些，但那對楚楚動人的眼波，還是一如當年。

他們兩人都僵在那兒，時間似乎是停頓下來。半晌之後，還是秋蓮先開口。

「前些日子，我就知道你回來了。」

她頭垂得低低的，不敢正視眼前這個她曾經喜歡的男人。志高呆立著，嘴唇嚙動卻沒有發出聲音——這一瞬間往事如萬馬奔騰而來，在腦海中胡亂翻轉。

「我……我知道，我是……我是沒面來見你，只是……」

秋蓮的嗓音很小很低，彷彿很困難的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她背上的小孩熟睡著，小小的頭壓在揹帶上。秋蓮聳聳肩，把嬰兒的頭擺正。

他上前幾步。「妳的孩子？」

「嗯。」她幽幽的說：「伊是尚細漢的，六個多月，頂頭還有兩個姊姊。」

他以僵直的手輕輕捏弄嬰孩的臉頰。「真古錐…那對小眼睛，像妳。」這時，他的臂膀緊挨著她的身體，凝視她——他曾經念念不忘的一對怯生生的眼神。

秋蓮緊抵著唇，沒有回應，志高看到她依然美麗的臉上，一股無法掩飾的哀愁，心裡有不捨，還有一股說不出複雜的感情。

「你和他……生了三個？」

「……」

「他一定對妳不錯？」

「……」

志高的話裡有些酸酸的，可是秋蓮只是緊抵著唇。半晌之後，她終於開口。

「我……我來的目的是……是，墻仔……」，秋蓮瞪大眼睛，他看到豆大的淚珠滾著滾著，沿著蒼白的頰子滾落下來。

「你放過伊，我求你……」

墻仔楞楞地的望著她。「妳講啥麼？」

秋蓮的聲音有些顫抖。「伊跟汝，攏是我……我不希望，你們兩個……」
他再度看到，晶瑩的淚珠從她眼眶裡溢出來。

「為啥麼？」

「伊是阮廷嬭呀！」

「哦……我咧？」

「……」

「講呀，那我咧？」

「……」

「你講呀！」

「墻仔——我知影，伊有勇無謀，毋是汝的對手。」

志高全身微微慄動——他沒料到，他們會在這種情況下重逢，更沒想到，她居然要求他，饒恕他的仇家——一個有奪妻之恨的仇家！

他的拳頭捏得緊緊的，狂叫：「不——我做不到！！」
——莊華堂（吳大老和他的三個女人）

劇本作品門診 講師/葉珈伶

By/蔡 幸福，向左，向右？(片名不妥)彼岸在跳圓舞曲？

- 1、 你寫的是電影劇本或是電視劇本？片長幾分鐘？
- 2、 先設定本劇的結局，比如結局是安瑜決定終生不再婚，願做一個獨立自主的快樂婚外人，那麼最後一場戲會是什麼？
- 3、 再回頭決定第一幕尾端的情節點一，以及第二幕尾端的情節點二。
- 4、 結構已經形成了，這時你會選擇那一種敘事觀點描述你的故事？
- 5、 你決定用那一種顏色、那一種調性來演繹這齣戲，抒情或勵志？
- 6、 每個人物的職業、個性都設定好了嗎？
- 7、 現在你要讓你的故事怎麼開始？

人物: 立興 (年約四、五十歲的中年男子)

安瑜 (立興妻 與立興年齡相仿)

明哲 (立興子 剛上大學)

綠茵 (立興女友 四十出頭的女人)

艾美 (綠茵女兒 二十幾歲 在美國讀書)

純茵 (綠茵姐)

呂母 (綠茵母)

第一場 艾美在美國的家(安排場景，要明確指出你的角色正在做什麼?)

艾美接到阿姨純茵的電話 告知綠茵跟有婦之夫交往

(在什麼地方接到電話?身邊還有何人?接完電話後的反應?接著做了什麼事?這是安排線索的好時機。)

第二場 立興公司酒會上

立興與安瑜夫妻慶祝立興當上總經理

(酒會上將會出現那些關鍵性人物?有那些情節線與對話會繼續往下推展下去?以下場景要安排這些新角色上場，這些角色都必需與立興夫妻有關聯。)

第三場 立興家(移第一場)

明哲與安瑜在家等立興回來吃飯 要慶祝明哲考上大學 立興晚歸但道歉

(建議將本場做為第一場，即一開場就是慶祝明哲考上大學的聚餐會，主

要人物都在一開場就露臉了。飯桌上的人物對話十分重要，可點出人物的生活背景、個性、職業等等….)

第四幕 餐廳

立興與綠茵吃飯 綠茵不讓立興回家 約他上旅館 立興猶豫還是跟她而去 (場景改成旅館，可安排立興進旅館時巧遇公司同事，當時立興的態度是----?在這位同事身上可以大做文章，考驗一下妳的想像力喔----)

第五幕 仲介公司

立興與安瑜在一家房仲公司 準備換新房子

(換新房也是劇情之一，所以要先鋪陳理由與動機，否則缺乏戲劇張力。若這是立興執意離婚的伏線之一，那就必需安插安瑜原本不想換房，立興極力勸說、堅持的戲份。)

第六幕 綠茵家

艾美回到台灣 綠茵感到意外 兩人有一段爭吵 愛美說出綠茵本性不改 一談戀愛殃及全家 爭吵不休時 呂母按鈴進來

(此場戲沒啥必要，因為主角是安瑜，探索她的婚姻生活、內心世界以及未來的改變，才是本劇重點。)

第七幕 校園

安瑜跟明哲逛校園 明哲準備要住校 安瑜心中百感 覺得年輕時因家中因素放棄學業殊為可惜

(若妳設定安瑜離婚後，明哲是她的精神支柱之一，那麼親子關係的描述可以輕鬆活潑一些，呈現安瑜單純可愛的一面。)

第八幕 立興家

安瑜一人在家等待丈夫 立興回來 安瑜和立興細數近二十年婚姻的點點滴滴 安瑜對丈夫的付出充滿感激

(劇情進行到此幕，主角安瑜的面目仍然模糊不清，她的職業是什麼?平時除了家庭，她有那個喜好?沒有朋友或同事嗎?在此之前，應該加強描述。)

第九幕 新房子內

仲介帶立興與安瑜看新房子 看後滿意

(此場是多餘的，可考慮安瑜去仲介公司簽約，見一對男女的背影很像立興與綠茵。這場戲為未來夫妻離婚的事件埋下了伏筆)

第十幕 綠茵家

綠茵打電話給純茵 怪她不該告訴艾美立興的事 純茵說出對綠茵的恨意
綠茵也曾和純茵的丈夫私下交往 被發現後才姐妹失和

(因為主題很不明確，這劇情已經走偏了，本劇要表現的主題是「一個離婚後變成獨立自主的女人」，對未來提出一個人生活的時代觀念，所以敘事觀點的錯亂，會使劇情發展到不知所以的方向。建議以上一幕的劇情發展下去---)

第十一幕 立興家

安瑜在家翻看雜誌 想為新家布置裝潢

(第一幕已經接近尾聲，應該為第十四張卡片的場景埋設伏筆了。可安排安瑜對居家裝潢產生了興趣，並開始上裝潢設計的課程。請注意，在此處男主角可以現身，但是不能太搶戲喔...)

第十二幕 仲介公司

綠茵找仲介公司要說明想買房子 仲介推薦她選擇

(為了買房子費了三場戲?戲劇推展卡卡，不如依上一場建議順風順水的發展下去：安瑜打算自己裝潢新家，卻發現立興配合度不高，推三阻四---又意外發現她的銀行存摺裡，多了一筆巨款，是立興匯入的---)

第十三幕 綠茵家

艾美 綠茵準備為呂母慶生 立興買了禮物來 艾美見到深感不悅

呂母只說不要干涉比較好

(立興因外遇而確定離婚的事已不可更改，此時這場戲很多餘，注意喔，這是關於安瑜的故事，所有的事件都必需繞著安瑜而發展，立興也不是男主角，因為情節點一、二已經告訴我們，第一幕尾端時會出現第一男主角，即安瑜離婚後交往的對象---因為出現此人，本劇的故事才正式開始---)

第十四幕 立興家

安瑜在家接到仲介來電 說是她原本要訂的房子已被別人先付錢買走
安瑜感到失望 正要打電話到給立興 立興卻打電話來 說是希望跟她離婚 安瑜不相信自己耳朵 一陣錯愕...

(談離婚的場景是第一幕主戲，對全劇影響至大。「不結婚的女人」原劇本的表現，是丈夫望著結婚照片痛哭失聲，縱使痛苦，但仍然執意非離不可。所以情節點一的設定，至少左右了第一幕的靈魂、血肉。即然重新編寫此劇，情節點一的再造當然不可忽視。假設妳設定安瑜抓奸在床，這個場景妳會讓安瑜主動離婚?或是在息事寧人的情下被逼離婚?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決定安瑜的性格與改變未來新生活的契機。

By/興寶 不結婚的女人 (先確定主題) 建議片名:寫自己的故事			
<p>劇情大綱：</p> <p>第一段：</p> <p>一段人人稱羨的婚姻生活，張凱是事業有成、意氣風發的企業家，思慮清晰、深謀遠慮，讓他在商場上一帆風順，和陸曉蝶結婚十年，在東區買了兩戶豪宅和父母相鄰而居，因為獨生子-小明和父母及一個外勞同住，因此，這對夫妻的生活可說是自由自在、無憂無慮。</p> <p>張凱除了經營公司及偶而到大陸出差外，每個星期固定和朋友一起健身、打網球。</p> <p>陸曉蝶是業餘小說家，因為沒有固定交稿的壓力，婚後只在網路、或報章雜誌發表了一些零零星星的文章，大多數的時間，是和一些姊妹淘一起逛街、旅遊、SPA、打牌，過著悠閒的貴夫人生活。</p> <p>最近一年，陸曉蝶和張凱的生活跟過去幾年並沒兩樣，兩人剛從夏威夷度假回來，雖然不像新婚時的濃情密意，但親人的感覺更讓陸曉蝶覺得舒適，像年初陸曉蝶的父親自大陸老家旅遊回來之後，動了續弦的念頭，張凱就和陸曉蝶在經過周詳的計畫後，將陸父續弦的喜事辦得風光十足。</p> <p>另外，前一陣子，陸曉蝶的哥哥中年失業，在陸曉蝶央求之下，張凱也在自己的公司裡安排了一個閒差。</p> <p>但曉蝶完全沒心理準備的是，上禮拜，兩夫妻才帶著獨生子小明去美術館看展覽，今天，卻有個姊妹淘打電話告訴她，看見張凱和一個年青貌美的女子親密的進入板橋的豪宅，她還特地透過關係問了警衛，確定了兩人一起已經半年了。</p> <p>經過聲嘶力竭、大吵一架之後，得到張凱的理由居然是：他在商界的朋友，每個都有小三……..。</p>			
人物介紹：			
姓名	性別	視覺年齡	個性／其他描述

張凱	男	44	獨生子，聰明幹練的企業家
陸曉蝶	女	38	作品不多的業餘作家
張立明	男	8	張凱、陸曉蝶的獨生子
張母	女	67	
陸父	男	65	
陸兄	男	42	
陸友(女)	女	35	
張友(男)	男	40	
劇本：將故事大綱詳細寫成各可拍攝之場景及內容。			
1	場景：夏威夷伊娃海灘	時間：下午	人物：張凱、陸曉蝶、張立明
<p>△ 夫妻帶兒子到夏威夷旅遊，陽光普照的觀光勝地伊娃海灘上，有人做日光浴，有人在沙灘上奔跑嬉戲，更多人在海邊戲水游泳，陸曉蝶開心的和兒子玩水，張凱在躺椅上滑動著手機。(在夏威夷語裡「伊娃」指的是「迷失」)</p> <p>(名為渡假，實際上夫妻二人都在各忙各的，張凱忙著處理公務並不忘與情人線上偷情，曉蝶只忙著照顧兒子---請儘量安排這類情節使劇情活起來。張凱都與誰聯絡?對方正在做什麼?(公司同事?上司?以及情人?)這類情節與畫面可安插於夫妻渡假片段中，以繼續推展劇情----)</p>			
2	場景：哈雷寇阿旅館房 內	時間：晚上	人物：張凱、陸曉蝶、張立明
<p>△進了旅館房間，張凱將累癱了的兒子抱上旅館房內的床，陸曉蝶一邊走進浴室，一邊埋怨出來度假，張凱還一直忙著公司的事，張凱在解釋時，手機聲又響起…...(接手機的劇情必需有所轉折，比如情人正在鬧情緒?是為了何事?此場戲必需與下場戲連結，但在此不必告訴觀眾理由---</p>			
3	場景：陸父家中客廳	時間：晚上	人物：陸父、張凱、陸曉蝶

△ 張凱、陸曉蝶到陸父家中探視從大陸探親回來的陸父，陸父提及回老家期間認識一同鄉女子之事，陸曉蝶探詢陸父對往後生涯及續弦的想法。

(此段戲是多餘的，別忘了這是關於曉蝶的故事，所有故事線都應該圍繞著曉蝶的生命轉動才對。記得第一幕的功能只是介紹每一個人的生活背景與角色故事，讓觀眾知道原來這是關於誰的什麼事即可?直到第一幕的第十四場出現時，本劇的故事才正式開始。建議將此幕改為：某出版社邀曉蝶寫一本探討婚姻愛情的小說---曉蝶苦無題材。---建議以本場或第 5 場為開場---)

4	場景：豪宅客廳	時間：	人物：張凱、陸曉蝶
---	---------	-----	-----------

△張凱、陸曉蝶討論妻父從大陸回來後想續弦的事，陸曉蝶提到想讓老父能有個老伴的想法，張凱一邊答應為岳父將婚事辦妥，一邊隨口提到男人先天無法從一而終的想法。

(曉蝶與幾個好友喝下午茶，聊到網路小說發展的面貌，好姐妹們紛紛提出自己的感情問題---此情節將發展至曉蝶上網找小說題材，甚至在網上結識了男主角)

5	場景：豪宅裡臥室	時間：晚上	人物：張凱、陸曉蝶
---	----------	-------	-----------

△ 張凱、陸曉蝶忙完陸父續弦的事回到家中，陸曉蝶累癱在床上，張凱一邊走進化妝室一邊議論繼母小陸父 25 歲，且個性強勢，不知兩人婚姻能否美滿。

(建議本場提至第一場: 即開場是曉蝶父再婚的場面---請注意喔，曉蝶父的再婚只是隱喻現代婚姻的不可靠，用在對映曉蝶的婚姻並無不可，但它不是主戲，卻費了三場---)

6	場景：張父家、豪宅客廳	時間：傍晚	人物：張母、張凱、陸曉蝶、張立明
---	-------------	-------	------------------

△ 陸曉蝶因兒子在校打架鬧事，大聲斥責兒子，被張母攔阻後發生口角，俟回到隔壁的家中客廳，張凱及怪怨陸曉蝶未盡心教導兒子，且不該與張母頂嘴。

(此場戲可刪，以曉蝶悶頭寫小說的場景取代，把曉蝶構思的某個情節變成 OS，創造戲中戲的效果---劇情可以朝曉蝶心中的理想狀態發展，與後來的離婚事件形成反差對比。)

7	場景：健身房	時間：假日上午	人物：張凱、張友(男)
---	--------	---------	-------------

△ 張凱、張友(男)一邊健身一邊閒聊，張友(男)一邊調侃張凱事業有成，卻潔身自好和其他生意界的朋友多有小三大不相同，一邊聊到認識一剛離婚的年輕女子，是身家清白、難得一見的清秀佳人，有機會可介紹認識。

(這些內容出現時間不對，張凱外遇一開始就有的，不必對觀眾交代過程和內容，因為這不是張凱的故事，本劇的靈魂人物是曉蝶。可改為張友是張凱死檔，已知張凱外遇之事，兩人對話閃爍不定---)

8	場景：張宅客廳	時間：晚上	人物：張凱、陸曉蝶、陸兄
---	---------	-------	--------------

△ 陸曉蝶的哥哥失業，要求張凱為其安插工作，張凱指自己的公司無適合陸曉蝶哥哥的職務，最後卻禁不起陸曉蝶一再堅持，只好答應為其安插一閑差。
(此段刪。安排張凱與綠茵接兒子下課、出遊的場景。將第9場往前推---)

9	場景：美容院	時間：平常下午	人物：陸曉蝶、陸友(女)、美髮師
---	--------	---------	------------------

△ 陸曉蝶與好友(女)一邊美髮一邊閒聊，好友一邊提及自己離婚後生活自由自在、快樂逍遙，而談起另一女友的老公有小三，婚姻關係緊張等，一邊提醒陸曉蝶對老公要嚴加管控，陸曉蝶表面不以為意。
(此場要提早出現，好友還表示參加了某個心靈成長課程，這是離婚後曉蝶的去處之一)

10	場景：家中書房、臥房	時間：晚上	人物：張凱、陸曉蝶
----	------------	-------	-----------

△ 陸曉蝶在家中書房寫網路小說，張凱下班回家，問是否又沒作飯，一邊笑陸曉蝶難得有心情認真寫文章，一邊問其寫的內容為何，陸曉蝶答以要寫一聽來的故事，有關台商在大陸包養小三的故事，張凱先答以故事太老套，隨即顧左右而言他，陸曉蝶問要不要外出用餐，張凱告知突然身體不舒服，即入臥房休息。
(在此之前，最好安排兒子有某些不一樣的表現，比如，家中不斷出現一些新玩具，或兒子會不經意間提及某個阿姨---總之，浮出線索之後，再儘可能的掩蓋事實真象，縱使曉蝶起了疑心，亦是疑無可證---)

11	場景：美術館	時間：假日下午	人物：張凱、陸曉蝶、張立明
----	--------	---------	---------------

△ 張凱與陸曉蝶帶兒子到美術館看展覽，張凱手機一直響不停，並避開陸曉蝶及兒子接手機，陸曉蝶埋怨，張凱稱是客戶來電。
(安排綠茵在近處窺視，或故意與曉蝶不期而遇---)

12	場景：家中客廳	時間：下午	人物：陸曉蝶
----	---------	-------	--------

△ 陸曉蝶一人在家，電話鈴響，陸友(女)在電話中提及在新北市看到張凱與一年輕女子狀甚親蜜走入一新豪宅...等等，陸曉蝶呆若木雞。
(我們已設定情節點一，在第十四場才得知丈夫要離婚，在此之前，曉蝶得不到丈夫外遇的任何訊息---同時，曉蝶的小說情境已經進展到美滿快樂的結局，情節以 OS +

情境劇表現，效果更佳--)			
1 3	場景：家中客廳	時間：晚上	人物：張凱、陸曉蝶、張立明
<p>△ 張凱下班回家，陸曉蝶坐在客廳沙發，隨即質問張凱是否已有小三，張凱措手不及只好承認，並以生意場的朋友大多有小三為己辯解，經爭吵後，張凱以不願離開小三，要陸曉蝶接受現狀，以家庭完整為重，否則將難以收拾。</p> <p>(根據情節點一的設定，曉蝶不會知道張凱外遇---為了銜接上一場戲，製造反差效果，可安排曉蝶因急事離家夜不歸營，比如曉蝶父與新婚妻發生嚴重事態--)</p>			
1 4	場景：家中書房	時間：假日上午	人物：張凱、陸曉蝶
<p>△ 張凱、陸曉蝶相對而坐默默不語，良久，陸曉蝶在自己面前的筆電上打了一些字，然後轉向張凱，陸曉蝶冷然的說：這是我的回答…….</p> <p>(曉蝶半夜返家，當場捉奸在床---離婚問題正式浮上台面---)</p>			

《婚事》by/倩慧

以電視單元劇本為構想 1 2 0 分鐘

馬羈是外省第二代，父親是山東人，母親是香港人；鍾玉珊是土生土長的客家妹仔，玉珊的大伯是庄裡三太子，大伯告誡玉珊，她是仙女轉世投胎，所以一定要有仙女的樣仔，不可以「先上車後補票」否則婚姻不會長久。因此鍾玉珊一直被教育成中規中矩的淑女。

馬羈和鍾玉珊是在大學裡就認識了，兩人是相戀七年的情侶；但基於嚴謹的家教，玉珊只准馬羈偶爾來自己租的公寓裡共進晚餐；這對於鍾玉珊的婚前約定，已經是最大的尺度；而馬羈在與玉珊交往七年後，為此平淡的生活方式，難免心情起了波動。

鍾玉珊在小學教書五年，有感於小朋友的成績、身心健康和生活能力逐年下降，雖然是鐵飯碗的工作，愈做愈力不從心，常常在和馬羈吃飯的時候，不斷的發嘮騷，心理不平的敘述班上學生，外配家庭占三分之一，各方面的影響，導致學習效果很差，將來台灣的前途堪慮。甚至，有一個學生的母親是外籍配偶，父親是在人力仲介公司負責帶人，常往來越南；在應酬中認識從台灣去越南工作的本土小姐，因而發生戀情，台灣本土小姐介入此一家庭，成了「小三」。

馬羈不喜歡聽到這種話題，破壞吃飯的氣氛，有意無意的挑逗鍾玉珊，卻被玉珊冷冷的態度潑了一盤冷水。

鍾玉珊以大伯的告誡為由而拒絕馬羈求歡。

馬羈的肝肺脾一起火爆起來，「這是什麼時代了？」

馬羈內心沮喪的離開鍾玉珊的住處。

在路上，一對熟男熟女牽手經過，另一對年輕男女親蜜的經過馬羈的面前。

馬羈靠在路燈下抽煙，極需要取暖。於是馬羈內心爭扎：「走吧！逢場作戲不是罪過！」

馬羈：「走！不要一夜情，我也要狂歡一夜。」馬羈的內心對於鍾玉珊仍然有些罪惡感，因為鍾玉珊是中規中矩的好女孩。

在捷運上，馬羈看到年輕人大膽的在捷運上演出卿卿我我的畫面，更鼓躁了體內的不平衡的分泌。

馬羈前往東區的夜店一解孤寂，找回尊嚴。在夜店裡，第一個遇到泰國來的「志玲」，近距離接觸才看清楚是人妖，畢竟馬羈和鍾玉珊規規矩矩的相處了七年，第一次出軌就碰到人妖，這種窘態讓他作嘔。

尊嚴盡失並沒有使得馬羈退出這場挑戰，巧遇朋友李台生帶著兩位越南女子也出現在夜店，李台生將阮氏鸞介紹給馬羈，**阮氏鸞的出現，促使馬羈正視鍾玉珊提出來的無聊卻嚴重的社會問題。**

人物：

劉玉珊(思想保守又呆板的小學教師。)

馬羈（劉玉珊未婚男友）

福伯（劉玉珊的大伯、太子爺的乩身）

劉勤妹（劉玉珊的姑姑，太子爺曾在她身上印證某些神蹟。)

劉祿伯（劉玉珊的父親）

廖大京（高階軍官退役，劉勤妹是他的知己）

人妖志玲

某甲（馬羈同事）

李台生（馬羈友人，人力仲介）

1. 本劇的故事結尾是什麼?
2. 情節點一、情節點二是什麼?
3. 妳要以全知觀點描述這個故事嗎?
- 4.

1	玉珊搭車前往太子宮	火車轉客運，一路顛簸，路上閃回與馬羈相識情景，及福伯叮嚀的 os：不可婚前發生性行為----
2	馬羈開車前往公司	心情甚好吹口哨，進公司時與新進的美麗秘書錯身而過，流露出讚嘆的表情、外出跑業務、與某死檔喝咖啡、聊是非-----
3	太子爺廟扶乩	福伯太子爺起乩

	問婚事	太子爺辦聖事，今日是合婚的好日子，很多人來合婚 (劉玉珊拿馬羸的八字合婚，乩身(福伯)指示玉珊婚事已現阻礙，要玉珊多加小心留意----)
4	福伯家用晚餐	福伯、伯母(金妹)、玉珊、劉祿伯、勤妹一起吃晚餐，討論太子爺給玉珊的指示 (本場次安排主要人物陸續出場。玉珊正為太子爺所指婚事有礙之事憂心，姑姑勤妹又談及過往靈驗之事----)
5	玉珊在學校上課	(上課情形、與同事相處情況，學生邱琳琳被同學排斥，變得自閉，玉珊決定各別輔導--)
6	馬羸在公司開會	(同一時間，馬羸在周一會報上報告業務情況，見死檔與新任秘書眉目傳情，馬羸腦海浮現玉珊古板的面貌---)
7	鍾玉珊的住處 餐廳、廚房	(馬羸進門，玉珊招呼吃飯。兩人相處模式極平淡。鍾玉珊敘述班上學生情況，外配家庭占三分之一，導致學習效果很差等等---馬羸試圖扭轉話題未果，陷入僵局---)
8	馬羸在公寓門口、路燈下徘徊	馬羸點煙，滿面思索的表情，玉珊在窗口目送馬羸 路燈下一對年輕男女親蜜擁吻 馬羸踩熄煙屍，背景是深夜的東區街頭及夜店招牌
9	夜店門口	馬羸混在人群中的熱舞---李台生介紹志玲，藉機靠近馬羸。
10	玉珊家庭訪問，發現琳琳家庭情況很糟	琳琳的母親是越南妹，生下琳琳就跑了，父親是板模工人，工作很不穩定----
11	超市	玉珊帶琳琳逛超市
12	玉珊住處	做客家菜、給琳琳課後輔導、打電話給馬羸，線上傳來一陌生的男聲，背景聲也非常吵鬧----
13	夜店舞台與廁所	志玲把手機還給馬羸，馬羸刻意關機，兩人開始貼身熱舞，之後在夜店廁所內擁吻，不久馬羸衝出廁所-----
14	夜色下的台北東區街頭	馬羸忍不住反胃嘔吐，耳裡反復迴繞著泰國腔：「我叫志玲……我叫志玲……」見玉珊在不遠處朝他招手----

小說文字的節奏(一)

- 〈例 1〉你望著西北方烏雲密布的天空雨勢像千軍萬馬一樣在眼前奔騰，方才還翠綠的遠山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輪廓，連五里外那一彎臥牛都逐漸隱沒於蒼茫的雨勢中。
- 〈例 2〉少女停下腳步，回頭嫣然一笑，睜大眼看著他。就在那一瞬間，眸光一閃——阿昌牯想起來了，嗯……就是她，戲台上那個陪著富家千金與情郎相會的小花旦。
- 〈例 3〉林子裏一陣騷動，霍地，一片白紛紛騰空而起，我們抬起頭，那羣白鷺鷥，滿天驚飛。

小說文字的節奏(二)

- 〈例 1〉你望著西北方烏雲密布的天空雨勢像千軍萬馬一樣在眼前奔騰，方才還翠綠的遠山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輪廓，連五里外那一彎臥牛都逐漸隱沒於蒼茫的雨勢中。
- 〈例 2〉少女停下腳步，回頭嫣然一笑，睜大眼看著他。就在那一瞬間，眸光一閃——阿昌牯想起來了，嗯……就是她，戲台上那個陪著富家千金與情郎相會的小花旦。
- 〈例 3〉林子裏一陣騷動，霍地，一片白紛紛騰空而起，我們抬起頭，那羣白鷺鷥，滿天驚飛。
- 〈例 4〉當那濃濃血腥味的漫漫黑夜終於過去，太陽依然升起將我的家屋照得光彩四溢，而我沒有心情等待外面傳回的消息，便與天賜走上那條通往枇杷城的山徑。我們想去一探究竟，我懷疑族人已遭遇了一夜的趕盡殺絕——而事實是當我們到達枇杷城時，放眼所到處都是斷垣殘壁屍橫遍野，那座古老的枇杷城已經變成了一座死城。

小說大師的文字節奏

陳有三為了防止腳麻痺，不住地搖動著大腿，並不看打開的書，眼瞳注視著一方，馳騁著漫無中心的思維。即使在南國，一到這個季節，頭腦也會清澈起來，

是讀書的好時期。然而陳有三卻讀不下書，用功約半小時或一個小時就感到懨然，漠然地沈緬於空想。陳有三對讀書感覺倦怠，不一定全是同學廖清炎所說的話造成的，是這個小鎮慵懶的性格逐漸滲透入陳有三的肉體裡。它恰如南國猙獰的太陽和豐富的自然侵蝕著土人的文明，這個寂寞而慵懶的小鎮的空氣對陳有三的意志開始發生風化作用了。在熱得令人發昏的仲夏裡以沉浸於一種法悅境的心情孜孜矻矻讀書的陳有三，一到天氣透冷的這時節卻只看一下書就疲倦起來，感到莫名的索然無味。

——龍瑛宗.短篇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獵狗應了一聲，也就隨在那五兄弟的後面走到澳底南面的沙灘來。在半路上的一塊老古石旁，他發現了四具清國官兵的死屍，一個頭炸開了，兩個胸中了槍，另一個看不出傷在哪裡，都躺在血泊中，他越過屍體繼續走，最後他躲在那一列林投樹的背後，遙望那五兄弟從容不懼的走近那沙灘的日本兵營……

「海風吹向岸上，夾著一聲聲劃破天際的馬嘯……。」接著是很經典的畫面：突然聽見幾聲日本兵的狂叫聲，有十來個日本兵，戴著圓筒舌帽，黑制服，白綁腿，提著上了刺刀的來福槍，由一位手舉長彎刀的軍官指揮著，慢慢把吳家五個兄弟包圍起來，才見到那五個兄弟把筆、墨、硯、紙和水罐舉到頭上，想向日本兵走近一步，便聽見劈劈拍拍的一連槍聲，那五個兄弟便一個個無力地垂頭彎腰，橫七豎八地倒在沙灘上……

——東方白.長篇小說〈浪淘沙-浪部〉

（祖屋前方）最高的是大雪山，近些的是李棟山、鳥嘴山等巍峨崇嶺。最重要的是最前面的那座山，山頂為筆架型，名為筆架山。主屋正好是正面朝著這座筆架山的。他們相信，這座山會為他們陸家帶來許多的文人墨士，子子孫孫書香不斷。

——《臺灣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淪》

那正是春季裏特有的月色，仿佛有枝輕靈的畫筆，給月亮上淡淡地掃了一抹，看去，顯得大大的，黃橙橙的，格外地逗人遐思。暖洋洋的微風，帶上陣陣浮香徐徐吹拂臉上一——那是一種春夜裏所獨有的香味，茶和各種花的香味，與泥土、新葉的芳香交織在一起形成的。

——《臺灣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淪》

父親和母親揮手道別的影子，已經在巴士的窗外消失多時，李立背部離靠，僵挺的坐在座位上，兩眼緊盯著前窗。

高矮參差的住宅群、雜亂的市場以及商舖和街道，在窗前兩旁影片般的逐漸流轉而退去。有些景象是他熟悉的，比如每天上學的這一段路；其他下印象模糊或者記憶空白的。不過，他很快的就不再擔心錯過基隆港或者火車站；當巴士跑在中山路上，從路旁的圍牆頂他清清楚楚的看到了火車站的尖塔，聽到輪船和火車的汽笛，並且聽到有乘客嚷著說：過了高砂橋就是火車站。他鬆了一口氣，把身體軟靠在椅背上，從旅行袋裡掏出一本漫畫書來看。

看是就要下雨的天氣：整片天空霧般均勻和灰白，港灣灰沉沉的到處起伏黑色的波紋，靠岸的輪船輕緩的隨波搖擺像是一些酣睡的搖籃。對他來說，一個初次獨自出遠門的孩童，這卻是新鮮開闊的畫景。

東年短篇小說〈初旅〉

1. 〈你好累哦，累得六神無主〉

你全身濕淋淋疲憊的沮喪的坐在我的屋簷下凝視外邊模糊的雨景發呆。

2. 〈真悲慘呀，那場暴風雨〉

許多許多年前我曾經遇過比這場還要瘋狂的大雨你這樣年紀絕對無法想像那場腥風血雨是如何蹂躪我們祖先美麗悠閒而又浩瀚的家園。

〈1〉

羅伯伯——那個將來有可能成為我公公的老人，該有六十好幾了。見了人，不管生熟，總是談笑風生，還愛吹牛皮。退休兩年多了，不知在那個公營單位弄得閒差，沒事去喝喝茶，聊聊天，每個月還領個萬把塊車馬費。他是從警總退下來的，不過，這是他自己的說法。有一次，羅威偷偷告訴我：「我老爸是被裁掉的！」那一年，政府在反對人士一再喧鬧下，宣佈解嚴了，警總職掌大幅萎縮，幾番爭議之後，留的留，轉調的轉調。好些年前，杜老下台之後，他老爸就失勢了，加上年紀大，青壯的個個有來頭，他搞不過人家，只好退休了。

-莊華堂.短篇小說〈尋找戴雨農將軍〉

〈2〉

穿越相思林，前面是一段岔路，右邊那條鋪著三級瀝青，沿著谷底埋進水霧

迷濛的樹叢裏。左邊這條是黃泥巴，滲著一些碎石子，一段陡坡爬上山。抬頭，兩弧眉黛似的遠山，氤氳氤氳的漾在煙雲裏。前方，一片較低緩的丘陵地飄著幾縷稀稀的霧，荒荒涼涼落了滿地墳堆，一邱邱重重疊疊地伸向山坳裏。

莊華堂.短篇小說〈迎春花〉

小說文字的節奏-長短句的搭配

〈1〉

那晚，伊母親會作一頓比平日稍為豐盛的晚餐——例如說，加一盤大蒜炒臘肉，或者是切一盤醃肥肉。伊母親很少說話，多半是默默地看著父親，一邊喝著米酒，一邊說著機場裡發生的一些趣事；例如說，山豬偷偷進了跑道，和飛機一起賽跑；例如說，臨近村子裡的野狗，一路追著飛機亂吠亂叫之類的事情。有時候，伊也談一些從前在朝鮮打仗的事情。

莊華堂.短篇小說〈與馬臉共渡黃昏〉

〈2〉

你熟悉的味道和我顯然不同——通常，男人喜歡濃郁的紹興酒香，女人喜歡白拋拋的腳白筍，而孩子們最愛啃一長目一長目的紅甘蔗了，而——屬於我意氣風發的時代，我們熟悉的味道是溪谷奔流下來的甘泉，水田裡膏土溢出來的泥香，還有從盆地一直延伸到淺山地區那高大濃蔭的樟木楠木雞油木，以及其他許許多多不知名花草樹木的芳香。

莊華堂.葉珈伶.短篇小說〈逐鹿〉

小說文字的顏色與聲音意象

吃過晚飯之後，天色還沒全暗，他蹣跚到溪谷那邊，白鷺鷥群飛而過，紅霞紅霞的雲彩滯留在淺崗上，正在含苞待放的千年桐，在昏黃的日光下，一堆堆一層層泛著死亡的慘白。阿昌牯無心賞玩，山腰上的紅霞已經變成烏紫色，像那年，卡桑臨死前絕望的慘白的臉，和那兩片顫慄的烏紫的唇。

——莊華堂.葉珈伶.短篇小說〈逐鹿〉

晚風吹拂中傳來細細的如泣如述的弦仔聲，嘔咿——嘔咿——嘔咿咿——阿昌牯心頭一顫，那聲音入耳穿心，挑動他每一根滯悶的心弦。倏地，鑼鼓喧天而起，叮咚嗒——叮咚嗒——叮叮咚咚嗒——叮叮咚咚嗒——，像催人心肝的直敲進他的心底……。

——莊華堂〈油桐花開的季節〉

同學們啊啊看

- 以 啊 為例
- 1.啊？
- 2.啊！
- 3.啊！？
- 4.啊…….
- 5.啊——
- 6.啊~~~~

聲音的節奏

- 1.嘔伊……嘔伊……嘔伊伊——
- 2.嘔伊——嘔伊——嘔伊伊——
- 3.叮咚嗒、叮咚嗒、叮咚嗒、
叮叮咚咚嗒——
- 4.叮咚嗒—— 叮咚嗒——
叮叮咚咚嗒——叮叮咚咚嗒——

小說敘述文字的意象

船隊才過了赤道，就被總督派遣的快船追回，因為摩鹿加群島的土著背著公司的人，與葡萄牙及東洋的商人，私底下偷偷交易丁香和肉豆蔻。於是船隊緊急回航，直奔向有摩鹿加之珠美譽的斑達島，前後一個多月，他們在島上展開血腥的鎮壓行動，幾乎殺光了島上的土著。

回航那天早上是禮拜日，疲憊的官兵們在駐斑達島的尤理斯神父帶領下，在船上做禮拜，每個人伸出扣板機的那一隻手，向上帝祈禱，寬恕他們剛剛犯下的罪行。然後他們很優雅的走出甲板，隨著悠揚的手風琴聲唱聖歌，在歡樂的氣氛中，船隊緩緩駛離那個美麗的灣澳—圓滿達成公司任務之後，他們聞不到岸邊層層疊疊隨著滾浪漂擺的腐屍惡臭，因為船艙裡溢滿著強制沒收來的肉豆蔻香味—這些東西運回阿姆斯特丹，比來自於中國大陸的生絲還要值錢，公司或許可以考量加派人手，以應付競爭越來越激烈的以南洋群島為核心的香料國際貿易。

——莊華堂〈來去哆囉滿〉

小說敘述文字的顏色

我站上講台，看著台下黑壓壓的人頭，級任導師朝我微微一笑，我清清喉嚨，才發現麥克風太高了，對在我的額頭上。司儀連忙趕過來，把它弄低了，我才顫慄著雙腿開始講話。

「各位…各位校長…？」

不知怎麼，校長搖著頭，一臉苦笑，會場裡響起一片哄笑聲。我看到班上的男生全都笑得前仆後仰，後面的學生家長，有的掩著嘴巴，有的摸著肚皮，連黃銀妹也坐在那裡笑，慌亂中，我還看到級任導師漲得像豬肝色的臉龐。

我心虛的看一眼外面，窗口那邊，像火一般鳳凰花的小花瓣，正紛紛紅紅的一片片在我燒紅的臉前飄下來……。

——莊華堂.短篇小說〈童貞〉

- 整個夏天，相思林都籠罩於蟬聲裏。那些蟬很討厭，叫了一整天都不肯停，這樣悶熱的夏天，真要煩死人。所以，我比較喜歡涉過水，到對岸的林子裏，採朴子果，或著偷摘欽仔孀婆的虎頭柑。
- 欽仔孀婆是村裏很兇的老女人，我們都怕她，很不湊巧，她是黃銀妹的阿婆。有一次，我們就在她的吆喝下，懷裡揣著幾個還很青綠的虎頭柑，慌張的落下來，很不容易渡過水，回頭一望，欽仔孀婆一身黑布衣裳，手裏揚著那根青竹竿，在對岸又嚷又搖，活像童話裡的老巫婆。
- 我涉過水之後，小心的打量四周，確定沒有看見欽仔孀婆，就溜進那片柑園裡。可是虎頭柑還只是小皮球般大而已，我知道那味道還很酸，不能吃的，就不摘了。

——莊華堂.短篇小說〈童貞〉

小說文字的段落節奏

- 雨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落的。起初是點點滴滴，落在菅草屋頂上的聲音也聽不見，可是我睡眠迷茫中卻聽見遠方傳來淒厲的悲鳴——那聲音是一波一波的從不見五指的盆地各個角落傳過來的——那聲音就像天賜曾經住過山前那個漢墾庄，每天還沒破曉之前此起彼落的牝雞聲——那聲音令族人心碎。
- 那真是一場腥風血雨的大屠殺。
- 事過境遷那麼多年之後，午夜夢迴之際，我偶爾想起這件事還是忍不住驚悸……
- 「殺——不管是埔番還是眉番，一個也不放過！」
- 那是天空炸開雷電交擊的一聲巨響之後，一直潛伏在密林中的黑蟻

大軍，終於以閃電般的速度殺進了枇杷城山區。由黃林旺、郭百年帶領的眾多豺狼們，手持火把與開山刀，以一夜屠城的決心，爭先恐後衝入族人的家屋連熟睡中的小孩也不放過，一刀一個，兩刀一雙，腥風血雨，慘厲的哀嚎聲衝破了山岳的寂靜，也震痛了我的心。

- 你一定無法想像那樣的惡夢會在我的記憶裡纏繞多久？
- --莊華堂.葉媛妹.短篇小說〈逐鹿〉
- 阿坤伯看著阿忠，把三個孩子喚進廟緣下，自己卻立在廣場中央，享受伯公爺的賜福。只見他全身淋得溼透了。水褲頭下的大卵葩，半透明的浮現出來，傾注於身上的雨水，順流而下，在卵葩下方的三角褲襠，如注般的傾瀉到地面。
- 大雨勢如萬馬奔騰，掩去了天日，雨點落在他的髮梢，落在他鼻頭，落在他的腿，落在他朝勤妹揮動的手臂，落在眼前那片廣翰的、混沌的、生機盎然的禾苗上。阿坤賣力的挪動身體，一陣驟風掃過，人沒怎樣，卻刮起她的大黑傘，她轉身望著大黑傘飄去的方向，一腳滑溜，百來斤重的身體，砰然一聲栽進水田裡。阿忠阿興曉良曉晴，一個接著一個，冒著大雨衝向阿坤姆。阿坤伯先是一驚，卻站著沒動，朦朧中，似乎看見一尊土地婆，坐在他的水田裡，像那年—阿忠放火燒掉長腳林的大草堆之前，勤妹也是坐在水田中，不准長腳林的秧苗插上去……他放眼望去，面前昏黯的田裡，勤妹的寬裙擺盤成圓狀，端坐水田中央，雨水溼透她的碎花布衫，依稀可見碩肥的大奶姑，緊貼著衣服，鬆垮垮的垂下來。他跟老伴揮揮手，勤妹也雙手如波的回應他。
- 於是，阿坤伯看見，在急風驟雨之中，那片墨綠色的一望無際的禾苗，也像他們一樣伸出千萬隻手，以同樣的姿勢揮舞著……。
- --莊華堂〈土地公廟〉

學習成果檢驗

- 〈1〉標點符號
- 晚風吹拂中傳來細細的如泣如述的弦仔聲，嘔咿嘔咿嘔咿咿阿昌牯心頭一顫那聲音入耳穿心挑動他每一根滯悶的心弦。倏地鑼鼓喧天而起叮咚咚叮咚咚叮叮咚咚像摧人心肝的直敲進他的心底。
- 〈2〉疊字填充
- 穿越相思林，前面是一段岔路，右邊那條鋪著三級瀝青，沿著谷底埋進水

霧迷濛的樹叢裏。左邊這條是黃泥巴，滲著一些碎石子，一段陡坡爬上山。抬頭，兩弧眉黛似的遠山，〈 〉地漾在煙雲裏。前方，一片較低緩的丘陵地飄著幾縷稀稀的霧，〈 〉落了滿地墳堆，一丘丘〈 〉地伸向山坳裏。

- 〈3〉 顏色填充 - 夕陽落海之後
- 伊一指彈調煙灰，看著落下來的火星瞬間熄滅，心裡有些悵惘。此時，沙灘上已是黯渾渾一片，原來〈 〉的太陽早就不見了，海面宛如一大張〈 〉的網，只有方才夕陽落海的方向，一團團〈 〉的餘暉，沉沉地壓著〈 〉的海面上。
- 〈1〉
- 晚風吹拂中傳來細細的如泣如述的弦仔聲，嘔咿——嘔咿——嘔咿咿——阿昌牯心頭一顫，那聲音入耳穿心，挑動他每一根滯悶的心弦。倏地，鑼鼓喧天而起，叮咚咚——叮咚咚——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像催人心肝的直敲進他的心底。
- 〈2〉
- 穿越相思林，前面是一段岔路，右邊那條鋪著三級瀝青，沿著谷底埋進水霧迷濛的樹叢裏。左邊這條是黃泥巴，滲著一些碎石子，一段陡坡爬上山。抬頭，兩弧眉黛似的遠山，氤氳氳氳的漾在煙雲裏。前方，一片較低緩的丘陵地飄著幾縷稀稀的霧，荒荒涼涼落了滿地墳堆，一丘丘重重疊疊地伸向山坳裏。
- 〈3〉
- 伊一指彈調煙灰，看著落下來的火星瞬間熄滅，心裡有些悵惘。此時，沙灘上已是黯渾渾一片，原來火紅的太陽早就不見了，海面宛如一大張黑黑的網，只有方才夕陽落海的方向，一團團暗紅深紫的餘暉，沉沉地壓著鐵灰色的海面。

小說的線索與佈局

- 小說四大要素：
- 人物：

- 不同人物性格的突顯
- 情節：
- 高低起伏的情節衝突
- 對話：
- 銜接情節與呈現人物特性
- 場景：
- 以時空呈現來交代故事的發展
- (一)故事：(題材) 按時間順序排列的事件的敘述。
- (二)情節：(事件的安排) 是小說的靈魂，指事件的安排。其型態 可分簡單、複雜與重疊三種。完整的情節一般由「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等組成。
- (三)主題：事件所釋出的意義。
- (四)人物：圓形人物、扁形人物---好人壞人
- (五)對白：(對話) 不僅有助於人物的刻劃，同時 也可藉以推動情節。
- (六)觀點：(敘述的角度：全知、第三人稱、第一人稱[我])
- (七)場景：(時間與空間) 即小說的背景，適切的場景是小說成功 不能忽略的存在。

小說場景、人物與對話

□春輝映照舊石階

廚房裡玉貴正忙著炒菜做飯，小女兒在嬰兒車上哭翻了天，大兒子名杰推動著嬰兒車，卻無法止住小妹的毫哭。老二名芬與老三名哲為了爭奪一個牛奶糖的空盒子，在走道與客廳之間來回奔跑、追逐。名芬搶到盒子之後跳上沙發高舉著盒子對弟弟說：「來呀！來呀！拿得到就算你的。」名哲爬上沙發彈跳起來，攀著姊姊高舉的手，眼看就要拿到了，名芬閃開弟弟的糾纏爬上書桌。明哲跟著爬上去，兩人在書桌上進行爭奪戰，推擠中名哲從桌上跌下來。

慘叫聲把玉貴引出廚房，來到客廳。她一面處理名哲的傷口一面對名杰說：「你這哥哥怎麼當的，讓弟弟傷成這樣子，皮給我繃緊一點，看我收拾你。」說完馬上從門後拿出一截對劈的藤條，狠狠抽打名杰從短褲管露出來的雙腿。隨著藤條的起落，名杰的腿上出現一條條紅腫破皮滲出血水的傷口。

玉貴的丈夫是林務局的巡山員，長年駐守高山上，剛結婚時兩人曾在山上度過一段相當甜蜜的日子。屆臨預產期玉貴才下山在小鎮定居下來。兩人相約等孩子長大一點再回山上共度美好時光，可是名杰尚未滿二歲她又生了名芬，名芬一歲半她又有了名哲，接著又有了老四名芳。反正丈夫一年難得下山一次，每次回來就留下一份禮物讓她忙上好幾年。等到老四名芳會走路時，老大又要上學了，何況拖著四個孩子上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玉貴不曾再上山與丈夫團聚。

小說場景、人物與對話 ※場景與人物描寫之 1

- 當我述說這個在族裡傳說數代的故事的時候，腦海中不斷的浮現我的阿僕阿僕那雙布滿怨懟血絲的雙眼——雖然我從未真正看過她的臉龐——許多族人跟我印證過，在我出生的年代，她的肉身早已經在變色的哈里哈利草原消失了，然而她那雙怨懟的眼神從未在我成長過程的記憶中抹滅過……。

小說場景、人物與對話 莊華堂『慾望草原』序章（流動之風）

- 故事的起頭應該從頭擺頭擺之前那日的黃昏，那個沒有風刮過的海灘講起——我的阿僕阿僕——達娃伊就是那天將近日落之際，被人發現昏死於海灘上方高潮線的林投樹下。

- 等到牠的父親，吞霄三社大頭目卓霧卓霧飛奔的趕到海灘，一群人圍著她的屍體——我是說，族人都以為她死了，因為達娃伊剛剛發育而微挺的胸部已經沒有起伏，原來粉紅色的小乳頭也跟她的嘴唇一樣烏紫。卓霧卓霧淚眼凝視他昏厥中的女兒，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的複雜念頭，讓他這個四個孩子的父親百感交集，這一時刻，他不知道應該就此放棄，還是要想盡辦法救活這個獨生女？
- 卓霧卓霧正在天人交戰的時候，遠遠就聽到他熟悉的哭喊聲，那哭聲如同多年來他每隔兩年就會聽到他的牽手在生兒育女時的哀號——果然，他看到沙灘上烏給風裡翻飛的滿頭亂髮，呼天搶地的拚命挪動她的軀體，裸露的兩顆大肉球隨著身體的挪動彼此互撞一路彈跳著，直晃到眼前。
- 當眾人看清楚，達娃伊睜開眼睛叫了一聲『提娜』，然後嘴角流出來跟提娜的唇邊一樣顏色的的汁液時，族裡上了年紀的人都懂了——方才烏給俯身趴在達娃伊身上的時候，就是給她餵食那種混有幾種藥草而嚼爛的汁液。
- 那時候，卓霧卓霧看到我的阿僕阿僕甦醒過來，終於勉強的破涕為笑——他小心翼翼的幫她擦拭嘴唇當兒，似乎良心也正在煎熬著，感受到來自於烏給本家祖靈的詛咒——他實在不應該如此的私心自用，只巴望著大兒子在達娃伊過世之後，可以順理成章的繼承頭目家族的產業。
- 讓族人驚訝的是，達娃伊——我的阿僕阿僕才眨眨開眼珠，也不管幾十個眼睛瞪著她，就冒出來一句話，聲嘶力竭的叫著：風——風——風呀——

小說場景、人物與對話 ※場景與人物描寫之 2

- 玉枕山下，落日殘照，西天似血一般殷紅。
- 是閏九月的季節，沿著八掌溪谷灌進來的季風，颳得將軍山上的芒花翻白紛飛。溪的南岸，一大片枯黃的草原，以及掩蔭於依然濃綠的鹿仔樹、臭樟樹、相思仔樹下的大片旱田，如同闊喇叭一樣伸展開來。
- 台南府城往諸羅山的官道上，隱約可以看到一只覆披著大紅花布的斗笠，誘導著一群綠頭蒼蠅緩緩移動——其實，只要注意的看，那是一個中年婦人，牽著一個七、八歲的稚子，向北蹣跚而行。

小說場景、人物與對話 莊華堂『吳大老和他的三個女人』序章

- 先是七月最後一天，關鬼門的那天黃昏，『金吉昌』帳房從馬稠後庄帶回來的信息，說是將軍山關帝廳一帶飛蝗滿天，連火燒埔的赤日頭都看不

到。民眾正在半信半疑之際，不知從哪兒來了這麼多的長翅飛蟻，黑壓壓一團飛舞於廟埕上空。飛蟻越來越多，整條店子口街有如蓋了一面大黑布，讓人看不到星光與月牙。那一層濃郁的黑幔，從中街、客庄內一路漫舞到西勢尾，然後往關子嶺方向的山區蔓延…。

- 那個頭上舞著一群綠頭蒼蠅的小孩，當然無法體會大人們心裡頭久滯而無法宣洩的惶恐——只見他一路沒頭沒腦的跟在他娘的後頭，不時的揮手趕著惱人的蒼蠅。由於日頭才剛剛落海，東方那一片淺崗的輪廓依然清晰，特別是白芒花漫染著西天的落霞，白裡透紅的一路跟他招手玩耍。
- 婦人家心裡頭焦慮得很——她必須在天色全黑之前，回到魏家祖厝的娘家。
- 這段官道是一段下坡路，四尺寬的路面，鋪著從東方山區裡採集而來的砂岩，自她懂得人事以來，每天有三班從下茄苳鋪來的官差，轉送台南府城到諸羅山城的公文。婦人家知道，當日頭掛在詔安厝的西方時，最後一班的麻達，會呼嘯的穿越這段下坡路向北奔去。
- 現在日頭快要落海了，天色越來越黑，她真擔心，土人頭裡面那批山賊，也許就在這個時候下山來劫掠，那該怎麼辦？
- 前方朦朧中那一高一矮的黑影就讓她這樣擔心。
- 方才從斜波滑下來時，她就看見那兩個黑影漸漸向她們母子移近，那鬼鬼祟祟的模樣難免叫她起了戒心。
- 漸漸的，她發現那兩個黑影每走一段路之後，就佇立原地不動，兩人晃著晃著又跪倒在地，彷彿是在尋找什麼東西，然後又看到他們站起來，當天膜拜一番之後，又繼續向前走。
- 那兩抹黑影行徑雖然如此的詭異，但怎麼看也不像是個山賊，直等到他們再走近些，她總算看清楚了，是一個老婦人牽著一個面黃飢瘦的小女孩。
- 「阿姆，其兜在拜拜呢！」小孩子突然高興的衝口而出。
- 「阿姆，其兜在拜拜呢！」小孩子突然高興的衝口而出。
- 「拜拜？汝有看清楚否？」婦人低聲的問。
- 「無母著，是在拜拜，我沒看錯。」
- 其實她已經看清楚眼前的情景。是一個老婦人，和一個跟她的孩子一樣大小的女孩。老婦人正在雙手合十當天參拜，然後雙手一揚，有兩片東西飄落地上。

- 看到這裡，做媽媽的終於放心了。「阿墻古，我們走罷。」
- 她催促著那個滿頭膿包的小孩，可是那個喚做『阿墻古』的孩子，並沒有移動步子，好像著了魔神一般，直楞楞地垂注著小女孩那一對怯生生的眼神。
- 「有脈介好看？」
- 眼前那個紮著辮子的女孩，紅紅的唇角彎起來，露出象牙色的兩顆大門牙，目不轉睛的盯著他們母子——婦人家注意到，那女孩的眼瞳仁烏索索的，楚楚動人的模樣。在她旁邊那個六十好幾的老婦人，花白的髮上紮一塊大紅布，左開襟的灰布衫沾滿了塵埃，走起路來風一吹就是一陣煙。

小說開頭的場景 1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 下午二點左右，陳有三到達這個小鎮。
- 說來是九月末，卻還非常熱。被製糖會社經營的小火車搖晃了將近兩個小時，一走出小站，赫赫燃燒著的太陽閃晃得眼睛都要痛了。街上闐寂不見人影。
- 僕僕地走在乾透而龜裂的路上，汗珠微溫地爬滿臉上。
- 街上骯髒、發暗、亭子腳的柱子發黑，被白蟻蛀蝕得快要倒了下去。為著要避開強烈的陽光，每家屋簷都張著用粗筆濃墨寫上一—老合成、金泰和——等行號的布蓬。
- 一進小巷櫛比的房屋就更加雜亂骯髒，因風雨剝落的土角牆狹窄地向胸膛壓迫過來，大概是陽光照不到的緣故，小路濕潮潮的；孩子們拉的屎尿等的臭味，宛如蒸騰著的熱氣鬱悶地磅礮著。
- 穿過街道，馬上就看到M製糖會社。一大片高高綠綠的甘蔗田，紋風不動，直挺挺地矗立著煙囪的工廠，巨大身軀閃閃地亮著白光。

小說開頭的場景 2 《台灣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淪》

- 《台灣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淪》，曾經花許多細膩筆墨，在開頭以大遠景俯視一個世紀前當地的風貌：「兩個緩緩起伏的矮山丘，由東而西並排著，中間夾著一塊狹長的窪地。窪地中間貫通著一條相當寬敞的牛車路，路兩邊都是水田……這裡就是安平鎮庄，是附近幾個庄頭裡，開發得最早的產茶地之一……」。
- 接著鏡頭轉進庄頭中心的古廟，以及廟正對面山腳下一所巨形莊宅：「莊宅四週是一排長得密密麻麻的觀音竹，有三四丈高——這也是農村常見的，為了防風禦盜匪，竹叢幾乎是每所農家所不可或缺的……」，再來描

寫那莊外的竹叢的高聳緊密，堅強的防衛功能，最後才點出「不錯，胡老錦住在這莊宅，已經有好幾代人了……」。

小說開頭的場景 2 《台灣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淪》

- 接下來才進入戰場，讓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陸家的仁勇和年輕一代的阿嵩、阿崙，跟真的抗日歷史人物胡老錦、黃娘盛等人產生聯結，共同投入保鄉衛國的戰爭。鍾老寫自己故鄉先賢參加這場戰事，以步步為營的筆法，我們看到龍潭、平鎮、中壢幾個鄉鎮當時的地形地貌、村落分佈，以及客家義勇軍的組成、兵器、游擊戰法，當戰事膠著時筆端一拐，寫九寮庄陸家人的擔心、年輕男女的兩地相思、家庭發生的風風雨雨，緊接著筆端又回到烽火硝煙的戰場——鍾老不疾不徐的掌控兩個場景，不寫其他枝節場景與閒雜人物，在動靜起伏之間牽引著讀者的目光，彷彿我們真的置身於戰場，親炙那場槍聲和戰火，與小說中人物一同悲歡離合……

小說開頭的場景 3 莊華堂『慾望草原』序章（流動之風）

- 阿僕阿僕似乎一點也不吝惜提娜的眼淚，也不在意眾人欣慰還有吃驚的眼神，她突然翻身爬起來，呼叫著風——風——就竄出林頭樹下的沙地，風一樣跑呀跑，跑到老雞油樹下，吃力的撐著瘦弱的身子，然後鼓著眼睛直盯著屋後那緩緩起伏的連綿青山，發呆。
- 霧卓霧咚咚的跨著大步走過來，順著女兒的視線看幾眼後山，那邊除了幾絲從海上蒸發起來的薄霧，層層疊疊的裊繞於山頭之外，哪有什麼風？
- 我的阿僕阿僕依然喊著：風——風——風要來了呀…。
- 卓霧卓霧認為女兒是真瘋了，於是他像拽小雞的把她抱住，挾在腋下回頭就走。我的阿僕阿僕掙扎著，一路哭喊著：風——風——我說那風呀……
- 真正讓我的阿僕阿僕憂慮以致於深夜不寐的原因，那是因為她於昏迷之中來自於老祖嬤一再叮嚀的恐懼，即使她甦醒後迫不及待的洩露出來，卻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吞霄三社的族人遭受風的凌虐。
- 那場阿僕阿僕可以預期的風暴，此時正在墨黑的後山中快速的穿越風之谷，以雷霆萬鈞之勢，撲向海向濱的寧靜得只聽見潮汐聲的斗葛人家園。
- 那是由一百八十個精悍壯丁組成的快速打擊部隊，在我的阿僕阿僕終生都矢志要撲殺的仇家——流動之風社大頭目阿穆.馬六下親自統帥之下，利用夜黑風高之際，穿越數十里的達達黑山的黑森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吞霄三社發動伏曉襲擊——這場對親人對族人致命的打擊，在達娃伊流

離失所七年之後所積累的忿恨，終於在那個年輕的客家人阿達牯盡情在她的下體宣洩之後得到了疏解——因為那一刻間，她已經為親人孕育了復仇的種籽。

- 當那支黑鴉鴉的魔鬼兵團如狂風落葉一般掃進部落之後，在嚇人的火光與黑影幢幢之際，我的阿僕阿僕並沒有恐慌，也沒有像許多族裡的婦孺一樣哀聲震天，她只是躲在屋後林投樹下冷眼觀察，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好像那些死於刀下與熊熊大火中的人，跟她一點關係也沒有——包括她的他瑪、提娜，還有三個稚齡的弟弟。

小說中段的場景 莊華堂『慾望草原』

- 太陽開始偏西的時候，對岸客莊那邊起了一陣騷動，人聲嘈雜，村莊外圍起了幾縷灰沙，遠望過去一隊人馬往山的方面奔竄，另一隊人馬則困集於哨防旁的沙灘上，靠近河岸那邊煙塵滾滾，人聲、馬嘶聲此起彼落。
- 王郡千總大人下令阿打歪率領他的番兵，趕緊渡河追擊。達娃伊看到阿藍抓了番刀，帶著幾個麻達往河的方向跑去，達娃伊叫住他：「拉藍——你衝得那麼快做什麼？」
- 「達娃伊，妳等我回來——」拉藍喊著，頭也不回，只顧拚命的跑。
- 達娃伊跟著跑出去，望著他們跑到河邊，拉藍弓著身體撐起竹筏，還有上百個番兵也往河邊跑，一時港邊及河面上佈滿了竹筏與蓬仔船，吆喝的聲音隨著河面上拂過的海風，纏結在一起，聽起來像是某種哺乳動物的哀鳴，那聲音讓達娃伊有不好的預感——那聲音喚起她許許多年以前的童年記憶——從山谷裡吹來淒厲的風聲，黑暗裡撼動山林的腳步聲，以及部落裡她的族人宛如喪家之犬的哀鳴。
- 達娃伊的腳踩進軟泥灘裡，喘著氣，向著第一艘竹筏上的拉藍，大聲的叫：「你要給我回來呀——給我好好的活著回來！」
-
- 直到夜幕低垂，河灘那邊傳來水蛙互相求愛的鳴聲，在馬眉的耳朵裡成了妻離子散的哀鳴，因為她忐忑不安的心還是放不下來。從第二天的午後開始，她就坐在家門口朝著馬路的方向看，陸陸續續的有幾小隊人馬，由麻達駕著雙輪牛車緩緩的滑過路面，上面半臥半躺幾個傷兵，兩眼無神的在馬眉眼前晃過去——可就是沒有看到自己的族人回來。
- 那天入夜之後，這個閏九月看不到月娘的晚上，三個受傷麻達渡河回來了，他們的沉重的腳步聲讓原本冷清的街道呻吟起來。馬眉撐著疲憊不堪

的身體，走上前，看著他們身上的窟窿與血跡，抿著嘴唇，還是忍不住開口問。

- 「……阿打歪呢？他怎麼沒回來？」

敘述與對話交雜呈現之 1 莊華堂『慾望草原』

- 「達娃伊，妳等我回來——」拉藍喊著，頭也不回，只顧拚命的跑。
- 達娃伊跟著跑出去，望著他們跑到河邊，拉藍弓著身體撐起竹筏，還有上百個番兵也往河邊跑，一時港邊及河面上佈滿了竹筏與蓬仔船，吆喝的聲音隨著河面上拂過的海風，纏結在一起，聽起來像是某種哺乳動物的哀鳴，那聲音讓達娃伊有不好的預感——那聲音喚起她許多許多年以前的童年記憶——從山谷裡吹來淒厲的風聲，黑暗裡撼動山林的腳步聲，以及部落裡她的族人宛如喪家之犬的哀鳴。
- 達娃伊的腳踩進軟泥灘裡，喘著氣，向著第一艘竹筏上的拉藍，大聲的叫：「你要給我回來呀——給我好好的活著回來！」
- 拉藍豎起長竹篙，遠遠的望過去像個木頭人。「妳說什麼——？」
- 「你要給我好好的活著回來，你是孩子的阿爸呀！」
- 「哦，我知道了——」
- 拉藍喊得很大聲，達娃伊聽到了，可是那與生俱來的預知未來的超能力，她知道從此之後，再也沒有機會看到他的身影。

敘述與對話交雜呈現之 2 莊華堂『土地公廟』

- 八月赤日頭，還隱在地平線那端，東邊混沌的天空，才初現一抹魚肚白，幾絲微弱的曦光，從濃厚的雲層中竄出，把遠方起伏有致的山巒，勾勒出幾筆滑順的輪廓，一直迤邐到西南方的木麻黃林。日據時代栽植的木麻黃林，是海岸線幾百戶莊稼人家的屏障，蒼蒼鬱鬱的頂著深濃的暮色，沿著大海灣半圈弧形，遠看似一座海岸山脈，把牛角彎幾十個莊頭，盆地似的圍裹起來。
- 昏黯中阿坤伯踱進客廳，瞥見阿坤姆臃腫的身軀，晃過廳堂通往後院的窄門。他叫了一聲「勤妹」，阿坤姆似乎沒有聽到，頭也不回的消失在陰黯裡。做了幾十年的公婆，彼此的習性和脾氣，早已經在漫長的生活裡慣習了。雖然人前人後，她總是板著一張臉，嘮嘮叨叨的沒半句貼心話，阿坤伯心理可清楚，身為客家婦的勤妹，無疑是一位好牽手。
- 阿坤伯摸著門栓，左手按著鐵箍，右手用力的抽出木栓子，再把木們咿呀推開，天光如飛瀑般湧進來，映在朝著正門擺設的祖宗牌位上。塗著金光

漆的桌面，積了層灰砂，正中央的小香爐，幾十根香梗子，歪歪斜斜的插著，撒了一周緣的香灰。

敘述與對話交雜呈現之 1 莊華堂『土地公廟』

- 阿坤伯摸著門栓，左手按著鐵箍，右手用力的抽出木栓子，再把木們啣呀推開，天光如飛瀑般湧進來，映在朝著正門擺設的祖宗牌位上。塗著金光漆的桌面，積了層灰砂，正中央的小香爐，幾十根香梗子，歪歪斜斜的插著，撒了一周緣的香灰。
- 他叫：「阿忠啊——」沒有人應他，隔了半晌，阿坤姆從載窄門探出癡肥的臉龐：「七早八早，喊到大小聲？」
- 「阿忠咧？」
- 「出門去啦。」
- 「去哪裡？」
- 「總是去田頭田尾巡巡咧。」
- 「喔，」應了一聲，阿坤伯臉色緩下來，顧自拿起雞毛撢子，小心翼翼拂去桌上的灰塵。阿坤姆搖搖頭，不再搭理他，轉身進廚房，忙著她輔娘人的家務事。

- 阿坤伯邊做邊想，其實像阿忠這款後生還是不錯。過去那種家徒四壁的日子裡，夫妻倆含辛茹苦的把一群子女撫養成人，到頭來，只有阿忠肯留在家裡，守著一甲多的水旱田。眼看著頭髮逐漸斑白，自己確實是老了——如果不是阿忠，田裡的農事該怎麼辦？幾年前，穀包仔他就扛不起來了，如果不是阿忠…….可是煞猛打拼是一回事，祖宗也不能丟掉不顧，佬你講過幾擺了，咱人生在世，祖先是不能丟捨的，這是做人的根本呀……。
- 阿坤伯嘀咕良久，心裡覺得舒服了一些，才慢吞吞的跨出門坎，走到曬穀場上。昨夜似乎下了一場雨毛仔，除了穀堆凸圓的部份略呈乾爽之外，其他的紅毛泥場上，還溼漉漉的淌著水，汨汨的從凹緣匯流到屋簷下的小陰溝，吃屋簷水那區水田，從來都不用施加化學肥料，稻仔一樣青得水咚咚。只要南風一吹，整片綠油油的擺盪著，看了心裡就鬆爽。

小說場景與情節轉折 1 東方白的『浪淘沙』

- 浪淘沙』第一章〈清國奴〉，寫澳底日軍與清兵的第一次接觸戰：
- 下午村裡的人便看見一隊從頂雙溪開來的兵勇，穿著顏色鮮明的大袖褂，胸前與背後多貼著大紅心，揹著槍、扛著刀，浩浩盪盪從村前走過，

說是要去把海灘上的日本人掃到海裡去。可是才過不了多久，也沒聽見幾聲槍聲，那原班人馬從海灘上潰敗下來，又從小村走過去，對著頂雙溪落荒退去……

- 1895 年奉命征服台灣的近衛師團，於大連和旅順港分別搭乘 16 艘運輸船，於 5 月 29 日中午左右抵達三貂角附近海面，師團長能久親王於下午兩點左右下達登陸鹽寮海灘的命令。
- 這場日軍與清兵的第一次接觸戰，其實雙方交火沒有多久，可能槍聲都沒有幾聲，清兵就潰不成軍。「敵軍留下四具屍體敗走，我軍佔領高地……另一步兵小隊約四十餘人，佔領了登陸地點西北的沙丘」。在東方白筆下，這場戰事著墨不多，大致符合史實，還帶著幽默嘲諷的筆調來寫。至於那四具清兵屍體，也在小說中出現：
- 獵狗應了一聲，也就隨在那五兄弟的後面走到澳底南面的沙灘來。在半路上的一塊老古石旁，他發現了四具清國官兵的死屍，一個頭炸開了，兩個胸中了槍，另一個看不出傷在哪裡，都躺在血泊中……
- 小說寫到這裡，東方白運用歷史素材所創造出來的情節，出現極具戲劇性的意外發展，先是空景畫面的預警：「海風吹向岸上，夾著一聲聲劃破天際的馬嘯……。」接著下一段是這部書很經典的畫面：
- 突然聽見幾聲日本兵的狂叫聲，有十來個日本兵，戴著圓筒舌帽，黑制服。白綁腿，提著上了刺刀的來福槍，由一位手舉長彎刀的軍官指揮著，慢慢把吳家五個兄弟包圍起來，才見到那五個兄弟把筆、墨、硯、紙和水罐舉到頭上，想向日本兵走近一步，便聽見劈劈拍拍的一連槍聲，那五個兄弟便一個個無力地垂頭彎腰，橫七豎八地倒在沙灘上……

小說場景與情節轉折 2 莊華堂的『犬之瘋狂狀態』

- 接下來的日子，我開始埋首伏案，撰寫我的採訪稿。工作進行還算順利，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那羣瘋狂咬人的狗一直沒有出現，牠們似乎從這個世界突然消失了。
- 七月的最後一個黃昏，我把的採訪稿巧妙的做個開放性的結尾，準備傳真到總社，並向採訪組長證明我的判斷正確無誤時，一個全身穿著邋邋，瘦削的臉龐只是兩扇突出的招風耳的人，適時的出現在我眼前。見面的第一句話，是我久盼不得的佳音：「我知到那羣瘋狗的下落！」
- 這真是喜出望外，我迫不及待同他驅車抵達所謂的第一現場——塚仔埔。

- 那是一大片千墳萬塚如矮丘起伏的亂葬崗，在夏日的暮色中有一股懾人的陰森。面對佈滿眼前的荒煙蔓草，臭耳郎兩扇大耳豎立起來，似乎企圖把所有襲過來的陰風全數招攬。他幽幽的說：「你聽聽，那些瘋狗的吹管聲。」

情節轉折與結尾 莊華堂的『犬之瘋狂狀態』

- 我傾著耳朵，果然黯黯的塚仔埔深處，傳來一陣陣瘋狗們長長的淒厲的吹管聲。在這樣沉寂的荒郊裏，那嚎聲顯得格外慘厲，令人悸怖得毛骨悚然。
- 我緊挨著他，踩過陰濕的草地向前邁進，在一處齊人高的草叢前方，我們停下腳步。我極目順著臭耳郎的手勢，向那方紫灰色的墳丘逐一掃視，登時張大了嘴巴。
- 當時我看到的景象是——為數不清多少，估計至少有一百頭（如果可能，我認為應把前文所述的「條」字全改為「頭」字更為傳神）以上的瘋狗，每五七八至十幾頭不等聚成一堆，牠們各據一處墓龜前方，像國慶日接受校閱的勇士們一樣，排成整齊的一列縱隊，按照大小高矮次序，一頭一頭的狂嚎幾聲之後，直著頸垂著頭像坦克車一般衝向墓龜，完成任務的狗頂著斗大而血跡斑斑的頭顱，又汪汪汪汪的自動排隊到隊伍的後方，等待下一波循環不絕的再次衝撞……

小說結尾的場景 1 莊華堂（多桑的祈禱）

- 蔡桑繼續說：「當時這裡是廟的後埕，卡娃摩多桑就跪在這裡，在這裡以日語跟台語祈禱，講啥麼上帝沒目珠，怎麼不救一個無辜的基督徒。」蔡桑引著我們走到中殿，我看到煙霧裊裊的壇上有許多神佛，中間那尊最大尊的就是聖王公——開漳聖王。
- 「那個軍官還是不放過，一定要把阿凸仔銃殺，汝桑急得跟聖王公求，可是中尉還是不肯，伊又翻身而起，跟媽祖求，跟觀音嬭求，還跟天公求…」
- 卡娃摩多急著打斷他的話。「你講，阮多桑是跟誰祈禱？」
- 「跟上帝，也向天公…還有一些大大小小咱的神。」停頓一下之後，蔡桑說：「彼當陣，管伊啥麼神，救人上要緊…。」

小說結尾的場景 2 莊華堂（土地公廟）

- 阿坤伯火急下廟，才嚷著要大家快點躲雨，話聲才了，豆大的雨點，萬千斜箭漫天而來，敲在身，敲在供桌，敲在水泥地上，咚咚的響起大自然的

樂章，婦女們手忙腳亂，把三牲青果糕餅拚命往籃簍塞，也來不及燒金紙了，淋了一身雨水，急速的各自奔回。

- 阿坤伯看著阿忠，把三個孩子喚進廟簷下，自己卻立在廣場中央，享受伯公爺的賜福。只見他全身淋得溼透了。水褲頭下的大卵葩，半透明的浮現出來，傾注於身上的雨水，順流而下，在卵葩下方的三角褲襠，如注般的傾瀉到地面。
- 「阿坤哪——」阿坤姆在田野一端，頂著一隻大黑傘，揮手大叫：「你發顛哦——」，然後，高聲的喚阿忠牯：「阿忠啊——去看你爸啦！」
- 阿忠急了，上前幾步，阿坤伯揮手止住他。阿坤姆覺得情況不對，趕忙舞著大黑傘，挪動水缸似的身體壓過來。

小說結尾的場景 2 莊華堂（土地公廟）

- 大雨勢如萬馬奔騰，掩去了天日，雨點落在他的髮梢，落在他鼻頭，落在他的腿，落在他朝勤妹揮動的手臂，落在眼前那片廣翰的、混沌的、生機盎然的禾苗上。阿坤賣力的挪動身體，一陣驟風掃過，人沒怎樣，卻刮起她的大黑傘，她轉身望著大黑傘飄去的方向，一腳滑溜，百來斤重的身體，砰然一聲栽進水田裡。阿忠阿興曉良曉晴，一個接著一個，冒著大雨衝向阿坤姆。阿坤伯先是一驚，卻站著沒動，朦朧中，似乎看見一尊土地婆，坐在他的水田裡，像那年——阿忠放火燒掉長腳林的大草堆之前，勤妹也是坐在水田中，不准長腳林的秧苗插上去……他放眼望去，面前昏黯的田裡，勤妹的寬裙擺盤成圓狀端坐水田中央，雨水溼透她的碎花布衫，依稀可見碩肥的大奶姑，緊貼著衣服鬆垮垮的垂下來。他跟老伴揮揮手，勤妹也雙手如波的回應他。
- 於是，阿坤伯看見，在急風驟雨之中，那片墨綠色的一望無際的禾苗，也像他們一樣伸出千萬隻手，以同樣的姿勢揮舞著……。

連綴性的對話 1 莊華堂（五城堡滿叔公太的喪禮）

- 「汝講，汝是誰的子？」
- 已屆花甲之年的潘阿明，弄懂我的來意之後，一定要問明我的身份。我告訴他：「阮老父叫巫成城啦。」
- 「嗯——這個人我都不搨咧．．？」他搖搖頭，又問：「汝講恁老母是阮遮的人？」
- 「是呀，伊叫潘市子，市是市場的市…」
- 「罔市…汝是罔市的子？」潘阿明臉上終於佈滿了笑容。「按呢，汝

要叫我阿伯，毋是喔，要叫阿舅，我大恁老母一歲。」

- 我猶豫不安的心定了下來。「阿舅，我有問題想要請教汝。」
- 「自己人別說請教啦…」他遞給我一根煙。「有話做汝講。」
- 「我常常聽人講嘎哈布嘎哈布，是什麼意思？」
- 「嘎哈布著是四庄番啦。」他毫不思索的說：「所謂四庄番，著是指咱守城仔、牛脰山、大湍這帶的平埔仔，像我啦，汝老母啦，連汝攏嘛是。」
- 「我嘛是卡哈布？」我有些困惑起來。「阮阿公卡早跟我講，阮是正港的河洛人。」

連綴性的對話 2 莊華堂（吳大老和他的三個女人）

- 等到他再度抬起頭的時候，看到那個婦人，先是一臉狐疑，揉揉眼皮，手還停在那兒，卻整個人愣住——那個婦人，居然是秋蓮！
- 秋蓮一身素服，身體雖然發福一些，但那對楚楚動人的眼波，還是一如當年。兩人都僵在那兒，時間似乎是停頓下來。半晌之後，還是秋蓮先開口。
- 「前些日子，我就知道你回來了。」
- 她頭垂得低低的，不敢正視眼前這個曾經喜歡的男人。志高呆立著，嘴唇蠕動卻沒有發出聲音——這一瞬間往事如萬馬奔騰而來，在腦海中胡亂翻轉。
- 「我……我知道，我是……我是沒面來見你，只是……」
- 秋蓮的嗓音很小很低，彷彿很困難的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她背上的小孩熟睡著，小小的頭壓在揹帶上。秋蓮聳聳肩，把嬰兒的頭擺正。
- 他上前幾步。「妳的孩子？」
- 「嗯。」她幽幽的說：「伊是尚細漢的，六個多月，頂頭還有兩個姊姊。」
- 他以僵直的手輕輕捏弄嬰孩的臉頰。「真古錐…那對小眼睛，像妳。」這時，他的臂膀緊挨著她的身體，凝視她——他曾經念念不忘的一對怯生生的眼神。
- 秋蓮緊抿著唇，沒有回應，志高看到她依然美麗的臉上，一股無法掩飾的哀愁，心裡有不捨，還有一股說不出複雜的感情。
- 「你和他……生了三個？」
- 「……」
- 「他一定對妳不錯？」
- 「……」
- 志高的話裡有些酸酸的，可是秋蓮只是緊抿著唇。半晌之後，她終於開口。

- 「我……我來的目的是……是，墻仔……」，秋蓮瞪大眼睛，他看到豆大的淚珠滾著滾著，沿著蒼白的頰子滾落下來。
 - 「你放過伊，我求你……」
 - 墻仔楞楞地的望著她。「妳講啥麼？」
 - 秋蓮的聲音有些顫抖。「伊跟汝，攏是我……我不希望，你們兩個……」
 - 他再度看到，晶瑩的淚珠從她眼眶裡溢出來。
 - 「為啥麼？」
 - 「伊是阮尪婿呀！」
 - 「哦……我咧？」
 - 「……」
 - 「講呀，那我咧？」
 - 「……」
 - 「你講呀！」
 - 「墻仔——我知影，伊有勇無謀，毋是汝的對手。」
 - 志高全身微微慄動——他沒料到，他們會在這種情況下重逢，更沒想到，她居然要求他，饒恕他的仇家——一個有奪妻之恨的仇家！
 - 他的拳頭捏得緊緊的，狂叫：「不——我做不到！！」
-
- 昨夜夢中我見到妳，妳的長髮如雨絲如輕霧，不斷地飄呀飄。飄落成驟雨中的落葉，飄落成狂風中黑色的血。
 - 昨夜夢中妳遷居毫（豪）宅，宴請賓客，慶祝國外新公司成立，親友們的祝賀聲不絕於耳。新公司尚未滿月，妳卻急速飛回桃園，轉往林口長庚醫院。
 - 妳住進長庚急診處，現出國外的診斷書——卵巢癌第三期。妳不想死，妳期望國內的醫生能夠反駁那張證明。可是妳一天等過一天，不見任何醫療人員來詢問妳的病情。妳問及護士，她說：「等進了病房再安排檢查。」如此又過了兩天依然等不到病房。得知這個情況，虔信宗教的母親親自到醫院接妳回家。

春輝映照舊石階

- 廚房裡玉貴正忙著炒菜做飯，小女兒在嬰兒車上哭翻了天，大兒子名杰推動著嬰兒車，卻無法止住小妹的毫哭。老二名芬與老三名哲為了爭奪一個牛奶糖的空盒子，在走道與客廳之間來回奔跑、追逐。名芬搶到盒子之後跳上沙發高舉著盒子對弟弟說：「來呀！來呀！拿得到就算你的。」名哲

爬上沙發彈跳起來，攀著姊姊高舉的手，眼看就要拿到了，名芬閃開弟弟的糾纏爬上書桌。明哲跟著爬上去，兩人在書桌上進行爭奪戰，推擠中名哲從桌上跌下來。

- 慘叫聲把玉貴引出廚房，來到客廳。她一面處理名哲的傷口一面對名杰說：「你這哥哥怎麼當的，讓弟弟傷成這樣子，皮給我繃緊一點，看我收拾你。」說完馬上從門後拿出一截對劈的藤條，狠狠抽打名杰從短褲管露出來的雙腿。隨著藤條的起落，名杰的腿上出現一條條紅腫破皮滲出血水的傷口。
- 玉貴的丈夫是林務局的巡山員，長年駐守高山上，剛結婚時兩人曾在山上度過一段相當甜蜜的日子。屆臨預產期玉貴才下山在小鎮定居下來。兩人相約等孩子長大一點再回山上共度美好時光，可是名杰尚未滿二歲她又生了名芬，名芬一歲半她又有了名哲，接著又有了老四名芳。反正丈夫一年難得下山一次，每次回來就留下一份禮物讓她忙上好幾年。等到老四名芳會走路時，老大又要上學了，何況拖著四個孩子上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玉貴不曾再上山與丈夫團聚。
- 天色將晚，屋裡冷颼颼靜悄悄，名杰正埋頭趕作業，妹妹那裡去了他不知道，母親幾時站在背後他也不知道。直到母親用變調的聲音問他：「你把妹妹背到那裡去？」他震驚地回頭，望見母親一手抱著全身溼透的小妹，一手執藤條，眼睛射出某種熟悉的訊息，名杰全身戰慄。他想起老師的話，迅速走向大門往學校的方向奔跑。玉貴滿腔怒氣無處發洩拿著藤條追出家門。母子倆人隔著一段距離跑著追著。眼看一時間無法追上，玉貴開始發狠，對著兒子喊話：「名杰！你給我回來，再不回來看我打死你。」名杰聽了更加賣力往前跑（回去才危險呢）。
- 玉貴有點上氣不接下氣，又想起小女兒一身溼透，她放慢腳步想要往回走。發現母親嚴重落後，名杰乾脆停下來休息。玉貴看了非常生氣（你以為我追不上你嗎），她卯足勁直往前衝，要不把他抓來痛打一頓，難消心頭怨氣。眼看母親就要趕上了，名杰撒開飛毛腿迅速往前跑。噹！噹！噹！平交道警鈴響起，柵欄穩穩放下，名杰低頭彎腰穿過柵欄正要跨越鐵軌，玉貴望見火車遠遠駛過來，她慌忙大叫：「名杰！趕快回來，媽不打你。」名杰回頭說：「您騙人！」霎那間火車已到達身旁。差幾步路，玉貴眼睜睜看著火車轟隆！轟隆從兒子身上開過去。
- 玉貴哀痛欲絕的準備為兒子收屍。火車過去了，平交道上卻僅有一點鮮血，兒子逃過這一劫了嗎？不！兩邊等候通行的人都親眼看到孩子倒下去。鐵路人員盡了最大的努力仍然沒找到名杰的屍體。

作品門診

王榆隸小說〈海風情〉

- 有水有土地就有希望。
- 毋過，滄海桑田，就同人个生命共樣，無細義分無情个破壞，鄉情乜著著癌症；故所，鄉土分人類漸漸吞蝕……吞蝕。
- 這時節，en´ 俚清醒了！地泥續等啟氣，囿在泥肉裡肚个一息仔希望，就會同花仁共樣，飄芽、飄芽……成長！
- 廖蓮妹，佢係 ngai\ 當合意个客家細妹仔。因爭，蓮妹雖然係漁港邊大戶人家个妹仔，佢个生活當鬆容，麼个事情都毋使愁慮，無一息仔嬌尸泼辣个性體；佢乜輒常摻叔婆伯姆在海脣敲敲打打蚵仔，不過較肥个野蚵生長較深个海裡肚，愛交分較砸增个採蚵人，落海採挖，寒天愛忍受海底个低溫，異辛苦，毋過盡生趣哦！
- 逐日，ngai\ 去廖蓮妹屋下个蚵仔田 ten 手，因爭 ngai\ 當好看大海；故所，ngai\ 在廖家食頭路；吾頭家廖慶發，佢係蓮妹个阿爸，識 tne 手吾爺哀買地坪，種菜、起花園。故所，放寮日，ngai\ 就摻蓮妹輒常支理花草草，食盡萋个蚵仔摻鵝肉。
- 這日，日頭當烈，蓮妹無閒到海脣，慶發伯嘎來到蚵仔田。
- 「海風牯……海風牯，你來一下！」慶發伯喊 ngai\ 上岸。
- 「頭家來吔！」，「海風牯敢係闖禍？」，「今晡日蓮妹仰般無來？」大家七鼓八笛胚想等。
- 「好！ngai\ 來吔！」ngai\ 心焦焦仔問頭家：「慶發伯，蓮妹發生麼个事情啊？」
- 「毋係啦，海風牯，你毋使愁慮，係 ngai\ 想愛同你爺哀打嘴鼓啦，佢兜麼个時間有閒？」
- 「慶發伯愛來吾屋下，ngai\ 屋下人隨時有閒，隨時有閒！歡迎慶發伯。」
- 暗晡頭，慶發伯來吾屋下食茶。
- 吾爺哀企坐毋核，佢兜問慶發頭家：「係毋係海風牯行踏有增差？係毋係海風牯欺負蓮妹？係毋係……」
- 慶發伯攞等路送分吾爺哀，佢黏時又講：「哈哈……哈哈……毋係，毋係啦，海風牯當煞猛！」佢快人快語續講：「海風牯愛討舖娘旨？吾蓮妹嫁分佢，好無？」

- 這日下晝頭，日頭當烈，蓮妹無閒到海脣，我……一仰頭就看到……慶發伯嘎來到蚵仔田。

「海風牯……海風牯，你來一下！」慶發伯喊 ngai 上岸。

- 「頭家來吔！」
- 「海風牯敢係闖禍？」
- 「今晡日蓮妹仰般無來？」
- 大家七鼓八笛胚想等。
- 這時節，吾阿爸著驚一下，黏時笑弛弛講：「當然好！當然好！毋過，驚怕委屈蓮妹了。」
- 「吾妹仔摻海風牯，兩儕人揀泥毋洗手感情當好；故所，ngai 就做主蓮妹嫁分海風牯。」慶發伯又講：「雖然 ngai 單淨有一個妹仔，毋過，蚵仔田正需要同海風牯這種篤實又煞猛个男仔人，佢愛 ten 手傳承下去，故所，海風牯毋使分人招。」
- 吾屋下較窮，毋過吾爺哀當惜蓮妹，吾阿爸驚見笑毋敢去講親。慶發伯嘎毋顧傳統，佢先提出來，阿爸阿姆當然黏時應承；吾阿姆講：「蓮妹合意花園、海風牯合意大海，佢兜正經係天生一對哦！」
- 一隻月以後，歸村民 ten 手 ngai 兩屋下人辦喜事。
- ngai 歡頭笑面認定愛做蓮妹一生人个「長年仔」。再過講著吾舖娘蓮妹當省儉，佢無愛聘金，單淨愛一坵掩籬笆个細花園；還有，佢逐日當合意聽著隔壁鄰舍喊佢「海風嫂」。
- en 俚歇漁村个人，單淨知享受莊頭肚个歡樂，無想著平洋洋仔个大海有一日乜會孤栖。
- 恁久，輒常有幾多個官員來蚵仔田巡視，佢兜掬屎掬屎吔。
- 「海風牯，你摻大家講，今晡日不愛做事，大家歇暍三日。」丈人老恬恬仔行到廳下，看等大海，聽等海浪个聲音，佢頭磬磬仔還不時敌大氣，毋知有麼个心事打結。
- 放棄日，蓮妹摻 ngai 講：「ngai 想愛去台北个花市邊邊仔好無？ngai

- 愛看啊哩有麼个國外品種个花。」ngai\ 笑哋哋應講：「做得！做得！」
- ngai\ 兜著水靴筒在花市肚邊邊仔，水靴筒緊行路緊發出嘍嘍啾啾个聲音，有當多賣花頭家，喊 ngai\ 兜兩公婆買花。
 - 「海風哥，你看，那種細細个白花當靚哋，毋知安到麼个名？」蓮妹个大目珠眼晶晶仔，黏時看著當多束个細白花，蓮妹問頭家：「係麼个花？」
 - 頭家講：「這種花安到『瑪格麗特』啦，佢對米國坐飛行機來台灣，當靚哦！」賣花頭家看等蓮妹當靚，黏時，佢个目珠毛起起，緊看等蓮妹个身材。
 - ngai\ 胚想等蓮妹心肝肚想麼个？故所，ngai\ 買一束瑪格莉特細花送分蓮妹。
 - 「恁仔細！海風哥！」蓮妹笑微微仔面相紅羅花色，當靚！
 - 蓮妹盡會使妮，佢問 ngai\：「海風哥！en' 兜个花園肚種這種花做得無？還有黃色个葵花、還有紅色个紅唇花，定著當靚。」
 - 「做得！ngai\ 買兜花仁，轉屋先試試哋種花。」ngai\ 問清楚種花个方法，轉屋研究。
 - ngai\ 記得，吾丈人老識講：「愛做一儕篤實膠煞猛打拚，還有研究心个男仔人。」還有吾舖娘乜講：「體認真做事，有夢想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會美夢成真。」
 - 蓮妹坐在花園脣，食等蚵嗲膠 ngai\ 做伴；ngai\ 做田事汗流脈落；歇睏个時節，ngai\ 摀等蓮妹个肩頭，兩公婆看等瑪格莉特細白花暴芽了，同單純个「希望」共樣；ngai\ 哺个「新樂園」煙，乜對嘴肚自在个歎出當多煙圈。ngai\ 係以「長年仔」个身分，討蓮妹做姐仔，就試著當慶矣；毋過，看等細白花暴芽，做得分蓮妹歡頭喜面定著還較慶。
 - 細白花瑪格莉特係外國品種，正經毋好種植在這個村莊，生存个時節無幾多日仔矣，細白花當遽就死忒了。
 - 看等細白花个暴芽、開花膠死忒，蓮妹嘎漸漸身體當弱。
 - 「無成係蓮妹有身項？」ngai\ 當心焦，心肝肚惱：「蓮妹心肝撈撈，看起來同有身項个症頭無共樣；天光日，ngai\ 定著愛帶蓮妹去診所分先生看看啊！」
 - 大早，ngai\ 騎等自行車載等蓮妹，蓮妹摀等 ngai\ 个腰骨，面頰卵餃餒仔佷靠 ngai\ 个背囊。ngai\ 兜緊打嘴鼓緊看等海景，來到診所。
 - 診所裡肚个護士當親切，先 ten 手蓮妹驗血。

- 「請問……ngai 要驗孕，做得無？」蓮妹驚見笑。
- 護士講：「做得！乜要驗尿，真遽就知妳有身項無。恭喜妳！」護士祝福 ngai 膠膠蓮妹。
- 護士交分蓮妹一隻驗孕棒，蓮妹照護士个叮嚀去驗尿。
- 一分鐘過忒了。
- 護士講：「汝兜過等一下，可能係身妊初期，故所較慢一兜仔。」護士安慰等心肝撈撈个蓮妹膠 ngai，佢講：「ngai 先拿血去檢驗，正毋會宕時間。」
- ngai 看等護士行出門以後，過看等驗孕棒，ngai 嘍嘍嘍嘍：「麼个有線就係有身項啊？ ngai 在吾姆肚臍肚个時節，正有兩條線哦？」
- 蓮妹黏時笑出來，這係幾多日來，佢盡靚个笑容。
- 護士過行人來了。「這下 en 來共下看看啊，這隻驗孕棒……」護士拿起驗孕棒，體認真看等：「無！膠蓮妹妳無身項；係毋係妳做事忒 kioi 了，抑係……」
- 蓮妹好恬恬恹起阿公，佢頭一擺著病乜係這種症頭；這下，厥爸也有這種症頭。蓮妹心肝肚當驚怕，手項个水杯毋堵好跌在地泥項。
- 「蓮妹！毋使驚、毋使傷心，en 兜當後生，以後還有機會降細人仔，蓮妹毋使傷心哦！」ngai 續等安慰蓮妹：「定著係妳打早種花，過跣 ngai 到漁港，吹到海風寒著，係 ngai 無照顧妳，敗勢！敗勢！」ngai 緊心焦焦緊會失禮，ngai 搨等蓮妹，在蓮妹个後背柔柔仔用手巴掌畫等大圓圈安撫佢，蓮妹嗽到目汁濼汨，ngai 無結無煞，看著盡衰過。
-
- 半隻月過忒，醫院通知 ngai 膠蓮妹到醫院看報告。
- ngai 兜共下騎自行車，路項看等共樣个海景，共樣打嘴鼓，毋過兩儕人个心肝肚，嘎有無共樣个心事打結。
- 先生宣布診斷報告，講分蓮妹膠 ngai 聽；蓮妹怕係著著鼻咽癌。黏時，ngai 兜晴天霹靂共樣，受著打擊。
- ngai 問先生：「吾舖娘仰般會著著這種病？」
- 先生講：「怕係還細時節，食盡多个滷鹽食物膠鹹魚、工作環境个空氣污染，正會著著這種症頭。」先生體認真思考過講：「ngai 發現有當多老人家著著這種病，怕係頭擺生活當窮苦，食滷鹽膠鹹魚就有，這下後生人注意飲食，較無這種症頭，毋過乜有遺傳个機會。」
- 先生又講：「莊下个醫療設備毋完善，建議你兜愛去台北治療。」

- 轉屋以後，ngai\ 毋管所有个頭路，乜毋理會官員輒常到蚵仔田，想愛做麼个？ngai\ 愛全心照顧吾舖娘；ngai\ 定著愛安排時間，摻蓮妹去台北个醫院分先生治療。
- 這日，ngai\ 摻蓮坐火車去台北看病。天時烏陰烏陰，又落兩毛屑仔，ngai\ 个心肝肚同天時共樣乜落水矣，ngai\ 盡衰過。
- 到了醫院。「台北个醫院同迷宮共樣，仰般有恁多人著病啊？」ngai\ 緊尋診間緊嘍嘍嘍嘍。
- 蓮妹軟怠怠仔，故所，佢坐在輪椅項。ngai\ 尋著診間，敲門摻先生相借問。
- 「恁早！」先生當親切，佢摻 ngai\ 還有蓮妹相借問。「先生好，吾蓮妹毋好！請先生多照顧，承蒙您，恁仔細。」ngai\ 恭恭敬敬个先三擺九十度鞠躬禮，請佢治療吾舖娘。
- 先生心肝肚恸，佢講：「廖蓮妹，蓮妹，當好聽个名。」
- 「承蒙，恁仔細！」蓮妹軟怠怠仔應聲。
- 「妳个屋下人識有著著高血壓、糖尿病無？」先生試探問蓮妹。
- 「無！」蓮妹个心肝哼哼飆，佢問 ngai\ ：「ngai\ 講出來做得無？」
- 「當然愛講啦，講出來，先生正做得檢查摻治療。」ngai\ 安慰蓮妹：「毋使驚！」
- 「無愛，海風哥，你講。」
- 「好啦，ngai\ 講。」ngai\ 摻先生講話：「吾舖娘个阿公、阿爸都著著癌症。」
- 「哦？ngai\ 知了！en´ 俚過做一擺抹片，係鼻公肚个抹片。」先生寫忒診單，喊 ngai\ 陪等蓮妹去做檢查。
- 「愛做手術哦？ngai\ 摻吾舖娘，今晡日旨準備矣。」ngai\ 臨時極急講：「做麼个愛做手術哦？」
- 「毋係，係做鼻咽部分个切片；愛耳鼻喉科个先生做鼻咽纖維肚視鏡切片檢查。就係在鼻公肚个黏膜項做表面麻醉以後，用內視鏡經由鼻腔直接對鼻咽部做當詳細个檢查，摻針對可疑个部位，做切片細手術，過取下个組織分病理科化驗。」先生大體解釋分 ngai\ 聽，三叮嚀四囑咐，喊蓮妹定著愛做切片。
- 「好咧！蓮妹！en´ 兜愛聽先生个叮嚀，去做手術；毋使驚、毋使驚。」ngai\ 一隻手送等輪椅，一隻手柔柔仔緊拍等蓮妹个肩頭。
-

- 歸日春頭磕額，盡尾先生講：「這下，確定係鼻咽癌」。
 - 「海風哥，仰般係 ngai」？」蓮妹好怙怙噉到抽骸另命，同分雨打落个蓮花共樣。
 - ngai」 搨等蓮妹。
 - 「係啊，做麼个毋係 ngai」？係 ngai」……係 ngai」 就做得矣，蓮妹你就毋會……痛了。」 ngai」 乜噉到目汁濫汨，盡驚怕會失去蓮妹。
 - ngai」 回憶，正入廖家做事該央時，蓮妹个阿公盡照顧 ngai」，毋過，阿公乜係著著鼻咽癌，該央時佢兜發現个時節就係末期，幾下月就過身了。這下，ngai」 盡驚怕會失去吾舖娘；故所，這時節，ngai」 定著愛安慰蓮妹全心照顧佢。
 - 「蓮妹發病仔就愛乖乖食藥仔，先生講毋使驚，化療就做得，」 ngai」 全心為蓮妹做兜分佢歡喜个事情，「 ngai」 煮蚵湯分妳食。」 ngai」 个心肝肚正經盡衰過。
 - 第二朝晨，阿蕃牯身項無錢，向火車頭辦公室借電話打分 ngai」：「海風牯，ngai」 食醉了，分人 deb 到火車頭，你來接 ngai」 好無？從今以後 ngai」 毋會再過相信該兜官員講个話了。」醉後正知清醒，阿蕃牯盡後悔，佢講：「海風牯，係 ngai」 做毋著事情矣！ngai」 無應該 ten 手外人拆忒 en´ 佢个家園。」
 - 阿蕃牯係吾好朋友，ngai」 心肝肚毋盼得，ngai」 講：「好啦， ngai」 去帶你轉屋好矣。」
 - ngai」 去接阿蕃牯，在路項 ngai」 不時啟大氣：「阿蕃牯，莫怨隔壁鄰舍會恁樣對待你，你正經係『背囊上搯鼓仔』欠打啦！」 ngai」 重重仔敲阿蕃牯个頭那。
 - 「好啦！海風牯，莫再過打 ngai」 啦！ngai」 定著愛保護 en´ 佢个土地，你愛原諒 ngai」！」阿蕃牯好怙怙發譴了：「該兜官員單淨講大話，一副目瞎拿書看，假斯文的模樣，其實心腸同蛇蠍仔共樣。」
 - 自此以後，阿蕃牯摻 ngai」 共下整頓海脣个蚵仔田，乜在田肚鏟草，ngai」 愛建立一個新个家園。
 - ngai」 守著蓮妹个花園，摻少數懷念家鄉，又無體力个老人家留下來煞猛打拼。
 - 這日，ngai」 摻阿蕃牯去掛掃蓮妹个墓園，在墓園外背種有幾頭葵花，這種花，盡像係日頭个笑容，當得人惜。
- ngai」 緊鏟草緊講：「蓮妹，你莫罵 ngai」 哩，ngai」 無續種細白花，單淨種 en´ 兜合意个葵花，ngai」 在花項看到若笑容了。」

日頭當烈，ngai\ 做事還 kioi，故所，拿下笠嘛，犁在草地項看天，看等天頂項个雲朵，黏時睡忒了。

「海風哥，滄海桑田，海水退潮矣，en´兜還有淄淄味緒个地泥，地泥裡肚有 en´俚盡賁盡深个鄉情，鄉情同樹頭共樣，種在泥肉肚。」蓮妹跼下來，揩起一蕊花，又講：「海風哥，你看等，這片有一蕊 en´兜家鄉个葵花，摻你相借問了……相借問……」蓮妹个身影漸漸消失在墓園深處。

「蓮妹！蓮妹……」唉！原來係發夢矣！

一隻揚蝶仔停在 ngai\ 个鼻公項，又飛到身脣个葵花項，ngai\ 黏時笑弛弛仔：「蓮妹！ngai\ 知了，總愛有家鄉个泥肉，就有若存在，就有若笑容，乜有 en´俚个希望！」

ngai\ 摻阿蕃牯，續等為 en´俚个大海、en´俚个土地，煞猛打拼。

這時節，一陣海風吹來，空氣裡肚，有蚵仔个味緒，有家鄉泥肉个味緒，盡萋——盡萋！

《婚姻大事》

腳本／王倩慧

序場 1	時間：日	景：鄉間路 上	人物：劉玉珊
------	------	------------	--------

- 天氣晴朗，客運車穿街繞路，行過一片紅磚老厝之後，急馳於鄉間大道上。
- 綠意急速倒退的窗景，映照出一張神情木然的臉，車內的玉珊隨著車子一路搖晃。

序場 2	時間：日	場景：太子 廟	人物：福伯三太子、善男善女數人
------	------	------------	-----------------

- 神案上太子爺金尊笑意盈盈，廟內乩身起乩，眾信男信女圍著神壇問事，場面熱鬧。
- 福伯(太子爺)一陣搖頭晃腦，忽然怒拍桌案，眾人驚嚇的表情。
福伯：妳甬再問這種沒營養的代誌，上次跟妳講過了，妳尪的桃花病無藥可治，弟子若要執著下去，就要認命莫怨嘆。
- 信女甲：(虔誠地)可，可是，我不想離婚，拜託太子爺指點明路。
- 福伯寓意不明的嘻笑數聲，指示信女甲跪伏於拜案前，福伯在她背後以指劃符。
福伯：可以了，以後不要再問同樣的問題了，換人啦！

序場 3	時間：日	場景：電梯 間、辦公室	人物：馬羸、丁莉、小陳
------	------	----------------	-------------

- 男人踩著紅磚道急走的腳步。
- 街道上顛峰時刻的人潮，及台北商業街某辦公大樓外觀。
- 馬羸西裝筆挺，手拎公事包急步穿越斑馬線，以跑百米速度衝入辦公大樓，眼看電梯燈停在九樓，只能瞪眼乾著急。
- 好不容易擠進電梯，卻見丁莉一手拎包一手提著筆電，腳踩三寸高跟鞋，慌慌張張撞入。
- 電梯內，馬羸偷瞄丁莉一副狼狽的模樣，嘴角揚起微笑。
- 兩人走出電梯進辦公室，小陳迎面而來，與馬羸胡侃耍嘴皮。
小陳：(嘻哈)呵呵呵…你果然是分秒必爭的企業精英啊，整個的就是一個計時器了，看，(以下巴指向牆上掛鐘)九點整，分秒不差，實在讓區區在下我非常之佩服佩服啊！
- 馬羸：(推小陳一把)快閃，小爺我還沒打卡，急得快尿褲子了。
- 眾同事：哈哈……

□ 坐到自己坐位上，辦公室內頓時忙碌起來。馬羸側臉偷瞄隔座的丁莉，一邊打開電腦，一邊看她工作專注的神情，然後望著電腦桌布上玉珊的照片發呆……

玉珊 os：太子爺說，我 28 歲結婚，婚姻才能長長久久……

馬羸：(自言自語、自嘆自艾)等妳 28，我都 35 了，這時代還有我這種極品男人為妳守節，簡直是天下第一，絕無僅有的的男版王寶釧……

□ 閃回馬羸與玉珊相處片段。馬羸欲親吻玉珊，玉珊推拒。

序場 4	時間：日	景：鄉間路上	人物：劉玉珊
------	------	--------	--------

□ 接前場閃回，馬羸欲親吻玉珊，被玉珊推開。交疊車內玉珊閉眼端坐的身影。福伯 os(太子爺)：妳是七仙女轉世，若是婚前發生性行為，婚姻必破，這條紫水晶項鍊妳要隨時帶在身上……

□ 玉珊伸手撫摸頸上的項鍊，對著窗外亮麗的陽光微笑...(新聞女主播 os 漸起——)

Os：有影壇長青樹之稱的xxx，昨天深夜與一名年輕女子手牽手走出東區一家頂級賓館……

序場 5	時間：夜	景：玉珊住處	人物：馬羸、劉玉珊
------	------	--------	-----------

新聞女主播：被狗仔隊拍下兩人狀似親蜜的照片，不過xxx本人否認與這名女子發生婚外性行為……

□ 馬羸坐在客廳看電視，在新聞台停留幾秒便不耐煩的轉到體育台。玉珊在廚房作飯，屋內一片純白、井然有序的布置。

□ 飯桌上，兩人無聲地吃飯，飯後，玉珊忙著洗碗，馬羸自她身後一把抱住，欲親玉珊。(同前場閃回片段)

玉珊：(急躲)不要這樣，我們還沒結婚。

馬羸：(愣住，不悅)妳又來了，這是幹什麼?我們的關係這樣算正常嗎?這不行那不行，妳當我是和尚?

玉珊：(著急地)再，再等一年，你知道現在還不行的啊……

序場 6	時間：日	景：客運站	人物：劉玉珊
------	------	-------	--------

玉珊下客運車，不遠處可見太子廟的飛簷一角。

福伯 OS：太子爺會幫妳開慧根，選好姻緣……所以每年，妳要拿這條項鍊回來給太子爺過香火……

片名字幕：婚姻大事

第一場	時間：日	景：太子廟	人物：福伯三太子、劉玉珊、善男善女數十名
-----	------	-------	----------------------

- 鑼鼓喧天，太子廟埕上香煙裊裊，人聲喧嘩，搭起的大棚下擺滿了祭品，陣頭跳八家將，引著進香團的香客由廟口至大殿內參拜太子爺。玉珊隨人潮走進內殿，跪伏在拜帖上三拜九叩，起身後，仍閉目冥想，口中唸唸有詞……
- 乩身福伯坐在椅子上，垂頭晃腦不止。等候問事的信眾圍在神案前，桌頭拿著香爐幫問事信徒一一淨身。

客語歌舞短劇——出門 北四縣腔／吳美成 20140104

序場一(開場)

人:學生甲、乙、丙、丁四名 時:anytime 地:客廳

道具:斗笠四頂。

燈光:微弱

幕後小朋友甲:離(來去)叻~!

甲乙丙丁從五台左右出:愛出去寮囉~!!

音樂弱起~(天公落水): 四小朋友頭戴草帽唱跳一段。音樂放前二段約一分鐘音樂停，學生退出。

序場二

人:阿公，阿婆 道具:阿公拿一把傘(油紙傘)、一頂帽子

帶出男主角….

阿公 OS:天公落水，無時無陣，人講:「出門看天色，入門看面色。」(自言自語，搖頭晃腦，拿把大傘東張西望…)哎叻喂!

*阿公被阿婆背後推了一把……

阿婆 OS:老貨仔!你在該唸唸唸唸麼个呀?愛出門欸，還毋遽遽準備?叻~?你又擎遮仔又戴帽仔，歸身仔著到烏疏疏仔，無成愛去出山係無?

(邊說邊打扮)

阿公 OS: 吓吓吓! 講麼个不裕不膝个話呀? 該出門當然愛注意天時仰般? 看愛戴帽仔, 抑擎遮仔無? 人講: 官買牛先打犁, 有準備總比無準備好!

阿婆: 唉唷! 你係老古板係無? 這下個人出門關心个係交通有利便無? 愛幾久仔正會到?

阿公: 也著喔! 該乜愛看愛幹東幹西, 捩到人頭暈腦眩? 抑係擎腳就做得到?

阿婆 OS: 遽遽! 閒話莫講! 好來去哩!

音樂{丟丟咚}響起~

*兩公婆繞場一圈後三位小朋友持道具跟著老公婆繞場一圈

拿輪船看板的小朋友由左至右徐行, 一路學船鳴聲一鳴~鳴~鳴~

拿飛機看板小朋友由右至左快跑, 一路學飛機飛過聲一噓~~~~~

拿火車看板小朋友由左至右慢走, 一路學火車駛過的聲音一泣恰、泣恰~

阿公: 哀喔! 恁多車仔喔?!

阿婆: 毋使愁~! LKK 个老貨仔乜一教就曉得行, 盡利便~! (手自懷裡摸出平板電腦、IPAD)

兒子: 阿爸! 阿媽! 你兜愛出門欵吓? 愛用著”GPS”出門無? (手持平板電腦)

阿公: 該麼个東西啊? 聽都無聽過?

阿婆: (拍阿公後腦杓) 老番癲, 你又毋記得了, 俵仔膠過恩俚个呀!

媳婦: 阿爸! 我教你用 google 尋你愛去該所在, 看仰仔行較近。

阿公: (拍額頭, 恍然大悟狀) 著著著! 我記起來了, 恁樣... 恁樣... (手持 IPAD 比劃)

阿婆: 嗯! 這下人出門比頭擺斯~ 像行灶下樣仔唷~, 毋多知仔就到了! 又遽又利便。

阿公: 欵! 仰講毋會煞啊, 好出門了~

阿婆: 來去來去喔~ (兩老繞場一圈後自側台下)

序場三

*觀眾前小舞台, 阿公垂頭座坐在沙發上不停操作 IPad。阿婆忙進忙出, 不停探頭看阿公變啥把戲? 兒孫圍過來教阿公使用 IPad

孫女: 阿婆! 你知無? 網路項大家就對台北个交通, 擎手指公揷「讚」喔! (手持道具比出---讚!)

阿公: 細人仔有耳無嘴, 毋過, 你兜恁聰明, 分你試講看哪?! 你看著恁多麼个地方分人阿譏个啊?

兒子: 比論講: 車枋多, 隨時有好坐; 車仔新沖沖, 鬆爽又安全。

孫女: 還有還有, 我兜細人仔也會在車仔項用 Wi-Fi 上網打電動欵! (手持 IPad)

媳婦: 做毋得! 恁樣會變成低頭族, 滅壞目珠正有!?

孫女:毋係我, 毋係我!我無啦!

媳婦: !我看著該博愛座个位仔逐擺就任佢閒了了, 難怪大陸客緊說台北人佢知禮數、佢有文化。

阿公:其實啊!恩俚也毋使在放棄个時節, 佢煞猛去外地攞人尖車鬥鬧熱了, 堵著塞車就盡費氣!

媳婦:係呀!有成時, 無較早兜仔定位仔, 毋單淨飛機, 連高鐵都無好坐, 搵到人無結無煞!

阿公: 好了!好了!我想下二擺放棄時節, 來去台北附近个好山好水邊邊啊乜盡好!

兒子:我負責規劃有主題个邊寮。

孫子:阿爸!我想愛去台北个客家主題公園。

孫女:做得去三峽个客家文化園區無?

兒子:好~, 做下來去行行看看哪!

*一小朋友拿看板慢慢走上台, 利前抬高舉地圖看板—台北客家主題公園

*暗燈, 同時響起重人歡呼的聲音

阿公 OS:我到了!

阿婆 OS:講麼个贛話, 我到了你當然乜到了!

孫女:係我兜共下到个, 因為有 IPAD 帶路, 去哪都無問題!

阿公阿婆:著著著! **訂** 一圈大台北, 多多認識客家个文化歷史, 又康健、又有意義!

竹板節奏響起……眾人持竹板合唸:

快快樂樂出門, 平平安安轉屋; 老嫩大細共下來, 家庭和掙盡幸福! 啊 !盡、幸、福!!

Ending:承蒙大家, 佢仔細! (鞠躬)

音樂響起:唐山過台灣……

《阿扁小馬跔啜鼓-----阿平嫂作媒》 雙人相聲／王興寶

2013.09

阿扁小馬上台—鞠躬(客語)

阿扁仔：小馬哥！聽講你最近頭那緊來緊大哦！

小馬哥：係啊！阿扁仔！你正經係秀才毋出門，能知天下事啊！

阿扁仔：講麼个齜鼻！毋係毋出門，係無法度出門啦！啊，莫講這，還係講兜生趣欵來聽！

小馬哥：唉！麼个生趣？□正經係「毛蟹吊頸——尋無頭緘」，就為著將聽著个事情，老老實實講講出來就出事情咧，舞到這下□就毋知愛仰般收馬正好，唉！老古人言：「細人仔有耳無嘴」，實在毋會差！

阿扁仔：到底係偷聽著麼个事情，恁得人驚！

小馬哥：唉！哪有麼个，就聽講阿平嫂愛膠上家个阿建哥做媒人，唉唷！講阿真就係你河洛話講个「牽豬哥」啦！

阿扁仔：咦！該哪有麼个呢？

小馬哥：毋係啦！你知阿平嫂牽个係麼儕無！

阿扁仔：唉唷！你無講，□仰會知呢！遽遽講啊！

小馬哥：唉！就係下屋个潘金蓮哪！

阿扁仔：麼个！該婦人家毋係武大郎个舖娘麼？

小馬哥：著啊！你講這仰做得？像□這老實伯仰佇欵著，就在公廳召集大自家歸下膠佢講講出來囉！

阿扁仔：咦！該毋係盡好麼？大自家定著盡支持你呵？

小馬哥：唉！正無哩！這下个人怕係看電視个華語連續劇「親愛的！我愛上了別人」，看忒多哩！毋單淨無怪怨阿平嫂做出恁祭衰人个事，還罵□仰做得偷聽人講話？

阿扁仔：麼个！.....仰會恁樣？

小馬哥：□仰會知！

阿扁仔：....敢係這下大自家加減有偷來暗去个事驚人知？

小馬哥：嘿！□使無恁樣講哦！

阿扁仔：這件見笑事敢係你自家聽著个？

小馬哥：哪係！你敢識□个外甥仔—阿銘？就該生到細隻細隻，輒輒鼻流鼻串該細猴仔啊！

阿扁仔：呃！麼个□知無？就係有佢□正會做無法度出門个秀才啊！□還旨尋佢咧！

小馬哥：唉唷！恁久个事咧，莫恁譴啦！就係佢聽著正膠□講个！

阿扁仔：哦！佢又係仰般聽著个？

小馬哥：嘿！這山猴仔毋係盡好搞园人尋麼？佢又好园在別人个眠床下，故所輒輒會聽著盡多有个無个！

阿扁仔：哦！該係哪，大自家在屋下講笑，還愛愁眠床下毋知有人偷聽無？莫怪大自家會恁惱佢？

小馬哥：□看哪，這擺這山猴仔就算無死乜會敲忒一身皮下來！無定著還會膠你做隔壁鄰舍咧！

阿扁仔：好啊！佢係摻□做隔壁鄰舍，□定著會摻佢「好好啊照顧(河洛話)」。

小馬哥：唉！臺灣个管家實在無好做，像你同□，一個精、一個正，仰就舞到：一儕毋單止做秀才，還著（cog）著老人癡呆症，一儕出門驚分人擲球鞋，還強強會著（cog）著躁鬱症哩，□看哪，還係分後生人做看哪！佢兜正知實實在在無好搞！

阿扁仔：嘿！又講毋著話咧！你恁樣講會斷忒「電火珠」个路哪！

小馬哥：著呵！□就係這張嘴毋曉話玲瓏，總講一句，這下還係做媒體較好，「嘴脣兩坭皮——好壞全由佢」，亂講話乜無責任哪！

阿扁仔：係哪！無就你同□共下來辦一個媒體，好好來敢一口氣囉！

小馬哥：好啊！共下來辦，無就辦一個周刊，安著「馬扁」周刊啦！

齊聲：係哪！

合聲鞠躬：承蒙你！正來奈！

小說作品門診／四縣腔 海風情／王倩慧

有水有土地就有希望。

毋過，滄海桑田，就同人个生命共樣，無細義分無情个破壞，鄉情乜著著癌症；故所，鄉土分人類漸漸吞蝕……吞蝕。

這時節，en' 俚清醒了！地泥續等放氣，園在泥肉裡肚个一息仔希望，就會同花仁共樣，飄芽、飄芽……成長！

廖蓮妹，佢係 ngai✓當合意个客家細妹仔。因爭，蓮妹雖然係漁港邊大戶人家个妹仔，佢个生活當鬆容，麼个事情都毋使愁慮，無一息仔嬌尸泼辣个性體；佢乜輒常摻叔婆伯姆在海脣敲敲打打蚵仔，不過較肥个野蚵生長較深个海裡肚，愛交分較砸增个採蚵人，落海採挖，寒天愛忍受海底个低溫，異辛苦，毋過盡生趣哦！

逐日，ngai✓去廖蓮妹屋下个蚵仔田 ten 手，因爭 ngai✓當好看大海；故所，ngai✓在廖家食頭路；吾頭家廖慶發，佢係蓮妹个阿爸，識 tne 手吾爺哀買地坪，種菜、起花園。故所，放寮日，ngai✓就摻蓮妹輒常支理花花草草，食盡萋个蚵仔摻鵝肉。

這日，日頭當烈，蓮妹無閒到海脣，慶發伯嘎來到蚵仔田。

「海風牯……海風牯，你來一下！」慶發伯喊 ngai✓上岸。

「頭家來地！」，「海風牯敢係闖禍？」，「今晷日蓮妹仰般無來？」大家七鼓八笛胚想等。

「好！ngai✓來吔！」ngai✓心焦焦仔問頭家：「慶發伯，蓮妹發生麼个事情啊？」

「毋係啦，海風牯，你毋使愁慮，係 ngai✓想愛同你爺哀打嘴鼓啦，佢兜麼个時間有閒？」

「慶發伯愛來吾屋下，ngai✓屋下人隨時有閒，隨時有閒！歡迎慶發伯。」
暗晡頭，慶發伯來吾屋下食茶。

吾爺哀企坐毋核，佢兜問慶發頭家：「係毋係海風牯行踏有增差？係毋係海風牯欺負蓮妹？係毋係……」

慶發伯環等路送分吾爺哀，佢黏時又講：「哈哈……哈哈……毋係，毋係啦，海風牯當煞猛！」佢快人快語續講：「海風牯愛討舖娘官？吾蓮妹嫁分佢，好無？」

這時節，吾阿爸著驚一下，黏時笑弛弛講：「當然好！當然好！毋過，驚怕委屈蓮妹了。」

「吾妹仔摻海風牯，兩儕人揸泥毋洗手感情當好；故所，ngai✓就做主蓮妹嫁分海風牯。」慶發伯又講：「雖然 ngai✓單淨有一個妹仔，毋過，蚵仔田正需要同海風牯這種篤實又煞猛个男仔人，佢愛 ten 手傳承下去，故所，海風牯毋使分人招。」

吾屋下較窮，毋過吾爺哀當惜蓮妹，吾阿爸驚見笑毋敢去講親。慶發伯嘎毋顧傳統，佢先提出來，阿爸阿姆當然黏時應承；吾阿姆講：「蓮妹合意花園、海風牯合意大海，佢兜正經係天生一對哦！」

一隻月以後，歸村民 ten 手 ngai✓兩屋下人辦喜事。

ngai✓歡頭笑面認定愛做蓮妹一生人个「長年仔」。再過講著吾舖娘蓮妹當省儉，佢無愛聘金，單淨愛一坵掩籬笆个細花園；還有，佢逐日當合意聽著隔壁鄰舍喊佢「海風嫂」。

en´ 俚歇漁村个人，單淨知享受莊頭肚个歡樂，無想著平洋洋仔个大海有一日乜會孤栖。

恁久，輒常有幾多個官員來蚵仔田巡視，佢兜掬屎掬屎吔。

「海風牯，你摻大家講，今晡日不愛做事，大家歇暍三日。」丈人老恬恬仔行到廳下，看等大海，聽等海浪个聲音，佢頭磬磬仔還不時放火氣，毋知有麼个心事打結。

放棄日，蓮妹摻 ngai✓講：「ngai✓想愛去台北个花市邊邊仔好無？ngai✓愛看啊哩有麼个國外品種个花。」ngai✓笑吔吔應講：「做得！做得！」

ngai✓兜著水靴筒在花市肚邊邊仔，水靴筒緊行路緊發出嘍嘍啾啾个聲音，有當多賣花頭家，喊 ngai✓兜兩公婆買花。

「海風哥，你看，那種細細个白花當靚地，毋知安到麼个名？」蓮妹个大目珠眼晶晶仔，黏時看著當多束个細白花，蓮妹問頭家：「係麼个花？」

頭家講：「這種花安到『瑪格麗特』啦，佢對米國坐飛行機來台灣，當靚哦！」賣花頭家看等蓮妹當靚，黏時，佢个目珠毛起起，緊看等蓮妹个身材。

ngai✓胚想等蓮妹心肝肚想麼个？故所，ngai✓買一束瑪格莉特細花送分蓮妹。

「恁仔細！海風哥！」蓮妹笑微微仔面相紅羅花色，當靚！

蓮妹盡會使妮，佢問 ngai✓：「海風哥！en' 兜个花園肚種這種花做得無？還有黃色个葵花、還有紅色个紅唇花，定著當靚。」

「做得！ngai✓買兜花仁，轉屋先試試地種花。」ngai✓問清楚種花个方法，轉屋研究。

ngai✓記得，吾丈人老識講：「愛做一儕篤實膠煞猛打拚，還有研究心个男仔人。」還有吾舖娘乜講：「體認真做事，有夢想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會美夢成真。」

蓮妹坐在花園脣，食等蚵嗲膠 ngai✓做伴；ngai✓做田事^{汗流脈落}；歇暎个時節，ngai✓摑等蓮妹个肩頭，兩公婆看等瑪格莉特細白花暴芽了，同單純个「希望」共樣；ngai✓哺个「新樂園」煙，乜對嘴肚自在个畝出當多煙圈。ngai✓係以「長年仔」个身分，討蓮妹做姐仔，就試著當慶矣；毋過，看等細白花暴芽，做得分蓮妹歡頭喜面定著還較慶。

細白花瑪格莉特係外國品種，正經毋好種植在這個村莊，生存个時節無幾多日仔矣，細白花當遽就死忒了。

看等細白花个暴芽、開花膠死忒，蓮妹嘎漸漸身體當弱。

「無成係蓮妹有身項？」ngai✓當心焦，心肝肚恸：「蓮妹^{心肝膠膠}，看起來同有身項个症頭無共樣；天光日，ngai✓定著愛帶蓮妹去診所分先生看看啊！」

大早，ngai✓騎等自行車載等蓮妹，蓮妹摑等 ngai✓个腰骨，^{面頰卵餃餃仔}偎靠 ngai✓个背囊。ngai✓兜緊打嘴鼓緊看等海景，來到診所。

診所裡肚个護士當親切，先 ten 手蓮妹驗血。

「請問……ngai✓要驗孕，做得無？」蓮妹驚見笑。

護士講：「做得！乜要驗尿，真遽就知妳有身項無。恭喜妳！」護士祝福 ngai✓膠膠蓮妹。

護士交分蓮妹一隻驗孕棒，蓮妹照護士个叮嚀去驗尿。

一分鐘過忒了。

護士講：「汝兜過等一下，可能係身妊初期，故所較慢一兜仔。」護士安慰等心肝膠膠个蓮妹膠 ngai✓，佢講：「ngai✓先拿血去檢驗，正毋會宕時間。」

ngai✓看等護士行出門以後，過看等驗孕棒，ngai✓嘍嘍嘍嘍：「麼个有線就係有身項啊？ngai✓在吾姆肚臍肚个時節，正有兩條線哦？」

蓮妹黏時笑出來，這係幾多日來，佢盡靚个笑容。

護士過行人來了。「這下 en´ 來共下看看啊，這隻驗孕棒……」護士拿起驗孕棒，體認真看等：「無！廖蓮妹妳無身項；係毋係妳做事忒 kioi 了，抑係……」

蓮妹好怙怙恹起阿公，佢頭一擺著病乜係這種症頭；這下，厥爸也有這種症頭。蓮妹心肝肚當驚怕，手項个水杯毋堵好跌在地泥項。

「蓮妹！毋使驚、毋使傷心，en´ 兜當後生，以後還有機會降細人仔，蓮妹毋使傷心哦！」ngai✓續等安慰蓮妹：「定著係妳打早種花，過跔 ngai✓到漁港，吹到海風寒著，係 ngai✓無照顧妳，敗勢！敗勢！」ngai✓緊心焦焦緊會失禮，ngai✓摑等蓮妹，在蓮妹个後背柔柔仔用手巴掌畫等大圓圈安撫佢，蓮妹嗽到目汁濺泪，ngai✓無結無煞，看著盡衰過。

半隻月過忒，醫院通知 ngai✓膠蓮妹到醫院看報告。

ngai✓兜共下騎自行車，路項看等共樣个海景，共樣打嘴鼓，毋過兩儕人个心肝肚，嘎有無共樣个心事打結。

先生宣布診斷報告，講分蓮妹膠 ngai✓聽；蓮妹怕係著著鼻咽癌。黏時，ngai✓兜晴天霹靂共樣，受著打擊。

ngai✓問先生：「吾舖娘仰般會著著這種病？」

先生講：「怕係還細時節，食盡多个滷鹽食物膠鹹魚、工作環境个空氣污染，正會著著這種症頭。」先生體認真思考過講：「ngai✓發現有當多老人家著著這種病，怕係頭擺生活當窮苦，食滷鹽膠鹹魚就有，這下後生人注意飲食，較無這種症頭，毋過乜有遺傳个機會。」

先生又講：「莊下个醫療設備毋完善，建議你兜愛去台北治療。」

轉屋以後，ngai✓毋管所有个頭路，乜毋理會官員輒常到蚵仔田，想愛做麼个？ngai✓愛全心照顧吾舖娘；ngai✓定著愛安排時間，膠蓮妹去台北个醫院分先生治療。

這日，ngai✓膠蓮坐火車去台北看病。天時烏陰烏陰，又落雨毛屑仔，ngai✓个心肝肚同天時共樣乜落水矣，ngai✓盡衰過。

到了醫院。「台北个醫院同迷宮共樣，仰般有恁多人著病啊？」ngai✓緊尋診間緊嘍嘍嘍嘍。

蓮妹軟怠怠仔，故所，佢坐在輪椅項。ngai✓尋著診間，敲門膠先生相借問。

「恁早！」先生當親切，佢摻 ngai✓ 還有蓮妹相借問。「先生好，吾蓮妹毋好！請先生多照顧，承蒙您，恁仔細。」ngai✓ 恭恭敬敬个先三擺九十度鞠躬禮，請佢治療吾舖娘。

先生心肝肚恹，佢講：「廖蓮妹，蓮妹，當好聽个名。」

「承蒙，恁仔細！」蓮妹軟怠怠仔應聲。

「妳个屋下人識有著著高血壓、糖尿病無？」先生試探問蓮妹。

「無！」蓮妹个心肝哼哼颯，佢問 ngai✓：「ngai✓ 講出來做得無？」

「當然愛講啦，講出來，先生正做得檢查摻治療。」ngai✓ 安慰蓮妹：「毋使驚！」

「無愛，海風哥，你講。」

「好啦，ngai✓ 講。」ngai✓ 摻先生講話：「吾舖娘个阿公、阿爸都著著癌症。」

「哦？ngai✓ 知了！en´ 俚過做一擺抹片，係鼻公肚个抹片。」先生寫忒診單，喊 ngai✓ 陪等蓮妹去做檢查。

「愛做手術哦？ngai✓ 摻吾舖娘，今晡日旨準備矣。」ngai✓ 臨時極急講：「做麼个愛做手術哦？」

「毋係，係做鼻咽部分个切片；愛耳鼻喉科个先生做鼻咽纖維肚視鏡切片檢查。就係在鼻公肚个黏膜項做表面麻醉以後，用內視鏡經由鼻腔直接對鼻咽部做當詳細个檢查，摻針對可疑个部位，做切片細手術，過取下个組織分病理科化驗。」先生大體解釋分 ngai✓ 聽，三叮嚀四囑咐，喊蓮妹定著愛做切片。

「好咧！蓮妹！en´ 兜愛聽先生个叮嚀，去做手術；毋使驚、毋使驚。」ngai✓ 一隻手送等輪椅，一隻手柔柔仔緊拍等蓮妹个肩頭。

歸日 春頭磕額，盡尾先生講：「這下，確定係鼻咽癌」。

「海風哥，仰般係 ngai✓？」蓮妹好恬恬 噉到抽骸另命，同分兩打落个蓮花共樣。ngai✓ 揷等蓮妹。

「係啊，做麼个毋係 ngai✓？係 ngai✓……係 ngai✓ 就做得矣，蓮妹你就毋會……痛了。」ngai✓ 乜 噉到日汁濺汗，盡驚怕會失去蓮妹。

ngai✓ 回憶，正入廖家做事該央時，蓮妹个阿公盡照顧 ngai✓，毋過，阿公乜係著著鼻咽癌，該央時佢兜發現个時節就係末期，幾下月就過身了。這下，ngai✓ 盡驚怕會失去吾舖娘；故所，這時節，ngai✓ 定著愛安慰蓮妹全心照顧佢。

「蓮妹 發病仔就愛乖乖食藥仔，先生講毋使驚，化療就做得，」ngai✓ 全心為蓮妹做兜分佢歡喜个事情，「ngai✓ 煮蚵湯分妳食。」ngai✓ 个 心肝肚正經盡衰過。

「好！海風哥，ngai✓ 毋驚……你乜毋使驚！」蓮妹講：「ngai✓ 還愛跔你行一段盡長个人生路。」蓮妹刻耐仔斯微笑。

ngai✓ 膠蓮妹到台北正做一擺化療，又使錢又痛苦，轉屋後蓮妹手軟腳掣，佢就無過去做化療了，佢毋想過離開這個細花園膠漁村。

正半年，漁村肚失忒膠蓮妹个笑聲，ngai✓ 个面項硬 biang biang，同蓮妹个石碑共樣，ngai✓ 毋知麼个係快樂矣？ngai✓ 个生命力同勇氣，膠蓮妹葬在佢个墳墓裡肚；花園肚个花，乜跌落一地泥。

ngai✓ 麼个事情都毋想做，淨會嘔煙，畀出新樂園細細个煙圈，乜無法度膠花共舞，田坵肚有幾多蕊葵花，膠 ngai✓ 相借問，ngai✓ 乜無心應聲。

「蓮妹啊，仰般上天會嫉妒 en´ 兜啊？無妳，蚵仔田也失忒笑聲；恁久，該兜官員三不二時來尋麻煩，佢兜講 en´ 俚个蚵仔田係違章建築，愛拆忒，喊 en´ 俚兩隻月愛拆除，係無，政府愛強強執行。」ngai✓ 啟大氣：「蓮妹啊！無蚵仔田个生活，當無生趣唉！」

ngai✓ 惱起該央時，蓮妹輒常走去蚵仔田，ten 手 ngai✓ 送飯碗，ten 手 ngai✓ 搾汗；這種生活當幸福，盡生趣。

該時節，當萋个蚵仔、當萋个魚仔，做得餵養等漁村逐個男仔人砸增个身胚。

毋過，村民成時會挑挑搥續哇，拐蓮妹 ten 手 ngai✓ 搾汗，搾汗以後 ngai✓ 三下鏝頭兩畚箕，一網過一網，膠蚵仔、魚仔拉上岸，漁港過有當豐收个一日。

這下，歲月在吾面項，編織成細細密密个網，ngai✓ 照蓮妹个意思，在細花園肚，改種淦淦希望个葵花，還有吊菜色个鼠尾草。毋過，花當靚，吾生活嘎無一息仔生趣。逐擺去蚵仔田，ngai✓ 拉上岸个蚵仔膠魚仔个數量無多，乜毋使後生人 ten 手了；ngai✓ 个肩胛，嘎僅可想擎筷子膠湯匙，不想再拉網補魚；還有，ngai✓ 食各種蚵仔膠魚仔單淨試著臭腥个味緒，因為無有蓮妹親手做个蘸料。

ngai✓ 同隔壁阿松柏个俚仔阿蕃牯，同自家个兄弟共樣。還細時節，ngai✓ 兜輒常膠去海唇搞。長大以後，阿蕃牯去台北讀書，聽講尋不著好頭路，就轉莊下哩。ngai✓ 嘎盡合意這漁港个海水，故所，ngai✓ 毋識離開家鄉，逐日膠蚵仔、魚仔搞賭人尋。

毋過，世界个事情變化當多，海水乜會退潮，放勢个笑聲跔等乜消忒了。

阿蕃牯長大後，同沙鼻牛共樣，單淨合意滿哪仔做「廣播電台」；故所，佢在莊頭乜尋無頭路。

這日，ngai✓ 看等一隻肥播播个身影，就係阿蕃牯，佢緊行緊喊：「蚵田係違章建築，愛拆啦！愛拆啦！」

ngai✓ 心肝肚惱：「這種朋友，單淨會尋麻煩，佢正經係目瞎拿書看，假斯文。」

阿蕃牯熟識幾多官員，佢兜愛一個報馬仔，故所，單淨阿蕃牯 ten 手佢兜同村民講話，佢就有食有啣。

大自家都知阿蕃牯个臭名，村民兜正聽著阿蕃牯行路个聲音，遽遽走開，走到蒙線。

這時節，ngai✓个後背，有幾多人喊 ngai✓。

「海風牯！海風牯！救命啊！阿蕃牯就像若親兄弟，佢定著會聽你个勸話……」村民抽氣毋上頸，緊喊 ngai✓緊講。

「麼个事情啊？」ngai✓續等哺煙。

「海風牯，你正經係座定派个樣仔，你毋知蚵仔田愛拆忒矣？」

「毋知啊！」ngai✓續等哺煙。

村民發譴了，拍忒 ngai✓手項个煙：「無愛過哺新樂園啦，en´ 佢真緊就無樂園矣。」

「麼个人愛拆麼个啦？遽遽講啦！」ngai✓有一息仔心煩；阿蕃牯三不二時尋麻煩，這個後生人个性體，正經係流流溜溜，講係一溜水，做事無半撇；正經毋知係在台北讀書，還係去做鱸鰻頭。

「你喊阿蕃牯毋好拆 en´ 佢个蚵仔田……」村民拜託 ngai✓，像 ngai✓係佢兜盡尾个希望。

第二朝晨打早，天項濛紗煙。阿蕃牯摺三個官員企在蚵仔田脣，摺盡多村民相罵。大自家看等阿蕃牯緊摸頸根緊喊疼，可能係昨暗哺反躁，跌枕了，今朝晨頸根盡痛，正經會分人笑死；村民當歡喜，「報應」盡尾降臨在這個鱸鰻頭个身項了；大家偷偷向他呸幾口痰摺檳榔汁。

村民發譴大罵：「咒孤罵絕！」村民个聲音大過海浪，佢兜講：「驚鬼堵著鬼，打早就堵著該隻發脹鬼。」

黏時，官員對阿蕃牯个後背行出來，佢兜著著西裝；莫看這幾個人毋打眼，佢兜三下鑊頭兩畚箕，毋使棍仔乜毋使網仔，就做得拆忒蚵仔田；佢兜總愛喊阿蕃摺大家講：「違章建築，拆！拆！拆！」

阿蕃牯正講啊忒，黏時著天吊，佢抽聲骸聲失失，就像分閻羅王在陰曹地府定案判刑。

唉！ngai 心肝肚恸：「這個海脣，係 ngai✓摺蓮妹戀愛个所在，黏時就愛消失在目珠頭前矣！ngai✓嘎無力企在村民兜肚，ngai✓單淨聽著蓮妹摺大海嗽眇，黏時一陣暈眩，目珠模模糊糊，單淨看著阿蕃牯个兩片嘴唇，同分日頭曬燥發臭个蜆仔共樣，分人堵毋著；ngai✓个頭那暈暈，lin ~ lin ~ qin ~ qin ~ 離開人群。

蚵仔田啊！拆忒了。

漁村肚，因爭，無魚仔膠蚵仔个經濟來源，後生人都去外背尋頭路了，該兜官員做忒醜事之後乜離開了。阿蕃牯歇在莊頭肚，佢同發癩个碗共樣，無人敢用。

這日，幾個老人家請阿蕃牯食酒，對正晝到臨暗晡，故所，阿蕃牯食酒醉也。

「哼！發脹鬼！你這個阿蕃牯，正經係『細人仔著開襠褲』，en´ 俚分你看透透啊，做麼个報馬仔，你係『宋江个軍師』，無用个人啊！」這兜老人家挑勢分阿蕃牯食酒醉，再過膠佢 deb 到火車頭个凳子項，就轉去矣。

第二朝晨，阿蕃牯身項無錢，向火車頭辦公室借電話打分 ngai✓：「海風牯，ngai✓食醉了，分人 deb 到火車頭，你來接 ngai✓好無？從今以後 ngai✓毋會再過相信該兜官員講个話了。」醉後正知清醒，阿蕃牯盡後悔，佢講：「海風牯，係 ngai✓做毋著事情矣！ngai✓無應該 ten 手外人拆忒 en´ 俚个家園。」

阿蕃牯係吾好朋友，ngai✓心肝肚毋盼得，ngai✓講：「好啦，ngai✓去帶你轉屋好矣。」

ngai✓去接阿蕃牯，在路項 ngai✓不時放火氣：「阿蕃牯，莫怨隔壁鄰舍會恁樣對待你，你正經係『背囊上搯鼓仔』欠打啦！」ngai✓重重仔敲阿蕃牯个頭那。

「好啦！海風牯，莫再過打 ngai✓啦！ngai✓定著愛保護 en´ 俚个土地，你愛原諒 ngai✓！」阿蕃牯好怙怙發譴了：「該兜官員單淨講大話，一副目瞎拿書看，假斯文的模樣，其實心腸同蛇蠍仔共樣。」

自此以後，阿蕃牯膠 ngai✓共下整頓海唇个蚵仔田，乜在田肚鏟草，ngai✓愛建立一個新个家園。

ngai✓守著蓮妹个花園，膠少數懷念家鄉，又無體力个老人家留下來煞猛打拚。

這日，ngai✓膠阿蕃牯去掛掃蓮妹个墓園，在墓園外背種有幾頭葵花，這種花，盡像係日頭个笑容，當得人惜。

ngai✓緊鏟草緊講：「蓮妹，你莫罵 ngai✓哩，ngai✓無續種細白花，單淨種 en´ 兜合意个葵花，ngai✓在花項看到若笑容了。」

日頭當烈，ngai✓做事還 kioi，故所，拿下笠嘛，犁在草地項看天，看等天頂項个雲朵，黏時睡忒了。

「海風哥，滄海桑田，海水退潮矣，en´ 兜還有淄淄味緒个地泥，地泥裡肚有 en´ 俚盡賁盡深个鄉情，鄉情同樹頭共樣，種在泥肉肚。」蓮妹跼下來，揸起一蕊花，又講：「海風哥，你看等，這片有一蕊 en´ 兜家鄉个葵花，膠你相借問了……相借問……」蓮妹个身影漸漸消失在墓園深處。

「蓮妹！蓮妹……」唉！原來係發夢矣！

一隻揚蝶仔停在 ngai✓个鼻公項，又飛到身脣个葵花項，ngai✓黏時笑弛弛仔：「蓮妹！ngai✓知了，總愛有家鄉个泥肉，就有若存在，就有若笑容，乜有 en´ 俚个希望！」

ngai✓膠阿蕃牯，續等為 en´ 俚个大海、en´ 俚个土地，煞猛打拼。

這時節，一陣海風吹來，空氣裡肚，有蚵仔个味緒，有家鄉泥肉个味緒，盡萋——盡萋！

103.1.5 水坂

當我述說這個生命故事的時候，母親依窗遠眺的身影，不斷浮現我腦海，我始終不清楚，她木然的眼神，包裹著什麼樣的謎？那空茫的雙眼，卻從不曾在我的成長過程的記憶中抹滅過…….

櫻花開了，風吹起，花瓣在風中搖曳，櫻樹下，駛過雲裡的火車，轉進第一個大彎隱沒，穿入第二個大彎隱沒，再穿出山澗駛來，一輛輛載滿大檜木的平甲車，像個馱貨的騎隊，在天寒地凍的森林，寫著多年的漂流。

直到最後一班蒸汽火車直立式氣缸帶動扇形齒輪駛出時，日式木屋在鐵軌兩旁退遠了，高高的集材巨木也退遠了。曾穿梭櫻花飄落，曾穿梭雪片紛飛，謝幕了繼續穿梭沃野平疇，像穿梭一場又一場永不停站的車行……

第一班電聯車由嘉義北上苗栗，車頂的握把空盪盪在日光燈下晃動，車外仍然黑漆漆，窗子只能映照成排的日光燈與手把自己。電桿、樹、竹叢的黑影快速向後移，未亮的田野，磚屋晃著暗暗的紅瓦頂，只有車過橋，河面像大鏡呈現天空墨藍，和遠山略帶靛色的曙光。

我拿起相機，鏡頭圓圓的大眼，與車箱四個大窗，兩扇對開的門和座椅，跟隨窗外錯落飛掠的燈火，交疊在玻璃映照虛實難分的車行中……

1.

那是北上夜快車，我四歲，母親第一次帶我回龍潭生母家，已經太遠的時空，我只記得下火車又搭一段汽車，爬上一處山丘，到處是一層層的矮茶樹，外祖母站在一種小管竹子圍住的籬旁，消瘦身體穿著寬大黑色的大襟衫與褲子，與背後滿山的紅土，混成一種不易說出的色彩，只覺得她簡樸中有些不易融合的堅持。

當夜我與母親住下來，木造的厂型平房，屋後削平的山壁砌著石牆，厂型屋間有一條水溝，點油燈的晚上，我跨不過水溝，跌的一身溼。

「阿雲仔按細漢，蹺（跨）不過水溝，雞臂分汝吃，勞汝壓驚」

外祖母哄著我，那個晚上我做了惡夢，覺得茶園、竹籬、紅土對我好陌生，

細雨綿密的冬季，與南部日日晴朗差別如此大。

到我的年代，住在玉山山脈與阿里山山脈交會的山結，兒玉山斜入山坳，向左彎往達邦；祝山延續過來的山頭，向右彎往阿里山，像英文字母「r」，兩個大彎在這交會，又朝不同方向分開。

這兩山系間，一條陡峻的山溝劃界，是曾文溪源流之一，鐵軌下方是柳杉林，鐵軌上方是檜木林，林木密密遮蔽了鐵道，在這個村子，火車駛近的聲音根本聽不到，只有黑煙在山的那頭揚起時，大家才知火車來了。

這樣偏遠與世隔絕，想起童年的清晨，霜凝結如地衣，一支支豎立在屋頂，第一道爬升出玉山主峰的陽光照進來時，屋頂白茫茫厚霜上也冒起白煙，母親每早對我催促：

「阿雲仔！遽遽擎手起火，水滾（火甫）茶，先拜公婆，再去伯公下燒香」

我常想土地公是整個村子一齊拜的神，又不是我們家獨有，升火燒水完，我還得走十公里路趕去學校上課，那麼冷的天氣，不只煙囪冒起火爐升火的煙，我只要一呼吸，鼻頭冒著白煙，那麼冷又趕，母親怎都不體諒？

往後一直到長大，阿裕舅每年會在茶採收後，寄茶給我家，一包約半斤重，將茶葉用淡黃色紙包成長方型，頭與底從四邊摺合封起來，上面寫著優良名茶「台灣包種茶」。

母親總是家有客人時，用一個 12 升大茶壺燒滾水沖給客人喝，這一大壺茶放在火爐上，大夥邊喝邊聊，幾個小時茶水不會生澀，隔夜早上，茶呈黑橙色，母親說：「那是嚴（濃）茶變涼，熱天吃會退火」，說也奇怪，長大後我喝綠茶太刮胃，喝熟茶焙過頭會上火，泡工夫茶雖講究，但喝阿裕舅的茶，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

1.

首段是襲用我的【慾望草原】序章文字

過去我在小說【與馬臉共度黃昏】中

完全襲用陳映真的小說文字

因為那篇小說我是跟陳桑的【將軍族】致敬

對於習作人，當然也可以這樣做

但是要找到一個可以【說服自己】的理由

2.

主客觀場景問題

第 1 段由敘述者【我】講故事

看來小說是第一人稱觀點
問題是接下來 3 小段都是客觀的寫景
與第 1 段完全主觀產生落差
你當然可以寫景，但要採用主觀鏡頭

3.

時空紊亂很嚴重
第 2 第 3 小段的登山鐵路在阿里山區
看起來應是過去的時空
第 3 第 4 小段在鐵路縱貫線上
是現在的時空
這時候敘述者【我】究竟在那列火車上？

4.

首段敘述者【我】既然是講母親的故事
接下來不應該是兩段火車路的景
而是我心目中或記憶中【母親】如何如何
最好技巧的帶出小說眼一即標題的【水粿】
例如說母親一直念念不忘早年吃的客家水粿
所以回到北部客鄉一定要去吃水粿….

5.如是

則以上幾小段可以做為小說的序章
是以第一人稱觀點來講媽媽的故事
接下去的文本段落，分別標以 1.2.3.4……
是以全知觀點和時空錯縱方式
描述【我】北上回鄉之後
我跟母親之間發生的
現在的以及過去的故事…….對話結束 1 月 7 日已看過

《總有一日》／王興寶

專家研究台灣經濟景氣無好个原因，包尾發現問題就係這下个後生人忒謙虛哩，頭家逐隻月發个月給，佢兜總係嫌忒多，結局就係社會个消費力緊來緊低……

□本且還毋知這件事有幾嚴重！到□代表一間上市公司徵求人才，面試个時節□正知……

來面試个後生人看著□，第一句話就係：『月給□做得領較少兜欸，無相干？』後生人一身派頭介西裝，頭那毛還抹油抹到烏金烏金，□看等厥人事資料講：『你係企管謬資訊雙博士，當無簡單哦！公司對你這種人才，試用期个月給最少乜有十萬個銀，正式錄用以後會有二十萬哦！』

佢像著一下驚：『毋使，毋使，□算係雙博士毋會差，毋過□讀个學校毋係外國有名个學校，像哈佛大學這兜，故所月給毋使恁多！』

□笑笑仔講：『係哦，你讀个台灣大學乜係台灣最贊个啊，毋會輸分哈佛大學啦！……除忒月給，公司還會派分你一台轎車哦！…』

『麼个？』厥前額有汗流下來：『敗勢，□毋會使車哩！再過講，□論文盡多係抄來个，故所月給實在毋使恁多！』

□目西西仔講：『莫講笑，抄襲論文哪有麼个，大自家還毋係抄來抄去，盡多做官做府个還請別儕人寫哩！』

後生人將領枯帶放較鬆兜，汗流脈落講：『哎……，毋過，在研究所上課、做研究个時節，□毋單淨逐擺佇遲到早退，還輒輒逐目睡……，故所月給拉過日仔就做得哩！』

像狐狸樣仔，□還係笑笑：『無相干啦！後生人暗晡頭無閒搞聊、無閒約會，日時頭小可歇暍一下，該毋係當正常欸麼！講轉來，恁樣還做得拿著博士學位，這還啊無恁該，定著係盡有人脈，乜係一種本等啊！』

□目金金看等佢，嘎等講：『還過……本公司考慮後生人有成家个需求，另外還有補助買屋个錢，逐隻月差毋多有五萬個銀，你莫嫌少正好哦！』

後生人牙研目皺，強強會噉出來：『毋使！毋使補助啦，□較愛睷屋戴，無想愛買屋仔，乜無想討舖娘，一儕人戴無共樣个位所，搬來搬去較生趣！』

□當細義仔停一杯咖啡放厥面前，等佢較冷靜兜，□又講：『係哦！毋管仰般，錢會照時間播入汝戶頭，自在你仰般使。』

最尾，□企起來，一下握等後生人冷習習个手：『好哩，歡迎你來公司上班。』□盡命牯搖厥手，嘎等講：『公司需要你這種人才，你就 2030 年來報到吧！』後生人一聽啊著，黏時昏忒……

菊島之戀

1 序曲:回航

當天空出現魚肚白，趙琨早已迫不及待地背著行囊騎上他的重機愛車，載著已陪伴他兩年多的愛犬大毛，就這樣上了大渡輪之後，趙琨義無反顧地從台中港出發了。這一次，不是去那裡流浪，而是回到他自己的出生地——一個四面都是海，海水跟天空一樣湛藍到處都是貝殼和仙人掌，也就是星砂的故鄉——澎湖。

大渡輪慢慢地駛離了港灣，航向了大海。原本晴朗的天空這時卻飄來了烏雲，恐怕即將會有一場大雷雨。面對未來，趙琨覺得自己就好像是面對這一片汪洋大海一般，無邊無際，心中不免升起了一股茫茫然.....。趙琨很自然地點了一根菸在手上，另一手拍拍趴在自己腳上的大毛，邊對大毛說：「這一趟航行要花四個多鐘頭，你就好好地睡一覺吧！」

大毛一向像聽得懂他說的話一般，隨即移動了位置不再趴在主人的腳上撒嬌，逕自乖乖地趴在主人的重機旁閉上眼睛準備入睡。那意思似乎是說：「好吧！但我還是會保持警覺幫你看守著愛車的。」趙琨也似乎理解大毛的意思摸摸牠的頭，微笑著說：「好孩子！」便逕自到甲板上隨處逛逛。

算算時間已將近十五年了.....。趙琨從高職畢業後就離開澎湖到台灣本島念軍校，然後當了職業軍人也一直是在本島。也因此淡水買了一間小小的公寓，讓自己有一個小小的窩。雖說淡水冬天又溼又冷，但比起澎湖的東北季風也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罷了。而且這裡還能看見海也就足夠了！只是每個月要繳房貸的壓力，也只能粗茶淡飯兩袖清風了！這樣十年下來，突然有了改變生活方式的想法，趙琨便毅然決然辭去了軍職。

在目前失業率愈來愈高的台灣，找工作著實不易更別提事業第二春了！趙琨做了幾年的業務工作

，而維持最久的就是賣寵物用品了，這應該是和嗜好有關吧！趙琨喜歡養養寵物，才不至於回到家裡會有無人作伴的淒涼。但最好的方式是養一條狗！這也是他養大毛的原因。雖然狗食不便宜，他卻一點也不在意，因為大毛就像是自己的家人。

畢竟業務工作的壓力是很大的，所以趙琨也養成了偶而去旅行的習慣。以前當軍人時為了節省開銷，不是搭火車就是搭公車等大眾運輸工具，後來為了做業務方便買了車，也就換成開車四處逛了。

即使趙琨適應了業務的工作，但仍舊有一種疲乏的感受常在心頭翻攪。終於他還是辭了工作，也把汽車換成了重機，然後徹底的，像做一場告別儀式一般地做了一次環島的流浪之旅。

所謂「流浪」就是不趕時間隨性隨緣地走走停停。旅途中看盡了自然的美景，也

流覽了大城小鎮，但回程時他卻突然想念起了澎湖，歸心似箭地想即刻回到故鄉。所以環島結束之後一回到台北，索性乘著房價正好便將淡水的公寓賣了，然後從寵物旅館領回了大毛，告訴大毛說：「我們回家吧，真正的家！」於是他們就這樣踏上了歸途。

四個多鐘頭的航程雖然是緩慢而無聊的，但磨蝕不了趙琨的決心！即使中途下了一場傾盆的大雨，也反倒像是雷鳴的戰鼓鼓舞著趙琨向前邁進的意志。尤其當大渡輪從一片茫茫大海逐漸靠近陸地時，眼前浮現的就是菊島朦朧但熟悉的身影，趙琨的心也跟著沸騰了起來！大船愈來愈接近陸地了，原本模糊的影像也逐漸清晰了起來，連他心中的茫然感也一併消退了。

是的，熟悉的港灣、熟悉的景物、熟悉的大廟.....屬於家鄉所有的一切，在夏日午後陽光的映照下更加顯的耀眼光芒。就在那座大廟的後方，也就是他心中永遠的家了！

趙琨喚醒了大毛說：「我們到家了！」

作者：廖聖芳

修改於 201/01/17

《天命》短篇小說 錡亮／文稿

鬼魅收假第二天，整個身體就像吹滿了氫的氣球，然後逐漸的慢慢的洩氣癱懶躺在沙發上，甚麼都不想，甚至腦袋放空找不到任何詞彙讓自己無語狀態，有的只是手邊電視遙控器從 1 轉到 100 再從 100 轉到 1，嘴角上揚傻笑！不過就是無聊的一天罷了，手邊遙控器沒來由的轉到 017 一陣悅耳聲音傳來……

「自從毋識起呀北哪風 北風吹來依嘍滿山哪動……」不自主跟著哼唱。

這時門內電鈴響起，天啊！是誰沒帶鑰匙或是誰來造訪，我真不想離開我的視線，但腳步履蹣跚前行打開兩道門上鎖扣，眼前還沒看清楚卻被虧了幾句：

「en´ 在外背就聽著有人在該喊牙齒痛，就係你喔！美濃客家歌謠還唱罔罔仔，」「啊唷！係阿飛，ngai ~ 遽遽去泡茶請你食」。

一陣噓寒問飽幾句後，阿飛身旁的女孩眼睛不停看著屋內牆上的畫作及貼有我的命理勘與協會證書，我想她一定好奇？我該如何回答她想知道照片的左方名字是之前的我！是人們所認知的外表下。

還來不及反應！這女孩口音像極了電視裡的詹子晴。

「吳先生，你是命理師喔！」

我隨即補上一句：「我不當命理師已很久了，」

「為什麼？」

這問題早在十年前板橋簡易法庭上一場雄雌莫辯而導致她的愛慕男人越界，從此不再操刀為那些有孤獨情緒無法發洩的人的溝通管道。

如此的肯定得沒有轉圜的餘地？其實在我的思維是做不到，血液的基因還蠢蠢欲動，還想著當年五術界的精英。

阿飛使眼色給了這女孩，但她口無遮掩的像狗仔記者繼續追問。

「聽說你帶有先天體質，能看見第三空間的朋友？」

又是靈異節目惹來的禍，祂們生前不就是人嘛！現在只換個名詞，何必去咖上這一腳呢？鬼我看得多，有色鬼、酒鬼、賭鬼、菸鬼、骯髒鬼、老婆們口中的死鬼，還有我缺乏睡眠的詭異像極了魷神仔。

「鬼是長得怎樣？是不是沒有五官啦！」

阿飛急忙拍拍女孩左肩制止說下去。

「好了啦！妳別再說鬼不鬼的，滿毛骨悚然，何況七月剛過，我老同事整個月都和鬼打混，妳看他黑眼圈都出來了，可見他到各宮廟或大樓幫忙中元普渡有多累人！」

細雪 /

第一章

“细姑娘①，劳驾帮个忙！”

从镜子里看到妙子从过道走进来，幸子头也不回地把自己正在擦脖子的粉扑儿递了过去，她像瞧陌生人那样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自己映在镜子里的风姿——穿着长衬衣、后颈裸露着。同时询问道：“雪子妹妹在楼下干啥？”

“在守着小悦练钢琴吧。”

楼下果真有弹练习曲的声音，原来雪子一打扮好就让悦子拉去看她练钢琴了。悦子这孩子只要雪子守在她身边，哪怕她妈妈外出也能乖乖地呆在家里。可是今天她妈妈和雪子、妙子三人一块儿出去，她就有些不高兴。后来知道两点钟开始的音乐会一结束，雪子在晚饭前先单独回家陪她，她才勉强顺从了。

“哦！细姑娘，雪子妹妹的亲事又有一门了。”

“是吗？”

妙子给姐姐抹粉，从脖子一直抹到肩膀，留下鲜明的粉痕。幸子的背并不驼，由于长得丰满，双肩到背上隆起滑腻的肌肉，在秋光下显得色泽丰润，看去精神得很，不像三十开外的人。

“井谷老板娘来说的亲。”

“是吗？”

“是个挣薪水的，据说是 MB 化学工业公司的职员。”

“收入有多少？”

“月薪一百七八十元，加上奖金大概有二百五十元左右吧。”

“MB 化工是法国人开办的公司呀。”

“是呀，你什么都知道呢，细姑娘。”

“这点儿事情总知道吧。”

对于这类事情，两个姐姐都赶不上年纪最小的妙子那样精明。她几乎有点儿瞧不起两个姐姐对外界的一无所知，说起话来倒像自己是老大姐。

“这家公司的名称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据说总公司在巴黎，资本很雄厚。”

“就是在日本，神户的滨海大街不是还有他们的大厦吗？”

“是呀。据说他就在那里上班。”

“他能讲法语吗？”

“能。大阪外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在巴黎又呆过一阵子。白天上班，晚上在夜校教法语，月薪大概是一百元，两项加在一起，每月有三百五十元的收入哩。”

“财产呢？”

“没有什么财产。乡下有一所老宅子，老娘住着，还有他本人住的六甲方面的房子和地皮。六甲方面的房子是分期付款买的小小的文化住宅，没什么大不了了。”

“尽管这么说，省下房租，每月四百元以上的生活有着落了。”

“这门亲事对雪子究竟怎样？家累仅仅一个老娘，又住在乡下，来不了神户。本人四十一岁，据说还是第一次结婚。”

“四十一岁还没结过婚，为什么？”

“据说是挑长相耽误下来的。”

“嘿，靠不住！得仔细调查调查。”

“对方起劲得很呢。”

“雪姐的照片给人家了吗？”

幸子上面，长房还有一个姐姐鹤子。妙子从小管幸子叫“二姐”，管雪子叫“雪子姐”，叫快了听起来就成了“雪姐”。

“照片先前给过井谷老板娘一张，井谷自作主张给了对方。对方看了似乎很中意。”

“家里有对方的照片吗？”

①“细”这个词有“排行最小”的意思，我国南方地区多用。

楼下的钢琴声还没有停止，幸子估计雪子一时不会上楼。

“喏，就在最上面靠右边那个小抽屉里，你打开吧。”幸子拿起口红，像要和镜子里的人亲嘴那样努努嘴。“在那里吧？”

“有了。这张照片给雪姐看过没有？”

“给她看了。”

“雪姐怎么说？”

“还不是从前那个老样子，不表态。只说了一句‘啊！这个人’。细姑娘，你觉得怎么样？”

“这样的人，我看平庸得很。也许有几分可取之处。不过，总的看来还是小职员类型的人。”

“那还用说，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嘛！”

“对于雪姐倒有个好处，可以跟他学点法语。”

幸子脸部的化妆已大体就绪，她刚要解开印有“小槌屋绸缎庄”店号的纸包上的带子，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

“对了，我是‘缺B’的。细姑娘，请你下楼去吩咐一声，让谁把注射器消消毒。”

脚气可以说是阪神地区①的一种地方病，也许由于这个缘故，这一家人从当家的两口子到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悦子，每年夏秋两季都闹脚气，注射维生素B就成了习惯。近来连医生那儿也不去了，家里常备有高效维生素注射剂，连没有什么毛病的时候也互相打针。只要什么地方有点儿不舒服，就归之于缺少维生素B。也不知是谁先说开的，碰到这种情况，就称之为“缺B”。

钢琴声停止了。妙子把照片放回抽屉，走到楼梯口，但没下楼，站在那里向楼下瞧了瞧，高声喊道：“喂！下面有人吗？太太要打针，把注射器消一下毒。”

第二章

井谷是神户东方饭店附近一家美容院的老板娘，幸子姐妹是那里的老主顾。由于听说这位老板娘爱替人做媒，幸子早就托她为雪子找个对象，还给了她一张雪子的照片。前几天幸子去她那里做头发，做完头发，井谷说：“太太，去喝杯茶好吗？”便抽空邀幸子去了东方饭店的休息室，和幸子谈起这件事。她说：“一个半月以前我把雪子小姐的照片给男家看了，因为生恐磨磨蹭蹭会错过良缘，事前没有和您商量，非常抱歉。后来很久没有消息，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大概对方在那段时间里调查了府上的情况，包括大阪的长房、二房您这里、雪子小姐本

人以及她读书的那个女子中学，还有雪子小姐的书法老师和茶道老师那里，也都去调查了，对于府上的家庭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连那次报载记事有误一事，也特地去报馆作了调查，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不过，我还劝对方莫如先见一面，看看人家是不是那种闹桃色新闻的小姐。对方却谦虚地说，一个靠低薪生活的人，本来高攀不上莳冈先生家那样的大家闺秀，何况嫁到穷人家来要操劳吃苦，实在于心不安。不过万一有假之缘，能结成婚姻，那就太好了，所以希望说合一下试试。据我所知，对方的祖父过去是北陆一个小诸侯的宰相，目前乡下还留着一所邸宅，门第上双方相差不大。您府上自然是世家大族，提起‘莳冈’，当初在大阪看来是无人不晓。可是，请勿见怪，恕我说句直爽话，要是一味惦念着过去，到头来只能耽误雪子小姐的前程，我看能将就还是将就一下，您觉得怎样？男方现在钱虽挣得不多，可是人家才四十一岁，工资还有希望提高。再说，那家公司和日本公司不同，本人比较空闲，夜校教书的时间可以大大增加，每月四百元以上的收入毫无问题，所以结婚以后家里可以雇女佣。至于人品方面，他是我二弟中学里的同学，从小就很了解，所以我弟弟说他可以打保票。尽管如此，您最好还是亲自调查一下。至于晚婚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挑长相，这一点是可信的。对方到过巴黎，年纪又四十开外，大概不可能完全没近过女色。不过，据我上次见面的印象，确实是个正派的职员，寻花问柳那种人的样子丝毫也没有。类似这种规规矩矩的人，往往爱挑长相。对方又是到过巴黎的，正因为这样，反倒想挑一个纯日本式的美人做太太。洋服穿得不合式倒不在乎，性格要温柔，举止要稳重，仪态要大方，和服穿得要合身，相貌当然不用说，首先手和脚要长得好看。以上这些条件，对于雪子小姐来说，根本不在话下。”

①大阪、神户两地合称阪神地区。

井谷一边供养着因中风而长期卧床不起的丈夫，一边经营着美容院，还把她的一个弟弟培养成医学博士。今年春天，又把女儿送到目白①去上学。她这个人脑筋动得比一般妇女快得多，万事都深得要领，缺少那种女商人的气质。说起话来开门见山，不转弯抹角，有什么说什么，无非是说出必要的实情，所以听的人也没什么反感。幸子最初听到井谷口若悬河的长篇大论，心里觉得这个人未免太那个，可是听着听着，就听出她那气质胜似男子的大老板派头的谈吐，完全出于一片好心。她的话不仅条理井然，无懈可击，而且把听话的人说得服服帖帖。最后分手的时候，她还叮嘱幸子赶快和长房的人商量，男方的身世由她负责调查。

①属东京文京区，日本女子大学所在地。

幸子下面挨肩的妹妹雪子，年纪已经三十岁，还没有结婚。人家怀疑其中说不定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最大的原因乃是她们姐妹三个——长房的大姐鹤子、幸子、连同雪子本人，都执着于她们父亲晚年那种奢侈的生活，以及过去莳冈家的名望地位，总想找个门当户对的攀亲。最初来做媒的人一个接一个，她们总觉得不满意而谢绝了，从而引起人家的反感。后来渐渐地没有人登门求婚了，同时她们的家运也一天不如一天。所以井谷说的“千万不要老惦念过去”，确实是为她们着想的金玉良言。莳冈家的全盛时代，至多不过持续到大正末年，现在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大阪人记得他家当初的情况。更坦率点说，即使在大正末年他们家门鼎盛的年代，由于她们父亲生活和营业上没有节制，致使各方面已逐渐露出破绽。不久父亲一死，营业规模缩小，接着就把开设在船场①的百年老铺拱手让给了别人。幸子和雪子永远忘不了父亲在世时的那段日子，每当姐妹俩走过那依稀保留着往年面貌的、附设有仓库的老铺——现在已经改建成洋楼的门口，总要恋恋不舍地向暗沉沉的门帘里觑上几眼。

她们的父亲没有生男孩，晚年退休以后就把家业交给赘婿辰雄掌管。次女幸子也招了一个女婿分居了。三女雪子很不幸，一则因为当时她已到了结婚的年龄而终于未能由父亲给物色个美满的婚姻，再则她和大姐夫辰雄意见不合。辰雄是银行家的儿子，入赘前一直在大阪一家银行里工作。尽管名义上继承了岳家的产业，实际工作仍然由他岳父和掌柜在干。岳父一死，他不顾小姨和亲戚们的反对，把一片加把劲也许就可以支撑下去的店铺拱手让给莳冈家的一个伙计，他自己却回银行去干他的老本行。辰雄的性格和他那位讲究排场的岳父不同，他作风稳健，甚至有点儿胆小怕事。要他克服经营上的困难，重振自己不熟悉的家业，他觉得很不在行，出于赘婿的责任感，他选择了一条比较安全的道路。可是雪子却一味留恋过去，对姐夫的做法心怀不满，认为已故的父亲一定和自己同样想法，在九泉之下也会怪怨姐夫没有魄力。正好在这个时候——父亲刚死不久，姐夫非常热心地为雪子物色到一个对象，竭力怂恿她结婚。男家是丰桥市的大财主，本人是当地一家银行的董事。姐夫任职的银行是那家银行的后台老板。由于这样一种关系，对方的人品和财产，姐夫都非常清楚。提起丰桥市的三枝家，气派也着实不小，对于目前的莳冈家来说，简直是高攀。男的本人忠厚老实，在相亲以前，事情差不多已经说停当了。等到两下一见面，雪子说什么也不肯嫁过去。推究其原因，并不是男的相貌猥琐，而是给人一种乡下绅士的印象，土头土脑，没有一点儿秀气。据说中学毕业时害了一场病，从此就没有升学，看来读书一定不聪明。雪子这方面呢，从女子中学到英专毕业，成绩一直很优秀，即使嫁了过去，只怕将来也很难相敬如宾。再说有产家庭的后代，生活上尽管有保障，可是在丰桥那

样的小城市过日子，将会寂寞不堪。幸子特别同情雪子，说什么决不能让她去受那个罪。姐夫这方面呢，觉得小姨子学习上尽管很不错，为人却深思熟虑，过分因循守旧，耽于日本趣味；所以让她到刺激较少的小城市去过悠闲岁月，是比较合适的，想必本人也不至于反对。哪里知道出乎他的意外，雪子的为人，看去怯生生的，怕羞害臊，谈锋又不健，其实人不可以貌相，她并不是那种百依百顺的女子，从这桩婚事上，她姐夫才第一次了解雪子的性格。

①大阪市商业中心。

不过，雪子既然内心决不同意这桩亲事，早该坦率声明，不该吞吞吐吐含糊其辞，使人误解，直到最后还不对她大姐夫和大姐说明，只对幸子表了态。那是因为姐夫太热心了，当面拒绝难于启齿；沉默寡言又是她的老毛病。因此她姐夫就误认为本人内心并不反对。男家相亲以后，忽然变得积极起来，派人来表示求婚的诚意，事情发展到骑虎难下的地步时，雪子才断然拒绝。一旦表示拒绝后，任凭她姐夫和姐姐苦口婆心地劝说，她始终不答应。最初，她姐夫以为这桩婚事如能成功，岳父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哪里知道结果使他大失所望。最难堪的是他无话可以应付男家以及为这桩婚事说合的他银行里的上司。为此，急得他直冒冷汗。要是能举出拒婚的正当理由倒也罢了。现在吹毛求疵，说人家长得不秀气，把一桩不可再得的大好良缘一口回绝，只能怪雪子太任性了。要是恶意猜测的话，甚至可以认为雪子是存心使她姐夫进退两难。

从此以后，她姐夫吃一堑，长一智，对于雪子的亲事，人家要是来做媒，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倾听，至于主动插手或者提什么具体意见，能避免他就避免了。

第三章

雪子迟迟没有结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井谷上回提到的“见报事件”。

那是五六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还只有二十岁的小妹妙子，和船场另一大户——开银楼的奥畑家的儿子恋爱，两人离家出走。两个年轻人认为，要抢在雪子前面结婚，一般是不可能的，因此两下商定好采取这样的非常手段。动机似乎很单纯，可是双方的家庭决不容许有这样的事情，所以马上把他们找了回来。事情到此表面上似乎简单地结束了，可偏偏不走运，让大阪一家小报把它登载了出来。更糟的是把妙子误作雪子，而且年龄也错成雪子的了。当时辰雄是一家之主，为了这件事，他大伤脑筋。如果为了雪子而要求报馆收回那则消息，结果无异于证实那件事是妙子干的，这一办法很不高明；那么付之不闻不问怎么样呢？他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后来他觉得不管犯错误的人会有什么下场，也不该让平白无辜的人背黑锅，最后还是要求报馆收回那则消息。岂知报上刊登出来的不是否认，而是更正，妙子的名字也上了报。辰雄本想事先征求一下雪子的意见，后来

觉得即使去征求意见，平常特别不轻易和他谈话的雪子，决不会有什么明确的答复；而且一旦和小姨子们商量起来，说不定反而要在利害关系不一致的两姐妹中间引起纠纷。因此，向报馆申请收回错误消息这件事，他只和自己的妻子鹤子讲了，没有和两个小姨子商量。这一举动，他想由他单独负责。说实在话，他的下意识里也许有不惜牺牲妙子以清洗雪子的冤屈，来博取雪子欢心的意图。因为在辰雄的心目中，表面上稳重老实的雪子，从来不肯对自己讲真心话，永远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是个最不好对付的人，所以想趁此机会讨她的好。可是这次又落了空，雪子和妙子对他都产生了反感。雪子认为报上登出错误的消息，只能怪自己倒楣，登报否认，往往总是在不显眼的犄角旮旯里刊出几个字，起不了什么作用。否认也罢，别的什么手段也罢，总之，从她们姐妹俩的立场来说，都不愿再多一次见报，最明智的办法是置之不闻不问。雪子想，姐夫给自己恢复名誉，自己很感激。可是这样一来，细姑娘又将怎么办？细姑娘的行为固然有缺点，但毕竟是年幼无知犯下的错误，要是追究起责任来，倒应该归罪于双方家教不严。至少在细姑娘这件事情上，不仅姐夫有责任，连自己也推脱不了。这样说也许有点儿那个，本人的无辜，知道的人一定能够谅解，这种小报上的消息，对自己并不见得能起多大的损害作用。倒是细姑娘如果因此而破罐破摔，以致堕落成为女流氓，那将怎么办？姐夫做事，件件摆大道理，就是缺少人情味。这样一件大事，和自己利害关系最密切，可是姐夫一句话也没有和自己商量就行动起来，实在太专横了。妙子又有妙子的看法，她认为姐夫要为雪子洗刷污名，那是理所当然。可是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可想，一定要在报纸上登出她的名字来吗？对方是一张小报，完全可以设法使之屈服，姐夫在这种地方舍不得花钱，就是不对。——这在她那个年龄来说是个早熟的见解。

为了这桩登报事件，辰雄当时觉得没脸见人，甚至要提出辞呈，后来经过劝说，总算平安无事。可是雪子所受的损失实在太大了。偶尔有少数几个人注意到那则更正的消息，知道她的冤屈。她本人尽管白璧无瑕，社会上却普遍知道她有那样一个妹妹，无论本人怎样自负，由于这件事，雪子的婚事也就更加无人问津了。不管雪子心里怎样想，表面上她始终认为小报上那点儿误传无损于己，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和妙子伤感情，在姐夫面前反而处处袒护妙子。过去她们姐妹两个总轮流居住在上本町九条的长房家和阪急芦屋川的二房幸子家，自从出了那件事情以后，两人不约而同地一道来到幸子家，一住就住上半个月。幸子的丈夫贞之助是个会计师，每天去大阪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用岳家分到的一部分遗产贴补家用。贞之助这个人 and 长房大姐夫的一味严格不同，不像一个商科大学的毕业生，他爱好文学，平常还喜欢写写和歌^①。在两个小姨子面前不摆家长的架子，从任何方面讲，都不是两个小姨子所畏惧的人。不过有时雪子姐妹俩住得太久了，

他顾虑到长房那方面，往往会提醒幸子说：“让她们回去住几天怎么样？”幸子每次总是这样回答：“这事大姐是谅解的，您就不用担心了。如今长房孩子多，房子也挤，她们两姐妹常来这里住住，大姐倒能多歇息，她们爱住多久就让住多久，没有关系。”从此，他们不知不觉地就习以为常了。

这样过了几年，雪子的境况没有什么大变化，妙子这方面却有了意外的发展，到头来或多或少影响雪子的命运。妙子从中学生时代起就擅长做布娃娃，一有工夫，她就摆弄碎布玩儿，日积月累，技术进步了，作品竟然陈列到百货公司的货架上去了。她的作品花色繁多，有法国式的洋娃娃，也有纯日本趣味的歌舞伎式的娃娃，无论哪方面的作品都显示出她匠心独运的才能，是别人难以效仿的。这也说明她平时对电影、戏剧、美术、文学等其他方面的爱好和素养。总之，她手里做出来的小巧玲珑的艺术品，越来越博得人家的赏识。去年，幸子还为她租借到心斋桥附近的一家画廊，开了一次个人作品展。起初她嫌长房孩子多，嘈杂不安，就在幸子家里制作；后来想有一间更像样些的工作室，于是就在夙川的松涛公寓租了一间屋子，那里离幸子家不到半小时的路程，而且又在同一电车线上。长房的大姐夫不赞成妙子变成女职工，更不赞成她租屋子。这些都被幸子说服了。她说妙子过去犯了点错误，婚姻问题比雪子更难解决，也许还是让她有点儿事情干干比较好；至于租屋子也只是为了工作方便，不是去住宿。碰巧有个死了丈夫的女朋友开设一家公寓，便托她搞到一间屋子，那里离家又近，自己可以经常去察看情况。经过幸子这样一解释，先斩后奏获得了认可。

妙子的，性格和雪子相反，本来比较开朗，常爱说几句俏皮话或开个玩笑。自从闹了那次出奔，她就变得阴郁了，整天阴阳怪气地想心事。新天地的开辟挽救了她，近来又恢复了以前那种开朗的性格，在这一点上幸子的估计是正确的。妙子每月从长房那儿拿零用钱，此外，她做出来的洋娃娃又能高价出售，手头也就自然宽裕起来。经常不是提着一个新奇的手提包，就是穿了一双进口的高级皮鞋。她大姐和二姐看在眼里，为她担心，曾劝她把挣到的钱存入银行。其实哪用姐姐们叮嘱，她早就机灵地把钱存进邮局，存折只给幸子看，还叫她不要让大姐知道。说什么“二姐要是缺零用钱，我借给你”。弄得幸子张口结舌，不知所对。有一次，人家提醒幸子说：“看到你家细姑娘和奥畑家的后哥儿在夙川的大堤上散步。”幸子不由得吃了一惊。不久以前，幸子发现妙子口袋里除了手绢而外，还有打火机，觉察到妙子背着她吸起烟来了。其实二十五六岁的人吸几支烟，也是情理之中，无可厚非的事。她当下把妙子叫来一问，答称确有这件事。再追问下去，说是那次出事以来，两下一直不通音信。上次开展览会的时候，奥畑来参观，而且买了妙子最得意的杰作，从此以后，两下又来往了。尽管来往，但双方都很清白，而且见面的次数也不多。还说她已经长大成人，不比以前了，要姐姐

相信她。可是，经她这样一解释，幸子对于她在外面租屋子就不放心了，而且觉得对长房也不好交代。至于妙子的工作，完全取决于她的兴致，再加上本人以艺术家自居，干活不是每天排定进程，有时接连休息几天，兴致来的时候，一干就干个通宵，第二天浮肿着脸回家。本来不让她在公寓里过夜，后来渐渐的行不通了。她什么时候去上本町长房那儿或夙川公寓，什么时候应该回芦屋，从来没有事前和自己联系过，一想到这些，幸子觉得自己真太糊涂了。一天，她窥探到妙子不在公寓，就去那里找那位老板娘朋友，不露痕迹地打听出许多情况。据那位老板娘说，细姑娘近来发迹了，她招收了两三个跟她学手艺的徒弟，看去都是人家的太太和小姐，男客大抵是经常来取货或者送原材料的。细姑娘干起活来非常专心，往往一干就干到早晨三四点钟。由于没有被褥，只能抽烟等天亮，赶头班电车回芦屋，这番话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对得上号。还有原来租的是六铺席大的日本式房间，最近换了宽敞的屋子。去到那里一看，是西式房间附带一个四铺席半的日本式屋子，里面摆满了参考书、杂志、缝纫机、碎布以及其他原材料和未完成的作品，墙上还用钉钉着许多照片。虽然像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那样，显得有些杂，但毕竟是年轻姑娘工作的地方，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屋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烟灰缸子里连烟头都没有，抽屉和信插里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①五句三十一音的日本诗。

幸子本来以为也许能发现物证一类的东西，离家时还有点儿怕怕缩缩的，鼓不起劲。及至进入公寓一看，毫无所得，才放下了心，觉得幸而亲自来察看一趟。对于妙子，反而比以前更加信任了。这样又过了一两个月，这件事在她已经淡忘了。一天，妙子不在家，到夙川去了，奥畑突然来访，求见当家太太。船场时代他们两家就是近邻，幸子不是全不相识，只能接见。一见面奥畑就说：“突然拜访，很失礼。不过有件事特地来恳求您体谅。”他先表白了一番，然后接着说：“几年前我们的举动太不择手段，但决不是出于一时的轻浮；尽管当时我们被隔离，不过我和细姑娘（“细姑娘”是“小姑娘”的意思，大阪人一般都这样称呼家里最小的女儿。当初奥畑不仅管妙子叫“细姑娘”，还管幸子叫“姐姐”）已经约好，不管等多少年，我们决心等候家长们的谅解。家父家兄最初误认细姑娘是阿飞，现在方才才知道她人品正直，而且富于艺术才能，知道我们的恋爱是健康的，所以他们今天不再反对我们结婚了。不过，细姑娘对我讲，雪子姐姐还没有许配，要等她的婚姻问题解决之后，我们的婚事才有指望。所以我们两个商量了，由我来向您陈情。我们决不着急，准备一直等下去，等到适当时机的到来。只不过想让姐姐了解我们已经订了约，并且相信我们。有机会还想请您对长房的姐夫和姐姐适当关说一下，使我们能如愿以偿，那就更加感激不尽了。姐姐最理解我们，

而且同情细姑娘，所以我才敢冒昧地说出自己的愿望。”经他这样一讲，幸子只能回说大体上明白了，不置可否地敷衍几句就把他打发走了。奥畑的话倘若句句属实，那是想象所及的，并没使幸子感到那么意外。老实说，他们两人的关系既然闹到登上了报，最理想的出路就是让他们结婚，长房的姐夫和姐姐到头来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不过顾虑到这事对雪子的心理影响，所以能拖总想往后拖一下。

幸子有个习惯，一到无事可干就弹钢琴。那天，她送走了奥畑觉得无聊，就独自走进客厅，坐在钢琴前翻看琴谱，东挑西拣地弹起来。她一面弹琴，一面心里在捉摸去夙川的人也该回来了，不料妙子已经坦然地走了进来。幸子一见到她，停下手来叫了一声“细姑娘”，接着就说：“奥畑家的启哥儿刚刚走。”

“是吗？”

“你们的事情我知道了。……现在暂时搁一搁，我给你们办吧。”

“嗯。”

“如果现在就提出来，雪子太可怜了。”

“嗯。”

“你明白了吧，细姑娘？”

妙子有点儿不好意思，强作镇静地只管“嗯”、“嗯”的随声附和。

第四章

妙子和奥畑最近来往的情况，幸子最初没有告诉雪子，也没有对任何人讲。有一天，妙子和奥畑又一道出去散步，从夙川去香栴园，中途要穿过阪神公路，凑巧雪子乘公共汽车路经该地下车，两下碰见了，雪子没有声张出去。过了半个月，妙子把这件事告诉了幸子。这样一来，他们两人的来往如果再瞒住雪子不讲，妙子会遭到不必要的误解，因此幸子就把前些日子奥畑来访的情形对雪子讲了，并且告诉她将来只能让他们结婚，目前不急，要等她订婚以后再办这件事。那时，为了取得长房的谅解，还得仰仗她出把力。幸子一边解释，一边暗暗察看雪子的面部表情。雪子照常平心静气地听完幸子的话，回答说自己认为让他们两个先结婚好，不要单为顾虑次序颠倒的问题而把这事往后拖，自己决不会由于妹妹先结婚而受到什么打击，也不会抛弃希望。自己有这样一种预感，幸福的日子自会到来。幸子觉得她的话既不是讥讽，也不是逞强。

可是，不管本人怎样想，姐姐先出嫁是天经地义的。再说妙子的婚事几乎已成定局，所以雪子的亲事更应该赶快办。雪子的晚婚，除了以上举出的那些原因外，还有一个使她不幸的原因，就是她是未年出世的羊婆。一般丙午年出生的女子嫁不出去^①；可是羊年出生的女子不受欢迎这个迷信，关东地方没有，所以东京人对此会觉得奇怪。在关西地方，人们认为未年生的女子命苦，到老无人要，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忌配属羊的老婆，甚至还有“不教羊婆当家”的谚语。大阪这

个地方商人特别多，历来不愿娶羊婆，因此，长房的大姐常说雪子妹妹的晚婚是受了这个迷信的影响。这样一误再误，姐夫和姐姐们渐渐明白再也不该提出苛刻的条件了，比如女方是第一次结婚，要求男方也是第一次结婚，就不合理；即使做人家的填房也可以，只要没有孩子，或者有孩子也可以，只要不超过两个；至于年龄，比二姐夫贞之助大一两岁也可以，只要外表不衰老，一步一步地把标准降低下来。雪子本人也说，只要姐夫和姐姐们都同意，叫我嫁到哪家就去哪家，上面那些条件自己不反对，只是如果嫁到有孩子的人家去，最好是一个面貌招人喜欢的小女孩，过门以后，自己能真心疼爱她；嫁的如果是四十岁以上的人，眼看对方已经没有多大前程，经济状况也不会有什么改善，自己做寡妇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尽管不要求对方家财百万，但也必须要有安度晚年的生活保障。雪子这两条补充意见，长房和二房的人都认为很有道理，就一并提了出来作为择配的条件。

井谷介绍的这桩亲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的。衡量起来，除了财产一项不符合条件外，其余大体上都和女方的要求相差不多。而且年龄才四十一岁，比贞之助还年轻一两岁，前途还大有可为。最初尽管说年龄比姐夫大几岁也无妨，现在反倒比姐夫年轻，那就再合适也没有了。最突出的一点，对方是第一次结婚，这在女方是一直认为没有这种可能，不抱任何幻想的，现在居然遇到这种今后决不可能再得的机会，因此就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一条。总之，虽然别的条件还稍有些不足之处，只此初婚一条，就足以弥补一切欠缺而有余。尽管那个人是靠工资生活的，但他受过法国的教育，对于法国的艺术、文艺多少知道一些，在这方面幸子估计雪子也许会中意的。不知道的人都以为雪子是纯日本趣味的姑娘，那只是对她的服饰、体态以及谈吐举止方面的表面认识，其实并不是这样，眼前她就在学法语，她对西洋音乐的理解比对日本音乐的理解还深。幸子暗地里还走了 MB 化学工业公司的门路，托人打听濂越这个人的名声，又从其他方面作了调查，对于这个人的人格，没有一个人说不好的，因此幸子觉得也许良缘就在眼前，打算过几天去和长房商量。不料一星期前，井谷突然坐了出租汽车来到芦屋，动问这桩亲事考虑过没有，催促赶快进行，同时把对方的照片也送了来。面对井谷滔滔不绝的谈锋，幸子不能告诉她正要去和长房商量，因为这样就显出对这事抓得不紧，所以只能对她说是桩非常理想的良缘，长房正在调查对方的情况，估计再过一星期就可以奉告了。井谷就说，这种事情越快越好，要是有意的话，务请赶快进行。濂越先生天天打电话来催问有没有消息，而且把他的照片送上过目，还要我顺便到府上了解一下情况，因此我才赶来一趟，一星期后听这里的好消息吧。井谷只坐了五分钟，简明扼要地讲了这一番话，就坐上等在门口的汽车回去了。

①日本人迷信丙午年(马年)出生的女子要杀夫。

幸子的生活作风一切都是上方①方式，遇事从容不迫，慢悠悠的；对于雪子这件终身大事，她觉得如果把它当作日常事务那样处理，未免鲁莽轻率。可是，这次让井谷催逼得她一变往常行动迟缓的作风，第二天马上就去上本町长房那儿看她姐姐，把事情的大致经过讲了一遍，并且说明对方急等回音。可是遇到行动比她更迟缓的那位姐姐，对于这类事情尤其慎重，尽管觉得条件还不错，也得先和丈夫商量，认可以后委托信用调查所去调查，然后再派人去乡间调查对方的家庭情况，这样一来，所费的时间就多了。长房的姐姐既然这样主张，那么这件事情就决不是一星期内所能解决的了，至少得花一个月的时间，幸子正打算设法再拖上个把月。到了约定期限的昨天，门外又停了出租汽车，一想起当天有约，果然是井谷到来了。幸子连忙告诉她，昨天再一次催促长房的人，据说大体上没有问题，不过还有几处调查得不周到，请再等四五天。井谷不等幸子辩解完毕，接口就不容推托地说：“要是大体上同意的话，细节可以放到以后调查，双方当事人先见一次面怎么样？不用摆什么正式相亲的排场，由我出面邀请双方吃顿晚饭，长房的姐夫和姐姐不光临也可以，只要你们夫妇俩陪同出席就行，男家正在殷切盼望着呢。”

井谷心想这姐妹几个也未免太骄傲了，人家那么热心为她们奔走，她们却推三阻四地不给答复，究竟打算怎么样。不正是由于这种拖拖沓沓的作风，才把婚期耽误下来了吗？必须给以当头棒喝才行。所以，她说起话来就显得更加咄咄逼人了。幸子也约略看出了她的心意，就动问见面日期。井谷回说日子也许定得太仓猝了一点，明天是星期天，假如能定在明天，濂越先生和她都很合适。幸子说明天已经有了别的约会，对方马上说那么就后天吧。这样一来，幸子只能答应暂定后天赴约。至于去得成去不成，明天中午打电话给回音，这才把井谷送走。昨天约好今天得打电话给人家确定日期。

①日本关东地方对京都和大阪两地的称呼。

喂！细姑娘……”

幸子不满意试穿在长衬衣外的那件衣裳，把它脱下扔在一边，刚要打开另一个纸包的时候，楼下停了半晌的钢琴声又响了起来，她又想起了什么似地说：“这件事真为难！”

“这件事究竟是什么事？”

“外出以前必须给井谷老板娘打个电话。”

“为什么？”

“她昨天又来了，要求今天相亲。”

“她这人老是那么着急。”

“她说不是正式相亲，只是一道吃顿便饭，不用太拘束，而且一定要我们应承。我对她说今天不成，她就问明天怎么样，我实在无法再推托了。”

“长房那边怎样说的？”

“大姐来接的电话，她让我们陪同你雪姐去。她说如果他们去了，以后就没有退步。井谷老板娘也说这样就行了。”

“雪姐是什么态度？”

“怎么讲呢，问题就在这里了。”

“她不愿意去吗？”

“她没有这样说。不过，她觉得昨天提出今天就相亲，太不郑重了。她不愿这样草率做事，可不是吗？总之，她不明确表态，不知道她的真意如何，只说莫如多调查一下对方的人品，无论我怎样劝说，她都没有答应说去。”

“那么怎样回答老板娘呢？”

“就是呀。如果不说出充分理由，对方一定会寻根究底的。……不管这次的结果怎样，要是惹恼了她，今后休想再要人家做媒，真为难哩！……喂，细姑娘，你也替我劝劝你雪姐，让她在这四五天内答应去和对方见见面，不一定今明两天。”

“说是可以说，不过，雪姐既然那样主张，我想说了也没用。”

“那倒不一定，她只是不满对方这次的要求过于突然，内心里似乎并不讨厌，只要你说得婉转一些，我看她会同意去的。”

幸子刚讲到这里，纸榻扇拉开了，雪子从过道里走了进来。幸子心想，刚才的几句话说不定让她听见了，就此再也没有开口。

第五章

雪子看到妙子在姐姐背后给系腰带，就问：“二姐系这条带子去吗？记得上次出席钢琴演奏会时，系的不正是这条带子吗？”

“嗯，是系的这条。”

“那时我坐在旁边，二姐呼吸的时候，它就吱吱地作响。”

“我不知道呀。”

“声音虽然很轻，但每次呼吸都听到吱吱地响，真难受。我看系这条带子去参加音乐会不行。”

“那么系哪条带子呢？”

幸子边说边打开衣柜，取出几个纸盒摆在手边，刚揭开纸盒，妙子从中挑出一条千堆雪图案的带子说：“用这条吧。”

“这条合适吗？”

“这条好，这条好，就用这条吧。”

雪子和妙子早已穿戴好，只等幸子一个人了。妙子像哄孩子似的拿了那条腰带又走到姐姐背后，好不容易给系上身。幸子重新坐到镜台前，刚一坐下就怪声叫了起来。

“不行！这条带子也不行！”

“为什么？”

“还问哩，你仔细听听，这条带子也吱吱地响呢。”

幸子说着故意吸了一口气，让带子的中央部发出吱吱的声音。

“真的在吱吱地响。”

“那就系那条草茵图案的吧。”

“不知究竟怎样，细姑娘，请你找出来试试看。”

姐妹三个，只有妙子穿的是西装，她伶俐地在那堆杂乱的纸盒里东挑西拣，终于找到了那条带子，又走到她姐姐背后给系上。幸子一手按住系好的鼓形结，站立着呼吸了两三次，说道：“这下似乎行了。”边说边取出衔在嘴里的带扣，穿进鼓形结，才一收紧，又吱吱地响了起来。

“怎么这条带子也响。”

“真的！呵呵呵呵！”

幸子腰部一发出响声，姐妹三个就笑得前仰后合。

“呵呵呵呵！筒式腰带系不得，这种带子不行。”雪子说。

“不，不是带子不行，而是质地的问题。”妙子说。

“可是，近来的筒式腰带不都是这种质地的吗？这种质地做成筒式的，非吱吱地发出声音来不可。”

“明白了，二姐，我明白了。”妙子又取出另一条腰带。

“系这条试试，我看这条不会再响了。”

“你那条不也是筒式的吗？”

“先照我说的试试看，发出响声的原因我知道了。”

“已经一点多钟了，不赶快去就听不上了。像今天这样的音乐会，正式演奏的时间是很短的。”

“怎么，雪妹，腰带问题不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吗？”

“是我提出来的呀，专程去听音乐会，要是耳边响起这样的声音，不是白去了吗？”

“哎！多费事！系了解，解了又系，折腾得汗都冒出来了。”

“笑话！我才费劲呢。”妙子跪在她姐姐背后，一头收紧腰带一头说。

“针在这里打吗？”阿春捧着盘子走了进来。盘子里盛着消过毒的注射器、维生素药盒、酒精瓶、脱脂棉以及胶布那类东西。

“雪妹，劳驾给我打一下。”幸子说完这句，又冲着阿春的背影吩咐说：“喂！你去叫汽车吧，让车子十分钟以后开来。”

针每次都是雪子给打，她熟练地用砂轮划断瓶颈，把药水吸进注射器，拉过幸子的左臂，——幸子那时正站在镜台前把衬垫塞进鼓形结里，雪子用蘸着酒精的脱脂棉使劲擦了擦，灵巧地把针头扎了进去。

“哎呀！好痛！”

“今天许是有点儿痛，因为没有时间，不能像往常那样慢悠悠地打了。”

维生素 B 的强烈气味一瞬间充满了整个屋子，雪子给她贴上胶布，在进针处又拍又揉，使肌肉松弛下来。

“我这里也好了。”妙子说。

“这条带子配哪个带扣合适？”

“你那个就行，快点吧，快点吧。”

“别这样使劲催，越催就越糊涂，弄得我晕头转向的。”

“二姐，这条带子怎么样？你吸口气试试。”

幸子听了妙子的话，接连呼吸了几次。

“真的，这下子不响了。细姑娘，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是新带子，就吱吱地响；这条带子是旧的，使用久了，所以就不响了。”

“真的，原来是这个道理。”

“稍稍想一下就明白了。”

这时，阿春从过道跑进来说：“太太，您的电话，是井谷老板娘打来的。”

“哎呀！糟了！忘了给她打电话了。”

“听！汽车好像来啦。”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幸子急得直喘气，雪子却文风不动，仿佛和她全不相干似的。

“我说，雪妹，怎么答复人家呀？”

“怎么答复都行。”

“可是，那个人要不好好应付，她是不会罢休的。”

“那就请你酌量着办吧。”

“不管怎样，明天的那个约会请她暂缓一下吧。”

“嗯。”

“这样可以吧？”

“嗯。”

雪子低着头坐在那里，站着的幸子无论怎样也看不到雪子的面部表情。

第六章

临出门时，雪子向那间西式屋子张望了一下，只见悦子正和小使女阿花在玩“过家家”，她就对悦子说：“小悦，我出去一趟，你要看好家，知道吗？”

“阿姨，我要的东西别忘了呀。”

“知道了，是前些日子看中的那套‘过家家’玩具吧？”

悦子只把长房的大姨叫“姨妈”，而把两个年轻的姨妈叫成“阿姨”和“细姨”。

“阿姨，天黑以前一定回来呀。”

“好，一定回来。”

“一定啊！”

“一定。你妈妈和细姨去神户吃晚饭，你爸爸在那里等她们。我回家和小悦一块儿吃。学校里留下作业了吧？”

“要写作文。”

“那么玩一会儿就去写吧，我回家后给你改。”

“阿姨，细姨，再见。”

悦子送她们到门口，脚上还穿着拖鞋，就走下泥地，在铺石上蹦蹦跳跳，一直追到大门口。

“要回来呀，阿姨，骗我可不行呀！”

“一件事要讲多少遍呀？我知道了。”

“阿姨，你不回来，悦子要生气的，知道吗？”

“啊！真讨厌。我知道了，知道了。”

“悦子这般寸步不离地依恋雪子，雪子心里其实很高兴。不知怎么的，即使妈妈外出，这孩子也从来没有这般追踪过。可是雪子一旦外出，她就左一个条件，右一个条件，缠住不放。雪子经常住在芦屋，不愿呆在上本町的长房家，主要是由于她和大姐夫相处不好，再就是两个姐姐当中，她和二姐的性情脾气最相投。外界不用说，连她自己深信不疑。不过最近她发现，对悦子的疼爱实际上也许超过了上面的两个原因。等到她觉察到这点时，她疼悦子疼得更是无微不至了。长房的大姐为此曾埋怨说，雪子妹妹只疼幸子妹妹的孩子，一点儿也不疼我家的孩子，弄得雪子无话可答。说心里话，雪子就喜欢像悦子这种类型的女孩子，长房家孩子固然不少，女孩却只有一个才两岁的婴儿，其余都是男孩，他们都不可能像悦子那样引起雪子的关注。雪子老早就死了母亲，十年前又死了父亲，如今她在长房家住住，在芦屋住住，没有一个固定的安身之处，所以即使明天就许配

出去，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恋的。不过，如果一旦结了婚，和一向最亲近而且作为靠山的幸子就见不到面了；不，幸子也许还能见到，悦子就见不到了；即使能见到，大概也不是先前那个悦子了。——先前自己对她的潜移默化，倾注在她身上的爱情，也许会被忘得一干二净，变成另外一个悦子。一想起这些，她就羡慕幸子身为母亲而能永远独占这个少女对母亲的爱，心里觉得苦恼。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她曾提出，如果嫁给人家做填房，希望对方有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不过，即使嫁到符合这种条件的人家去，自己成了比悦子更可爱的女孩的母亲，也不见得能像爱悦子那样爱那个孩子。想到这层，尽管婚期一再蹉跎，自己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感觉凄凉。她甚至想到，如果能让自己长此留在芦屋，代替做母亲的幸子所做的那份工作，以慰孤独，要比屈身嫁给一个不中意的男人强得多。

凭良心说，把雪子这样紧紧地和悦子拴在一起，也许和幸子的安排有些关系。例如，芦屋原先安排一间屋子给雪子和妙子姐妹俩住，由于妙子始终利用那间屋子做她的工作室，幸子趁机安排雪子和悦子同住在一个屋子里。悦子那间六铺席大的日本式屋子在楼上，屋子里放了一张小孩用的矮木床。过去一到夜里，女佣把被褥铺在床下，陪伴悦子睡。现在雪子来陪悦子，把原来用在折叠式床上的草垫铺在悦子那张矮床旁边，上面再加两个木棉垫褥，铺得和悦子那张床一样高。从此以后，悦子生病时的护理、复习学校里的功课、练钢琴、以至上学带的饭菜和点心这类本是幸子做的事，都渐渐的移到雪子手里去了。那是因为雪子干起这类事来比幸子更加胜任。悦子这孩子白白胖胖的，看起来很健康，其实体质像她母亲，抵抗力较弱，一会儿淋巴腺肿了，一会儿扁桃腺发炎了，还经常发高烧。遇到这种时候，换冰袋，换湿布，要通宵护理两三夜，这类事情除了雪子谁都受不了。三姐妹中，雪子的体质最弱，膀子只有悦子的那么粗，外表简直像个害了肺病的人，这也是她迟迟没有许婚的原因之一。尽管这么说，消极抵抗力之强，却数她第一。全家人一个接一个害了流行性感冒，唯独她没传染上，而且从来没有生过什么大病。在这方面，表面上很结实的幸子其实和悦子一样，徒有其表，最不争气，护理病人稍稍累了点儿，自己反倒病倒了，结果给别人增添麻烦。原来幸子是生长在家门鼎盛、亡父的宠爱集中在她身上的时代，现在尽管成了七岁孩子的妈妈，却依然是急躁任性的脾气，无论在精神上或体质上都缺少忍耐功夫，动不动就会受到两个妹妹的交口指责。正因为这样，她不仅不善于护理病人，更不善于管教孩子，经常会和悦子一本正经地吵起架来。因此，外界甚至传说幸子把雪子当家庭教师对待，不放她走，所以亲事总谈不成，即使有了好对象，幸子也从旁加以破坏。风声传到长房那里，长房的大姐尽管不信幸子会干出这种事情，背地里还是埋怨幸子不让雪子来长房住，说什么雪子已经成了幸子的宝贝疙瘩。

瘠了。贞之助顾虑到这点，曾经劝说过幸子。他说：“雪子妹妹住在这里倒无所谓，要是因此在我们家庭三人中间造成裂痕，就不妙了。让她和悦子稍稍疏远一些如何呢？要是悦子疏远你而倾心雪子妹妹，那就麻烦了。”幸子却认为这是贞之助的杞忧，她说：“悦子年纪虽小，但很机灵。尽管她和雪子妹妹很亲热，本心还是最爱我。遇到什么事情，她知道非缠住我不行，也懂得雪子阿姨迟早是要出嫁的。有雪子妹妹照顾孩子，省了我许多事情，的确帮了我的大忙；不过毕竟是暂时的，雪妹总是要出嫁的。我想既然她这样喜欢照料孩子，目前就把悦子交给她管，让她多少排遣一下婚期被耽误的不幸。细姑娘会做布娃娃，而且有一定的收入(似乎还有悄悄地私订了终身的人)，雪子妹妹呢，这些东西一样也没有，说得过分一点儿，几乎连容身之地都没有，我十分同情她的境遇，所以存心让悦子充当她遣愁解闷的玩具。”

雪子是否理解她姐姐的这番苦心，不得而知。可是，每当悦子生病的时候，她护理病人的那种献身精神，决不是母亲或护士所能做得到的。每逢全家外出，悦子不出去，必须留下一人看家的时候，雪子总是自觉自愿地留在家里，让幸子夫妇和妙子去。像今天这样的星期天，以往总是雪子留在家里，不过，今天是阪急御影①的桑山私邸招待她们三姐妹去听列沃·希罗泰的钢琴演奏。别的聚会雪子都甘心放弃，唯独钢琴演奏会非去不可。演奏会结束后，幸子和妙子约好要和去有马②远足的贞之助会合，然后在神户吃晚饭。雪子放弃了去神户吃晚饭，独自先回家。

第七章

“唔！二姐怎么还不出来。”

姐妹两个早就等候在大门口了，幸子却迟迟不出来。

“快两点钟啦。”妙子走向司机打开的汽车门。

“好长的电话！”

“怎么还不挂断呢。”

“想挂也不让挂呀，真急死人。”雪子又置身事外地打趣说。“小悦，去跟你妈妈说，少讲几句，快出来吧。”

“雪姐，我们坐上去吧。”妙子握住车门上的把手。

“等等吧。”这些地方恪守礼节的雪子应了一声，没有上车。妙子没办法，只能站在汽车前面等着。她看到悦子跑进了屋子，就说：“井谷老板娘做媒的事我已听说了。”她的声音很低，不让司机听见。

“是吗？”

“照片也让我看了。”

“是吗？”

“雪姐，你觉得怎么样？”

“光看照片怎么知道呢？”

“所以说两下见见面好嘛。”

“……”

“对方既然提出这样的要求，雪姐如果不去，二姐就为难了。”

“可是，哪有催得这样急的道理呢？”

“得啦，我们早就猜到你会这样推托的。……”妙子刚讲到这里，橐橐的步履声和“哎呀！手绢忘掉了，谁给拿条手绢来！”的嚷嚷声同时并作，幸子一头整理露在外面的长衬衫袖子，一头冲到门口说：“让你们久等啦。”

①②均为地名。

“等了半天啦，真的！”

“有那么久吗，可是要编出话来推托……所以弄到现在才挂断的呀。”

“好了！好了！这事以后再讲。”

“快上车吧。”跟在雪子后面的妙子说。

从幸子家到芦屋川车站约有七八百米路，像今天这样时间紧迫，得坐汽车，平常往往慢悠悠地散步走着去。遇到天气晴朗的日子，三姐妹穿了出客衣裳一同走在那条和阪急铁路并行的、当地人称之为水道路的山边大路上，她们那种风采，见到的人谁都得看上几眼。那一带街道上的人，个个都熟悉三姐妹的脸容，经常谈论她们，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她们的真正年龄。幸子身边有悦子这样一个女儿，本人的年龄也就不大容易隐蔽，尽管如此，看去顶多也不过二十七八，不会再多，何况还没出嫁的雪子，多说点也不过二十三四；至于妙子，往往让人家误认作十七八岁的少女。本来从年龄上说，如果人家把雪子称为“小姐”或者“姑娘”，的确有些可笑；但是，实际上大家都这样称呼她，谁也不觉得奇怪。再说颜色鲜艳、花样人时的衣裳对她们三姐妹特别相称，并不是说穿了那些漂亮衣裳人就变得年轻了，而是她们的姿容体态太娇艳轻盈了，不穿那些漂亮衣裳，就不相称。去年贞之助带她们三姐妹和悦子一同去锦带桥赏樱花时，曾拍了一张三人并立在桥上的照片，还写了一首诗：

丽影翩翩三姐妹，
锦带桥上斗红芳。

半点也不假，这三姐妹决非一味相像，她们各有特长，互相辉映，但又有其明显共同的地方，使人一眼就看出她们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姐妹。先说身材，幸子

个儿最高，其次是雪子，再就是妙子，一个比一个略矮些。三个人一同走在路上的时候，光这一点就值得一看。再说衣裳、饰物和人品，最富日本趣味的是雪子，最有西洋趣味的是妙子，幸子则不偏不倚，适得其中。妙子的脸圆圆的，五官端正，肌肉丰满结实；雪子恰好和她相反，长长的鹅蛋脸，身材苗条；把两个妹妹的长处集中在一身的是幸子。穿着方面，妙子一般多着西装，雪子总穿和服，幸子夏天穿西装，其他季节穿和服。说到三姐妹的相似之处，幸子和妙子都像她们的父亲，常常是容光焕发，唯独雪子不一样，看去总是愁容满面、不胜凄楚的样子，可说来也奇怪，她的衣裳倒是贵族人家侍女穿的那种织有花鸟草木图案的绉绸衣服最为合适，东京式的素净条纹料子完全不相称。

平常她们去参加音乐会，也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的，更不用说要出席今天这种私人公馆的招待会，那就非打扮得格外漂亮不可了。又碰上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当这三姐妹走下汽车，跑上站台的时候，站台上的人谁都得回头瞟她们一眼。那天正好是星期天的下午，开往神户的电车里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姐妹三个依次坐了下来。这时，雪子发现自己对面坐着一个中学生，中学生羞答答地低下了头，忽然双颊绯红，羞得就像一团火似的。

第八章

悦子玩够了“过家家”，叫阿花到楼上替她拿来了练习本，在那间西式屋子里写她的作文。

原来这幢住宅大部分是日本式建筑，只有两间屋子是西式的。那两间屋子连在一起，一间是餐室，一间是会客室。全家在一起团聚或者接待客人时，都用这两间屋子，一天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里消磨。再说那间会客室里摆着钢琴、收音机和留声机，冬天还生洋炉子取暖。一到冷天，大家都集中在这个屋子里，所以格外热闹。悦子平常除非家中来了许多客人或者自己生病睡倒，否则她不到夜里决不去自己的卧室，总是呆在这间会客室里。她楼上的那间日本式卧房里摆了一套西式家具，是卧室兼书房。可是无论学习或玩“过家家”，她都爱在会客室里，还把学习用品以及“过家家”的玩具扔得一屋子，一旦来了客人，就闹得手忙脚乱。

傍晚时，门铃响了，悦子扔下铅笔出去迎接。雪子手里提着讲定给她买的一包玩具，走进会客室。悦子紧跟着跑了进来，把练习本合在桌子上说：“不要看我的作业，让我看看买给我的东西吧。”她马上解开纸包，把里面的玩具摆满在长沙发上。

“谢谢阿姨！”

“没错吧？是这个东西吧？”

“嗯，是这个。谢谢您。”

“作文写好了吗？”

“不行，不行……”悦子拿起练习本，把它紧紧地抱在胸口，逃离雪子身边。

“……不让你看是有道理的。”

“什么道理呀？”

“呵呵呵呵，因为里面写了阿姨的事情。”

“那怕什么，写就写吧。给我看呀！”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给你看，现在不行。”

悦子说她写的作文题为“兔子的耳朵”，里面写到了阿姨，要是现在就拿出来看，觉得不好意思。她想等自己睡了以后让阿姨细细地看，错误的地方希望给纠正。第二天自己起个早，在上学以前把改过的作文誊清一遍。

雪子知道幸子她们吃过晚饭还要去看看电影什么的，回家一定很晚，所以吃完晚饭她和悦子一同洗了个澡，八点半钟就到卧室里去了。悦子年纪虽小，睡觉却不容易一下子睡着。睡进被窝以后，还要兴奋地讲上二三十分钟的话，这是她的习惯。为了使她安静地熟睡，雪子得费老大大一番劲，往往一边陪悦子闲扯哄她入睡，一边自己也睡下，有时竟然睡个通宵。平常她总是睡一会儿便偷偷地起身，在睡衣外面披上一件褂子，到楼下去和幸子他们喝茶聊天。有时贞之助也参加进来，取出干奶酪和白葡萄酒，陪大家喝上一杯。雪子有肩膀酸疼的老毛病，今晚疼得特别厉害，睡不着觉，想到幸子她们回家还早，莫如利用这段时间给悦子看作文。她见悦子呼呼地睡得很香，便起身翻开放在床头灯旁边的练习本，看起了那篇作文。

兔子的耳朵／

我养了一只兔子。这只兔子是人家送给我的。因为家里有狗和猫，所以就把兔子放在门口和猫狗分开养。我每天早晨去上学时，总要抱起那只兔子爱抚一番。

这是上星期四的事。那天早晨我去上学，走到门口一看，兔子的两只耳朵只有一只竖着，另一只倒在一边。我对它说：“唷！怎么回事呀！把那只耳朵也竖起来吧。”可是兔子不理我。“那么让我给你扶起来吧，”我用手扶起了它的耳朵。可是一放手，那只耳朵马上倒下了。我就对阿姨说：“阿姨，请你把兔子的耳朵竖起来。”阿姨就用脚夹起了兔子的耳朵。可是阿姨的脚一松开，那只耳朵

一下子又倒下了。阿姨说：“多奇怪的耳朵呀！”说着她就笑了。

看到这里，雪子连忙用铅笔把“阿姨就用脚夹起了兔子的耳朵”那句话里的“用脚”二字涂掉。

悦子的作文在学校里是优等，这篇作文写得也很出色。雪子借助字典才给她改正了几个错别字，别的语法修辞上的错误根本找不出，就是拿不定主意怎样改“用脚”那句话。最后雪子把“阿姨用脚”到“倒下了”那几句话改成：

“……阿姨攥住兔子的耳朵，让它直立，可是阿姨一放下那只耳朵，它就又倒下了。”

本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用脚”改为“用手”，但实际上当时确实是用了脚，考虑到不应该教孩子写假话，所以才模棱两可地改成那样的。雪子想到如果不是自己早发现，让悦子拿到学校里给老师看到了，多寒心呀。再一想悦子竟然把这种不相干的事情也写进作文，不由得独自笑了起来。

“用脚”这桩公案，原来是这样的。

半年以前，芦屋比邻——说是比邻，还莫如说两个院子紧紧相连的两家人家——搬来一户名叫舒尔茨的德国人。两家院子的交界处，只隔着一道疏孔的铁丝网。悦子不久就认识了舒尔茨家的孩子们，最初双方像互相辨别体臭的动物那样，把鼻子凑在铁丝网上互相瞪视着；后来双方就越过铁丝网交往起来。那家的大孩子叫彼得，是个男孩；老二是女孩，名叫罗茜玛丽；最小的男孩名叫弗利兹。老大彼得看上去有十岁或十一岁，罗茜玛丽和悦子差不多岁数，不过西洋人个儿高大，实际年龄也许比悦子小一两岁。悦子和他们兄妹三个都合得来，和罗茜玛丽特别友好。每天放学回家，她们总一道在院子里的草坪上玩。罗茜玛丽起初管悦子叫“悦子”，后来不知是谁提醒了她，才改称为“悦子姐姐”。悦子则借用她的爱称，管她叫“露宓姐姐”。

舒尔茨家养了一条日耳曼保因脱狗和一只欧洲种的纯黑猫，另外在后院还用木箱养了安哥拉兔子。悦子家里也养着狗和猫，她并不觉得稀罕，兔子却难得见到，所以她经常和罗茜玛丽一道去喂食，有时还拎起兔子的耳朵抱着玩儿。后来她自己也想养兔子，就向她母亲提出要求。幸子最初有点踌躇，她并不反对饲养小动物，可是，从来没有养过的东西要是养不好，死了太可惜。光养一匹约翰尼和一只铃，已经嫌费事，要是再养兔子，那就更麻烦。首先，为了防止被约翰尼和铃咬死，就得把兔子圈起来分开养，可是要圈开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正在这个时候，经常来扫烟囱的工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兔子，说是送给悦子的。那只兔子不是安哥拉种，是普通品种，但浑身雪白，也很好看。悦子和妈妈、阿姨们商量的结果，在门口的泥地上圈了一块地饲养兔子。因为那里最安全，猫狗不会

去咬它。兔子和猫狗完全不一样，只张开两只红眼睛，不解人意，和它讲话，丝毫也没有反应。大人们都忍俊不禁，觉得它只是一只胆小如鼠而又奇妙的小动物，和人类一点关系也没有，怎么也引不起他们像对狗和猫那样的感情。

悦子那篇作文写的就是这只兔子。雪子每天早晨得叫醒悦子，料理她吃早饭，检查她的书包，送她上学，然后重新钻进热被窝躺一会儿。那天早晨，深秋的寒气沁人肌肤，雪子在睡衣上面还披着一件纺绸寝袍，脚上只穿一双袜子，袜扣都忘了别，就把悦子送到门口。悦子只管扶起兔子的耳朵，可是那只耳朵怎么也竖不起来，因此她要求雪子试试。雪子为了不让她迟到，本想快些扶起兔子的耳朵，但又不愿用手去碰那软绵绵的东西，所以就提起穿着袜子的脚，用脚趾夹起了兔子的耳朵。①可是一松开脚，那只耳朵又落在兔子的脸上了。

“阿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行？”第二天早晨悦子看到雪子改过的作文，开口就问。

“小悦把阿姨用脚夹兔耳朵也写进作文，多讨厌！不写也可以嘛。”

“可是，你不是用脚夹的吗？”

“嘿！用手去碰那东西多恶心……”

“噢。”悦子露出怀疑的神色，“那是可以写出原因的呀。”

“但是，这种没规矩的样子怎么能写进去呢？老师看了会认为阿姨举动粗野的。”

“噢。”尽管雪子这样解释了，悦子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

第九章

“要是明天不方便，十六号大吉大利，定在十六号那天怎么样？”前几天幸子冷不防接到这样一个电话，逼得她无法推托，只能答应下来。可是，最后从雪子嘴里套出“那就去试试也可以”这样一句话，却费了两天的工夫，而且还附带一个条件，就是井谷得遵守原来的诺言，由她出面请双方吃顿便饭，尽量避免造成相亲的印象。时间是当天下午六点钟，地点在东方饭店，出席的人除了女主人井谷而外，还有她在大阪铁厂国分商店工作的二弟房次郎夫妇。房次郎是濂越的老同学，这桩亲事就是他牵的线，所以当夜的会面他非到不可。濂越方面呢，要是单身赴会，未免有些冷清，可是这种场合又不宜特地去邀请故乡的亲戚，幸好国分商店有一位董事名叫五十岚，是他的同乡，经过房次郎的斡旋，请来做了陪客。女方是贞之助夫妇和雪子三个人，宾主总共八人。

十五号那天，幸子为了第二天的约会，陪雪子去井谷开设的那片美容院烫头

发。幸子自己只想把烫过的头发梳理一下，于是就让雪子先烫，她在一旁等着。井谷抽空来到她跟前，弯下腰凑到她耳边轻声说：“有件事情得请您谅解，其实这种事情不说您也明白。就是明天无论如何请您尽量打扮得素净些。”

“噢，这个我明白。”

井谷不让她说完就抢着说：“稍许素净些还不行，真的，要尽量少施脂粉。雪子小姐固然很美，不过她是鹅蛋脸，而且常带愁容，和您一比，就比下去了。尊容又特别光艳夺目，即使不浓妆艳抹，也容易引起人家注意，所以明天无论如何得请您少施脂粉，要打扮得比现在看老十岁或十五岁，要把自己当作绿叶来陪衬令妹。不然的话，一桩本来可望成功的姻缘，由于您的陪伴，说不定就此吹了。”

①日本式的布袜拇趾和其余四个足趾是分开的。

像井谷这种警告，幸子并不是第一次听到。到现在为止，她已经多次陪同雪子去相亲，经常听到人家说什么“那位姐姐倒很开朗时髦，妹妹却有些腼腆阴郁”，“那位姐姐青春焕发，光照四座，她妹妹的脸容就黯然失色了”。有的甚至劝告说：“单让长房那位姐姐陪同相亲好了，二房那位姐姐莫如回避一下。”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幸子总觉得说话的人不懂得雪子容貌的妙处。不错，像自己这种开朗的姣好的脸容也许可以说是现代型的；可是，这样的脸今天多得很，并不稀奇。赞美自己的妹妹也许有些滑稽，不过，从前真正娇生惯养的深闺少女都具有那种弱不禁风、楚楚动人的风韵，我家的雪子妹妹不就是那样的容貌吗？如果不懂得那样的美，不积极求婚，就决不把雪子妹妹许配给他。尽管幸子给雪子大肆辩护，毕竟抑制不住内心的优越感，她在丈夫面前不无骄傲地说：“我陪同妹妹去相亲，会帮倒忙的。”贞之助也说：“那么我一个人陪她去好了，你就回避了吧。”有时他看到幸子的打扮和衣着过于艳丽，就说：“不行，那样还不行，要更素净些，否则人家又要说你代替了你妹妹的地位了。”催促她重新化妆换衣服。幸子却看得出她丈夫因为有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也掩饰不住他心里的高兴。为此，幸子有一两次就回避同雪子一道去相亲。不过，一般总是她充当长房大姐的代表，非出席不可。再说，如果她回避着不出席，雪子往往会拒绝去相亲。遇到那样的时候，她尽量打扮得很朴素，陪妹妹一起去。尽管这样，由于她的衣裳饰物一向华丽，主观努力有一定的限度，所以事后往往还是被指摘：“那样还是不成。”

“……好，好，大家都这样提醒我，我知道了。不用您吩咐，明天我准备真正荆钗布裙去赴约。”

等候理发的那间屋子里只有幸子一个人，没有别人会听到她们的谈话。可是，这间屋子和邻屋之间的布帘正揭在一边，雪子就在隔壁理发，她坐在椅子上，头上罩了一架烘发机的样子反射在镜子里，她们两人从正面看得清清楚楚。井谷

本来以为雪子头上罩着烘发机，不可能听到她们在谈什么，可是她们两人说话的样子，雪子在镜子里也看得很清楚，她翻起眼珠尽瞅着她们，猜疑她们在谈些什么。幸子甚至担心雪子会不会从她的口形里推测出她说话的内容。

赴约的当天雪子让姐妹俩从三点钟就开始帮着她打扮，贞之助也紧张得提早下班，赶回家挤在化妆室里。他对于妇女服饰的花样、穿着方法以及发型抱有兴趣，喜欢看她们梳妆打扮。还有一点，她们没有时间观念，总是因此而吃苦头，今天的约会时间是下午六点，他得在旁监督，以免误点。

放学回家的悦子一放下书包就跑上楼来，冲进门就说：“听说阿姨今天去相亲哩。”

幸子吓了一跳，从镜子里看到雪子的脸色顿时变了，她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这事听谁说的？”

“今天早晨听春信说的。有这事吧，阿姨？”

“没有这回事，”幸子说，“今天井谷老板娘请妈妈和阿姨去东方饭店吃饭。”

“可是，爸爸怎么也去呢？”

“也请你爸爸了。”

“小悦，你下楼去！”雪子对着镜子说，“叫春信来一下，小悦不用上来了。”

平常雪子叫她走开，她总不听，可是这次雪子的口气不寻常，她看出了苗头，乖乖地应了一声，下楼去了。

不一会儿，阿春怕怕缩缩地打开拉门，两手支在门槛上，俯首请示有什么吩咐。其实她早已看出悦子刚才说了什么，脸色也变了。这中间，贞之助和妙子看到情况不妙，早就躲开了。

“春信！今天这件事你干吗对小姐讲？”今天相亲这件事，幸子记得从来没有对使女们讲过，不过她也有错，错在没有小心提防她们暗中偷听，所以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当着雪子的面质问阿春。

“春信，我问你……”

“……”

阿春只管俯倒了头战战兢兢地说：“都是我不好。”

“你什么时候对小姐讲的？”

“今天早晨。”

“讲它什么意思？”

“……”

阿春今年才十八岁，十五岁那年她到这里来当使女，现在当上了使女头儿。大家对她很好，几乎把她当作家属看待。她初来时，在她名字后面加了一个“信”

字，习惯了就一直这样叫。(悦子有时叫她“春信”，有时光叫“阿春”)悦子每天上学，要穿过阪神公路，那里交通事故多，必须来回接送，这差使一般都派在阿春头上。经过幸子一再盘问，知道是今天早晨她送悦子上学时，在路上对悦子讲的。这个使女平常能说会道，一经斥责，顿时垂头丧气，一副可怜相，反而使旁观者感到好笑。

“……咳！前几天我打电话时，你们都在场，这是我一时疏忽。不过，既然听到了，就更不应该随便讲。今天的约会不是一本正经的相亲，对外不公开，这个你应该知道。再说，无论什么事情也有个该讲不该讲的区别。……把那样一桩全无把握的事情讲给孩子听，能这样做吗？你又不是才来我家，难道这点道理也不懂吗？”

“不光是这件事情，”雪子插嘴说，“你平常嘴快，用不着你讲的事情也爱多嘴，这个毛病要不得。”

姐妹两个你一句我一句地数落了一番，阿春俯着身体，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她到底听清楚了没有。叫她走开，她还像死人那样一动也不动，直到再三催促，她才低声认罪，起身走了出去。

“平常一再指出她这个毛病，实在太爱搬嘴弄舌了。”幸子看出雪子还在生气的脸色，就说：“毕竟是因为我不小心，电话打得教她们听不懂就好了，哪里想到她会对孩子讲呢。”

“电话固然如此，前些日子常说起相亲的事，没有提防春信，我就担心被她听去。”

“有这样的事吗？”

“有过多多次了。……正当谈论的时候，春信进来了，那时谁都不再说什么了，可是她刚走出屋子，人还在门外，这里又高谈阔论起来，我想一定是那个时候被她听去的。”

实情是前些日子有几次在夜里十点钟左右，趁悦子睡熟了，贞之助、幸子、雪子，有时还有妙子，几个人聚集在会客室里谈论今天相亲的事情，阿春不时送茶送水，通过餐室进来。餐室和会客室是用三扇拉门隔开的，门缝有手指般粗，人在餐室里，可以清楚地听到会客室里的谈话，何况又是夜阑人静的时候，除非把说话声压得很低，否则全让餐室里的人听去了。但当时谁都没有注意到这点，只有雪子注意到了。幸子心想现在说出来已经迟了，当时提出来不就好了吗？雪子本来嗓音就低，所以那时谁都没有觉察到她说话时有意压低嗓音，可是她不说，别人怎么能晓得。的确，阿春这种饶舌的人固然讨厌，像雪子那样沉默寡言的人也教人为难。可是一想到“高谈阔论起来”这句话她用的是敬语，可见那句话是专门批评贞之助的，那时她没有提意见，是对贞之助客气，所以再也不能埋

怨她当场不提意见了。事实上贞之助说起话来声如洪钟，在那样的场合最容易被别人听去。

“雪子妹妹既然发现了问题，那时早提出来就好了。”

“但愿今后不要在那些人面前讲这一类话，我不拒绝相亲。……可是每次让那些人以为这次又吹了，实在受不了。”雪子说话的声音一下子带了鼻音，从镜子里可以看到一滴眼泪从她脸上掉了下来。

“话是这么说，不过历次相亲，哪次都不是男方提出拒婚。……这个你是知道的，每次相亲后，总是对方积极求婚，反倒是我们不中意而告吹的，不是吗？”

“可是，她们那些人不会这样想。这次如果又不成功，那些人又要以为是被男方回绝了，即使不这样想，也一定会加油添醋，说三道四……所以……”

“好了，好了，不提这事了。……都是我们的不是，以后一定照你说的那样办。别把眼睛哭肿了。”幸子还想走过去给雪子抹眼泪，又怕那样一来更加引起她伤心，所以就没过去。

第十章

躲避在侧屋书斋里的贞之助，看到时间已过四点，太太小姐们似乎还没有打扮停当，担心将要误点了。忽然听到院子里八角金盘的枯叶上啪嗒一声掉了什么东西，靠着桌子伸手打开拉窗一看，刚才还晴朗的天空忽然下起阵雨来了。微弱的雨脚像断线似的淅淅沥沥地打着屋檐。

“喂！下雨啦。”贞之助跑进正屋，走在楼梯半中间就嚷嚷着冲进了化妆室。

“真的下起来了，”幸子望着窗外说，“不过这是阵雨，马上就会停的，天边不是还青的吗？”

话声还没停，窗外的屋瓦全都湿透了，潺潺地正式下起大雨来了。

“汽车如果还没有雇，非马上去雇不可。得讲明五点一刻必须开来。下雨我穿西服去，藏青色的可以吧？”

一到雨天，芦屋当地的汽车就应接不暇了，经贞之助的提醒，马上打电话雇了车。姐妹三个梳妆完毕，到了五点二十分汽车还不来。雨越下越大。电话打遍所有的出租汽车站，得到的回答是：“今天是吉日良辰，有几十对结婚的，又碰上下雨天，车子都租出去了，一回站就开来。”今天车子直开神户，只要五点半能开出，半小时也就到了。可是车子过了五点半还没有来，贞之助焦急得坐立不安。为了不使对方久等，在对方催促之前，必须打个电话去说明一下。电话打到东方饭店，方知对方人都到齐了。这样一直折腾到六点差五分，车子才开来。正碰上倾盆大雨，只能靠司机给他们打着伞一个一个地上车。幸子在风雨里溅了一脖子冰凉的水珠，等到在车子里坐定，她想起了上两次雪子相亲时，都遇着这样

的雨天。

“哎哟！迟到了半小时……”贞之助在存衣处碰上了出来迎接他的井谷，首先道歉，“今天是黄道吉日，结婚的人多，加上突然下雨，等汽车就等了半天，所以迟到了。”

“是啊，我来的时候，路上遇见许多辆坐着新娘子的汽车。”趁幸子和雪子在寄存外套，井谷向贞之助递了个眼色，把他叫到一旁说：“我们到那边去，把你们介绍给濂越先生他们。……先请问一下，府上的调查是不是结束了？”

“噢，情况是这样的，对濂越先生本人的调查已经结束，知道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人，大家非常高兴。只是长房还在调查他家乡的情况。……已经粗粗了解到一些，据说大体上没问题。只是还有一个托某方面调查的报告没收到，再等一星期就有分晓了。”

“啊，原来是这样……”

“承蒙您的照拂，事情拖延了许久，非常抱歉。长房的人还是过去那套作风，凡事都慢悠悠的不着急。……我很了解您的好意，对于这次的事情也很赞成。如果现在再提出过去那套老格式，只会把婚期一再延误，所以我竭力主张只要本人出色，其余的调查不妨马虎一点。今晚会面以后，只要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我看这次很有希望成功。”

贞之助和幸子事前对好了口径，把话说得很圆妥；不过后半段话却坦率地说出了他自己的心境。

时间已经不早，在休息室里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宾主双方八人随即乘电梯来到二楼的小宴会厅。餐桌的两头分别坐着井谷和五十岚，桌子的一边是濂越、房次郎夫人和房次郎，另一边是雪子、幸子和贞之助。昨天在美容院井谷提出的席次一边是濂越坐在中间，濂越的左右是房次郎夫妇，另一边是雪子坐在中间，雪子的左右是贞之助夫妇，今天的席次是按照幸子的提议改成这样的。大家依次入了席。

“兄弟今天不期有幸参加这个盛会……”五十岚看出时机已到，一边喝着汤一边开口说，“濂越君和兄弟本是同乡，从年龄上说，各位也可以看出是我痴长了几岁，不妨说是他的老前辈，但并非同学。硬要拉关系的话，过去我们两家住在一条街上，而且是近邻。今天能列席这样的盛会，非常荣幸，不过觉得有些不敢当，惶恐得很。说实话，硬把我拉到这里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村上君。村上君的这位令姐井谷老板娘能言善辩，胜过男子，她这位弟弟也旗鼓相当，口才不亚于他的姐姐。他说：‘一旦被邀请出席今天这种极有意义的宴会，如果不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那成何体统！那不是在泼凉水吗？这样的時候必须有个老头儿参加，倚老卖老、借口推托是不允许的。’我就这样被他硬拉来了。”

“哈哈哈哈哈，董事先生尽管这样说，可是光临之下，您决不会不愉快吧。”房次郎说。

“哎呀！你这个‘董事先生’的称呼，在这个宴席上可是要不得。今天晚上只谈风月，不谈正经，我准备舒舒服服地叨扰一顿啦。”

幸子想起她做闺女的时代，船场的蔚冈商店里也有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秃头掌柜。现在一般大商店都改成了股份公司，“掌柜”升为“董事”，西服取代和服，船场话不说，改说标准话。不过从气质以及心情上来看，与其说是公司里的董事或监查，莫如说是商店里的职员。过去哪个商店都要安置一两个态度谦恭、说话伶俐、善于迎合主人的心情而又能引人发笑的掌柜或伙计，今晚井谷把这个人请来，可以看出她是有心让他串演这样一个角色，免得冷场。

看到濂越笑嘻嘻地在听五十岚和房次郎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对答，贞之助和幸子姐妹觉得他本人的相貌和照片上的差不多，还比照片年轻些，看去至多三十七八岁。他五官端正，却缺少英俊气，朴朴实实的，正是妙子所评论的“相貌平庸”的人。从他的仪表、高矮、胖瘦、服装以及领带的嗜好上看，任何方面都很平庸，丝毫不像曾经在巴黎受过熏陶的人；但也没有令人生厌的地方，是个地道道职员类型的人物。

贞之助觉得第一印象还算合格，就开口问道：“濂越先生在巴黎呆了几年？”

“只呆了两年整，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么说来，是什么时候去的？”

“已经有十五六年了，学校毕业后不久就去的。”

“那么，毕业以后就到这家公司里任职的吧？”

“不是的。现在这家公司是回国后进去的。当初去法国是漫无目的的。——那时因为父亲去世，留下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遗产，内中有一部分可以由我随意使用，于是我就拿了这笔钱出国了。勉强要说出国的目的，一则是想学好法语，其次如能在法国找到工作，就想在那里工作下去，这就是我当初的糊涂想法，可是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所以完全成了一次漫游。”

“濂越君与众不同，”房次郎从旁解释说，“一般人去了巴黎，都说不愿再回国。濂越君却视巴黎如同镜花水月，害了严重的思乡病回来的。”

“嗨！那是为什么？”

“自己也讲不出什么原因。总之，最初抱的希望也许太大了吧。”

“到过巴黎，才知道日本的妙处，从而翩然回国。这决不是一件坏事。因此濂越君才中意纯日本式的小姐吧？”坐在餐桌另一头的五十岚边取笑濂越，边飞快地朝低着头的雪子瞟了一眼。

“可是一回国就到现在那家公司工作，法语长进也很快吧？”贞之助说。

“也没长进多少。公司尽管是法国的，职员却大部分是日本人，只有两三个大头头是法国人。”

“这样的话，讲法语的机会就不多了吧？”

“一般只在 MM 的船开到时，去那里讲上几句法语。至于商业上的法文信，一直是由我写的。”

“雪子小姐现在还在学法语吗？”井谷问道。

“是的。……因为姐姐在学法语，我是陪着去的。”

“老师是谁？日本人呢还是法国人？”

“是法国人……”雪子讲到一半，幸子接下去说：

“是一位日本人的太太。”

本来雪子就很少说话，在大庭广众面前更是不会说话，像今天这样的宴会上，要用东京话讲，但是硬邦邦的说不出口，后半句话自然就吞吞吐吐的了。虽然幸子的东京话说得并不流畅，往往把语尾蒙混过去，可是她能巧妙地不使自己的大阪口音过于刺耳，无论什么话都能比较自然地说出来。

“那位太太会讲日语吗？”濑越一本正经地瞅着雪子的脸说。

“喔，最初她不会讲，后来一点点会讲了，现在已经讲得很好……”

“那样反倒没有什么好处，”幸子又接下去说，“本来约好学习的时候不讲日语，可是毕竟行不通，结果还是说了……”

“我曾在隔壁屋子里听过你们的学习，三个人几乎全都在说日语。”

“暖哟！哪里有这种事。”幸子回过头来用大阪话对丈夫说。“我们也讲法语，您在隔壁屋子里听不到。”

“可能是这样。偶尔也说几句法语，不过那时声音低得吱吱的像寒蛩，而且还羞答答地说不出口，隔壁屋子里自然听不到了。这样的学习一辈子也学不好。太太小姐们学习外语，大概哪里都是这个样子的吧。”

“嘿！看您说的！……可是我们不光是学法语呀。老师还教给我们许多东西呢，例如怎样做菜、做点心，怎样织毛线等等，这些都是用日语讲的呀。前些日子您对乌贼这个菜非常满意，不是还要我们多学些别的做菜方法吗？”

夫妇两人的对话一时变成了余兴，引得大家都笑了。

“您刚才说的乌贼这个菜究竟是怎么回事？”房次郎夫人一提出这个问题，围绕着怎样做好这个别有风味的法国菜——西红柿烧乌贼加少量大蒜——大家又谈论了一会儿。

《叔公个冇胡聲》 極短篇/王興寶

春頭臨暗仔个日頭花對窗門照落伙房屋裡背，兩子爺當誠心在廳下撚香拜喏，阿興伯目珠小可裕濕，嘴項細聲緊念：「阿公婆有保庇，阿恩牯留學米國，在茱莉亞音樂學院（Juilliard School of Music）學聲樂，還在聲樂比賽打頭名轉來，冇摻 彭家打好名聲，拜謝阿公婆保庇！」

二十零歲个俖仔阿恩牯乜踭等頷頷拜。

暗晡夜食過豐沛个飯菜，阿恩牯厥姆摻老妹在灶下無閒，兩子爺在廳下坐，阿興伯緊泡茶緊笑等講：「阿恩，在聲樂比賽做得打頭名無佢該，無打爽忒□摻你安个名仔。」

阿恩牯有兜疑狐講：「阿爸，麼个意思啊？」

阿興伯笑等講：「你知阿爸平常時田事無閒煞，最好个就係用椰子殼做客家戲曲輒常會用著个冇胡……」

阿興伯食口茶續等講：「做冇胡講較簡單，毋過愛做到揆出个聲好聽又大聲就無佢該了。愛擇差毋多 12 公分闊个椰子殼，剝去外皮鑽隻細空，外皮愛磨幼來，鋸開椰子殼再過摻薄枋仔黏等，又用堵好粗幼个木料做弦楯，包尾正用鋼線做索，毋過，佢樣無閒直擊，還無定著做欸出好个殼仔弦！」

阿興伯回想講：「二十零年前，□開始做个冇胡，聲就無盡好聽，包尾有若阿仁叔公指點，做个冇胡聲正又大又好聽，俗話講“會噉”，就係人講个有“鸚哥聲”，該央時你堵好出世，為著紀念□頭一擺做出有鸚哥聲个冇胡，正摻若名安做“恩高”，知無！」

阿恩牯笑等講：「係佢樣哦！毋識聽阿爸講過，該哉阿爸係做出鸚哥聲，係做出鋸木聲，□毋就愛喊做彭“鋸木”了？」

講啊煞，厥爸摻灶下个厥姆、老妹聽到，一屋下人噉（nag`）到腸仔強強會打結地。

笑一囡仔，阿恩牯正講：「阿仁叔公頭擺就係 這庄頭做殼仔弦最慶个，做人又好，毋知仰般一生人無討舖娘？過身个時節，還係阿爸□手摻佢做後事个？」

阿興伯道嘆講：「唉，講起來，係因為佢有一段傷心事！」

阿興伯停一下又講：「若阿仁叔公後生个時節就做木匠，閒時乜會做冇胡，二十空歲該央時，摻庄項客家戲班个花旦阿鳳妹相愛，兩儕醜情蜜意盡相好！有一擺，戲班分人請到外地做『三腳採茶』，行晉前，佢講，等戲班轉來黏時來講親，還愛做一枝最好个冇胡分阿鳳妹做聘金，奈知，戲班去到外地，過夜个位所嘎火燒屋，歸隻戲班走毋掣全消忒哩，阿仁叔公傷心仔會生會死！就佢樣，一生人就無再過講感情个事，還生該幾年，當專心做冇胡，做个逐技冇胡就像佢摻阿鳳妹个細人仔，還同佢兜安名仔，像阿明牯、阿昌牯、秀妹、庭妹這兜，揆弦仔

个時，還會摻佢兜講話.....」

講到這位，一屋下人恬靜無聲，過異久阿興伯正開嘴講：「唉，莫過講這兜佬久个事咧，聽□唱一曲山歌吧！」

弦仔一挨，歸屋下人正過開始講笑起來。

阿雲母親去逝了，因骨刺開刀細菌感染突然走的。

開刀前，她一直吵要回故鄉，阿雲因為工作走不開，沒能完成母親最後的遺願。她決定帶兒子義生回母親的故鄉，這旅程是義生第一次，也是阿雲的第一次。

「義生！早點睡，明早四點要搭火車」阿雲催促著兒子入睡。

她心想「故鄉」這個名詞，對她父親而言，還在襁褓就隨祖父南來了，故鄉只是父親陌生的口傳地名，倒是母親童年曾在北部渡過，「故鄉」就像燙烙入骨的深印，怎麼也撥抹不掉。

阿雲父系從北部南遷，是森林開發初期，阿雲從不曾看過她祖父母，他們日治時期就死了。

阿雲的父親阿仁，二歲在嘉義長大，阿仁唸土木做營造，四處承包工程，整年在外，他的腦袋彷彿有語言多聲道，可以講流利的日語、閩南語、客語、外省話。

「煮好芒？」他用海陸客語對廚房的妻子喊

「煮好咧，順煞喊細人仔入來食」阿雲的母親秀妹用四縣回答。

阿仁立刻轉用閩南語向門外頭的小孩大喊：「囡仔！緊返來吃飯啦」。

他這個多語言腦袋，遇山地人講一點山地話夾日語；遇閩南人講閩南話；遇客家人講客家話；遇外省人講外省話。

阿仁自家講海陸，雖說四縣也會，但在阿雲家，秀妹不會海陸腔，阿仁與妻子對話，堅持他自家的「海陸客語」，絕不用四縣，但對孩子反而講閩南語。

不熟悉的人疑惑的問他：「你是那裡人？」，阿仁很堅定的回答：「我父親說我們是竹南郡南庄大瀾埔移來的海陸人」。

那是他父母臨死前告訴他的，但阿仁一輩子也沒回去找過祖祠，並且因整年在外，他的小孩能說的客語也不是他的海陸客語，反而是秀妹講的四縣。

這群桃、竹、苗南來的客家人，幾乎人人都有多語言腦袋，語言可以隨環境切換，是因為二次移民他鄉，為了求得一席之地，只有融入在地，才有更多生存的機會。

阿仁已是南移第二代，對自家語言的使用並不堅持，倒是第一代移民南部的秀妹，嚴格要求小孩：「出外講福佬話，轉屋一定要講客語」。

阿雲排行老六，離祖父南下的日治時代已六十幾年，她是南來的第三代，與桃、竹、苗時空連不上，義生出生更是離原鄉七、八十年，第四代和原鄉的關聯就更遙遠了。

小時候阿雲住的村子，村名叫「Kodama」，「Kodama」是日治時期台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名字，阿里山森林開發時，從阿里山本線沼平站到這兒稱「兒玉線」，再由此分歧出「哆哆咖線」、「水山線」、「霞山線」等林場鐵道，「兒玉」是多條伐木運輸鐵道分歧點，設有車站，村旁有一座海拔二千五百公尺的高山，也叫「兒玉山」。

這是阿里山山脈與玉山山脈交會山谷間的隘口，兒玉山斜入山坳，向左彎往達邦，而祝山延續過來的山頭，向右彎往阿里山，像英文字母「r」，兩個大彎在這交會。從這裡去阿里山十二公里，去嘉義九十幾公里，除了森林鐵路，對外沒有其他交通工具。

「兒玉線」鐵軌下方是柳杉林，鐵軌上方是檜木林，除了東邊玉山高高於本村，可以看見山頭皚皚白雪，其餘三邊都被林木密密遮蔽，二十多戶人家錯落樹林裡。

阿雲在這樣與世隔絕的山村成長，她認識的世界，只有森林、蒸氣火車。因此她覺得使用多種語言是天經地義的事，閩南話、客家話、外省話對她有如拉機友（收音機）轉台，隨時一扭，就切換過去了，更惶論她懂什麼自家是客家人。

第一次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是阿雲五歲時，她母親秀妹第一次接獲生母家信，帶了六個子女回龍潭。

阿雲與姐姐去外祖母家附近的雜貨店買東西。

「麥馬該？」雜貨店老板用客語問姐姐。

「買棉仔紙」姐姐用閩南語回答他。

「麥馬該？」雜貨店老板聽不懂再問

「買棉仔紙」姐姐仍用閩南語回他

「那位來該細人？哎啲係「歐優仔」，講馬該話聽弄無？」

「買衛生紙啦」姐姐終於用客語回答他了

「孤毛喔！汝係馬該人的細歐？曉講客話不講」

「崖不係戴這啦！崖戴嘉義啦」

買東西的經驗顛覆阿雲使用語言的習慣，秀妹也要求他們「出外講福佬話，轉屋一定要講客語」，這規定在這裡看來是錯的。

「歐優仔」什麼意思？在南部，大多數時候她們對外都講閩南語，也沒有人叫她們「歐優仔」，阿雲滿腹狐疑。

秀妹出生十八朝就被抱去關西，輾轉到南部的秀妹，再聯絡上生母已是三十八年後了，當然，第一次知道有「轉上背」這名詞，也是那一次回龍潭。

她記得秀妹帶她們搭夜快車到「中壢」，天亮再搭另一段汽車，爬上山丘，才到秀妹生母家。

睡在床上的義生，為著明天的旅行興奮不已。

「媽媽！阿嬤小時候住那裡？」義生問

「關西」

「關西在日本喔！」

「不是啦！關西在新竹縣」

義生五歲，他電動遊戲裡有日本新幹線經過的地名，對車子經過地理的概念，他總是一知半理解的說：「我們住在地球，台灣在北半球，嘉義在宇宙那裡？」

阿雲記得五歲那次的龍潭印象，山丘到處是一層層的矮茶樹，ㄇ型土結屋，屋後削平的山壁砌著石牆，秀妹生母站在一種小管竹子圍住的籬旁等他們，消瘦身體穿著寬大黑色的大襟衫與褲子，飄在背後滿山紅土